



READERS

读者®

斗车

“灰姑娘”只想弹巴赫

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花的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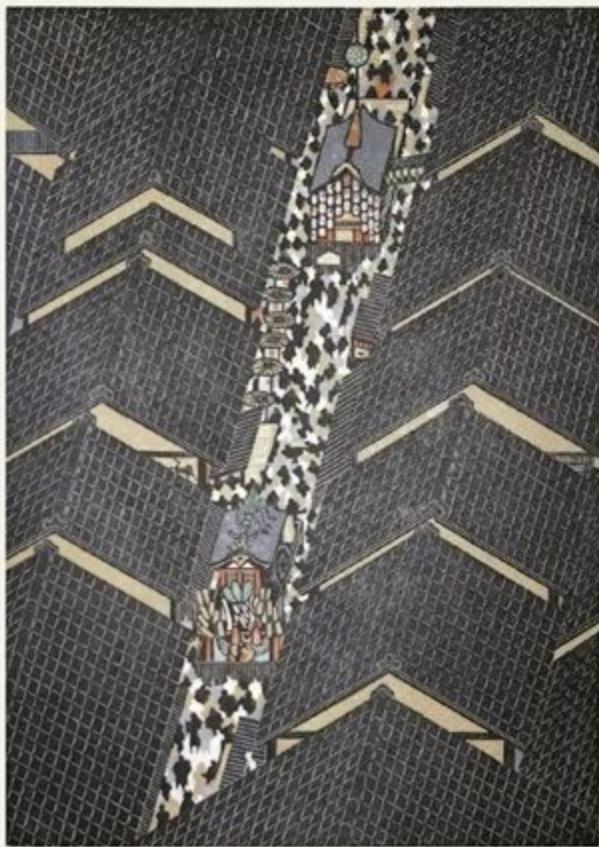


读者读书会

2020·4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05期 二月下

卷首语



[日]森村玲 版画

尘世屋顶

●熊培云

村子里的屋顶，早先是茅草盖的。麻雀会在里面做窝。那时候的屋顶有自然之美，人居屋顶下，鸟宿屋顶中，屋顶之上是苍穹。

不过，这样的屋顶实在不结实。我小时候最想攀爬的不是高山，而是屋顶。虽然那时村里大多已是瓦屋，但没有哪个孩子敢爬上去，主要是因为大人不允许：一来怕踩坏了瓦片，二来担心孩子从房顶上掉下来。

我家的房子只有父亲能够上去，但都是例行修缮。比如什么时候发现屋子漏雨，待天晴了，父亲就会上去“检瓦”，把碎瓦换掉，或者将下滑的瓦片复位。

由于一直无缘爬上屋顶，所以每当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人在屋顶奔跑时，心里总是羡慕不已。我盼望有朝一日在屋顶上行走，像是一次短暂的远足，不是向着大地，而是向着天空。那一刻，人仿佛挣脱了尘世的束缚，身心是彻底自由的。

现在，每家人都可以在屋顶上行走了。遗憾的是，这里几乎片瓦无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玉的世界，瓦不存在了，活下来的只是玉的附庸。正如我的村庄，成为城市的附庸。屋檐飘雨，已是昨日之梦。

夏天的夜晚，我时常独自躺在老家的屋顶上。而我心里塞进了太多的东西，再也装不下童年时的绚烂星河了。

（和光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追故乡的人》一书）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恢

副社长 侯润章 任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李秀娟 马逸尘

李永康 李弘毅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经营部·

(0931) 8773310(传真)

主任 韩学斌 8773073

发行总监 雷洋 8773094

区域发行经理

夏玉柱 8773092 王焱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广告经理 尹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祎 8722496

行政助理 王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酬 叶丽琼 8773351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目 录 2020年第4期

文苑

【卷首语】 1 / 尘世屋顶 熊培云

【文苑】 4 / 斗车 芥川龙之介

7 / 文学这个游戏 彼得·汉德克

8 / 茗友 聂鑫森

9 / 纯真 黄灿然

62 / 动物园 爱德华·霍克

67 / 万古江河 许倬云

68 / 山地马 阿来

【书林一叶】 16 / 王者如烟 毛晓雯

【诗笺】 72 / 我爱生命中的晦冥时刻 里尔克

人物

【人物】 26 / “灰姑娘”只想弹巴赫 罗芊

【名人轶事】 19 / 特别条款 侯美玲

社会

【杂谈随感】 12 / 南方，南方 王开岭

18 / 聪明的佛系爸爸 谭保罗

22 / 在吃中理解老舍先生 张佳玮

25 / 作茧自缚 曹林

50 / 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花的 李一诺

56 / 基因真的能“剧透”人生吗 白简简

64 / 一念又一念 玄武

65 / 点灯会客 王太生

【话题】 42 / 能做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马立明

人生

【人世间】 40 / 想去中国 李永兵

【人生之旅】 10 / 会笑的故事 王占黑

23 /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 冯唐

【婚姻家庭】 46 / 生日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两代之间】 66 / 爸爸们的沧桑 黄永玉

【青年一代】 58 / 喜悦之瓷 明前茶

生活

【生活之友】 47 / 读书的一点建议 弗吉尼亚·伍尔夫

57 / 去你的钱 罗尔夫·多贝里

60 / 加工食品差在哪里 袁越

(总第705期) 二月 (下)

生活

- 【心理人生】 21 / 《史记》中的性格细节 张 达
59 / 如何向商家投诉 马薇薇 等

文明

- 【在海外】 24 / 我的同学费尔南多 陈劲松
- 【文化茶座】 32 / 文学的标准 蒋方舟
34 / 两位学者的选择 余秋雨
48 / 一切都从咖啡桌开始 余泽民
- 【史海拾贝】 38 / 柳如是, 她不是寂静女子 闫 红
- 【科海览胜】 14 / 给年轻科学家的一封信 爱德华·威尔逊
20 / 今后50年互联网会是什么样 佚名
54 / 一次枪伤揭开胃的秘密 徐 璐

悦读

- 【言 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 【影 像】 30 / 阿姆斯特丹灯光节
52 / 意外的“文艺复兴”

点滴

- 【意 林】 45 / 艺术化了的生活 钱 穆
45 / 教子 祁白水
45 / 临街的窗户 卡夫卡
45 / 追求 周国平
45 / 理发 内森·杜尔
- 【点 滴】 11 / 从家乡开始 刘亮程
15 / 蜕变 库尔特·冯内古特
33 / 正确的学习方法 万维钢
35 / 语丝
41 / 微书摘
55 / 轻信人言 梁凤仪
61 / 我成功的秘诀 埃隆·马斯克
63 / 发动机的唱腔 彭广林
63 / 这就是意大利 瑟尔伯·昂托
71 / 最后一次谈话 依迪丝·汉密尔顿

艺术

- 【封 面】 瑞雪 (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1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 关注《读者》



《读者》书房订阅



读者微信



中国邮政订阅

· 新媒体部 ·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桂 洋 (010)64701208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周 丹 (0931)8773703

服务热线 (0931)8636587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 请致电: (0931)87730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0931) 4607222 转527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 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 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 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 100050, 电话: 010-65978917, 传真: 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另有《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出版



斗车

◎〔日〕芥川龙之介
◎吴树文 译

良平八岁那年，小田原和热海之间开始铺设小火车轨道。他每天都去村边观看这项工程。说是工程，其实只是用斗车装运土方——良平正是对此颇感兴趣而跑去观看的。

装好了土的斗车上站着两个小工。斗车走的是下坡路，不用人推它自己就会飞跑起来。斗车摇晃着车的底座在前进，小工们号衣的下摆随风飘荡，细长的路轨弯弯曲曲——瞅着这副情景，良平很想去当个土方小工。他还想和那些小工一起乘一下斗车，哪怕一次

也是好的。斗车开到村边的平地上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停下了。与此同时，小工们很轻巧地从斗车上跳下来，转眼间，就把车斗里的土全部倾倒在轨道的尽头处了。接下来，小工们一步步推着斗车，开始朝来时的路登坡上山。此时良平心想，即使乘不了斗车，能推推它也是好的呀。

有一天黄昏——那是2月上旬的时候，良平领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以及一个和弟弟同岁的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到停着斗车的村边去。斗车粘

满了泥巴，排列在斜日余晖之中。可是，除此之外，哪里也看不见小工们的影子。三个孩子胆战心惊地去推最边上的一辆斗车。三个人一齐使劲一推，斗车突然咕隆一晃，车轮转动起来了。这一声响吓得良平的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但车轮第二次发出声响时，良平已经不再惊骇了。咕隆，咕隆……三个人的手一起推着斗车，斗车也随着这声响徐徐地沿着轨道往上爬。

没一会儿，斗车走出一二十米远，这时，轨道的坡度变



陡了。三个人无论怎么使劲推，斗车都纹丝不动，甚至动辄有随着斗车一起倒回原处的可能。良平觉得已经可以了，于是就向比自己还小两岁的两个小孩示意。

“来，上吧！”

他们同时松开了手，跳上斗车。起初，斗车只是徐徐而动，接着，眼看势头越来越猛，一口气从轨道上溜了下去。路上畅通无阻，景物扑面而来，快到眼前时又好像一下子一劈为二似的向两侧分开。薄暮微风拂面，足下斗车跳动——良平仿佛羽化而登仙了。

两三分钟之后，斗车回到终点，在原处停下了。

“来，再推一次。”

良平和这两个孩子一起，打算再一次往坡上推斗车。车轮还没启动，他们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不仅如此，他们刚听到脚步声传过来，这声音马上就变成了叫骂声。

“他妈的！你们是和谁打过招呼来动斗车的？”

一个高个子小工站在那儿，他身穿一件旧号衣，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过了时令的麦秸草帽。

看到这副架势，良平已经和两个小孩儿一起逃出十来米远了。自那以后，良平有事外出归来时，即使看到斗车停在一个人影也不见的工地上，也不想乘第二次了。而那个小工叫骂时的姿态，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地铭刻在良平的脑海里。一顶小小的黄色麦秸草帽浮现在薄暮的微明之中。不过，就

连这样的记忆似乎也一年比一年模糊了。

又过了十几天，良平一个人来到工地，他站在那里看着斗车往上爬，这时正午已经过去了。除了装上的斗车，良平还看到一辆载着枕木从铺设下线用的粗轨上往坡上爬的斗车。推这辆斗车的是两个年轻人。良平一见他们俩，就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平易可亲的气质。

“这样的人是不会训斥我的。”良平这样想着，就向斗车奔去。

“叔叔，我来帮你们推好吗？”

果然不出良平所料，其中一个穿着条纹衬衣正埋头推斗车的男工，头也没抬一下，立即爽快地答了话。

“哦，来推吧。”

良平钻进两个男工之间，开始拼命地推起来。

“你这小鬼很有劲啊。”

另一个男工，他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也这么称赞良平。

推了一会儿之后，轨道的坡度逐渐变得平缓起来。“已经不用再推了。”——他们会不会马上说这话了呢？良平心里七上八下地嘀咕着。可是那两个年轻的小工还是闷声不响地继续推他们的斗车，只是腰板比刚才挺得更直了。良平终于忍耐不住，战战兢兢地试探着：“一直照这样推下去好吗？”

“当然好喽。”两个男工同时回答。

良平心想：真是和蔼可亲

的人。

再往前推了五六百米远，轨道又一次碰上了陡坡。这里，两侧是蜜橘园，不少橙黄色的果实沐浴在阳光下。

还是上坡好，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让我推下去啦——良平一边心里这么想，一边使出全身的劲来推斗车。

从蜜橘园中间往上推到最高处，轨道一下子急转直下。身穿条纹衬衣的男工对良平喊了声：“喂，上来。”良平立即拔脚跃上斗车。在三个人附着车身乘上来的时候，斗车已扇动着蜜橘园里的香气，在轨道上一股劲儿飞快地滑动起来。乘斗车比推斗车要美得多呢——良平让自己的外衣鼓着野风，一面想着这毋庸置疑的道理。推着斗车前进的路程越长，回来时乘斗车的机会就越多——良平甚至这么想过。

斗车一来到竹丛区，便慢慢地停止了飞驰。三个人又像方才那样，开始推起这辆沉重的斗车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竹丛已经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杂树林。这里，上坡的路途上到处都是落叶，连锈得发红的铁轨都几乎全被掩盖了。沿着这条路，斗车好不容易才登上坡顶。这时，只见蓝霞辽海展开在悬崖峭壁的那一边，洋面上寒意轻笼。与此同时，良平马上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已经走到太远的地方了。

三个人又坐上斗车，斗车沿着海的左边潜行，同时从杂树林的枝叶下钻过。不过，良平此时的感觉已不像方才那样兴致勃勃了。斗车马上回去就



好了——良平暗暗地祷告起来。当然，他自己也很清楚，不到达目的地，斗车也好，人也好，都不能往回返。

接下来，斗车停在一个茶馆前，茶馆背靠开凿过的山体，屋顶是用茅草葺的。两个小工一走进店里，就和背着乳儿的老板娘搭着腔，悠闲自得地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良平一个人在斗车周围转着，心里焦躁不安。斗车底座坚实牢固，一路上飞溅在底座板上的泥巴这时已经干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从茶馆出来，临出来的时候，那个刚才耳朵上夹着香烟的男工，递给站在斗车旁的良平一包用报纸包着的粗点心。良平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但他马上又感到，这么冷淡有点对不起对方。为了掩饰自己的冷淡，良平就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大概是因为用报纸包的缘故吧，点心沾染了一股油墨味。

三个人一边推着斗车，一边沿着平缓的斜坡往上爬。良平虽然手扶斗车，但是心不在焉，他在想别的事。

沿这个山坡一直往前下到坡脚，又有一个茶馆，它和前面的那个差不多。两个小工进入茶馆以后，良平坐在斗车上，一心记挂着回去的事。茶馆前的梅花已开放，照射在梅花上的夕阳在一点点地消失。太阳就要下山了——良平这么一想，觉得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地坐下去了。他时不时踢踢斗车的车轮，尽管明明知道自己一个人没法动一下斗车，但

还是哼哼唧唧地不时试着推一下车子，借此来排遣烦恼。

可是两个小工一出来，就把手搭在斗车的枕木上，一边漫不经心地对良平说道：“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今天得在对面住一宿。”

“回家太晚了的话，你家里人也许要不放心了呢。”

良平刹那间瞠目结舌地怔住了。天色快黑下来了，虽说去年岁暮时分，他和母亲一起赶路去过岩村，可是今天的路程有去年的三四倍远，而且现在必须自己一个人走回家去——良平一下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他几乎要哭出来，然而哭又何济于事呢？良平觉得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向这两个年轻的小工很不自然地鞠了个躬告辞之后，就拼命地顺着轨道跑步前进。

良平不顾一切地沿着轨道的一侧不停地奔跑，过了一会儿，良平发觉兜里的那包点心变得碍手碍脚起来，他就把点心抛到路旁，接着又把脚上的木底草履也脱下来丢弃了。于是，小石子直接侵入薄薄的布袜子里，不过脚倒是轻省得多了。良平感觉到海洋是在左边，他就这样跑上了陡坡。有时眼泪要往上涌，脸就自然而然地歪扭了——即使勉强忍住了泪，可鼻子总不停地抽搭作响。

良平从竹丛边穿过时，口金山天际的晚霞已经开始消敛。良平越发焦虑不安起来。也许是去时和来时情况有所不同的缘故吧，景色的不同也令人担心和不安。这时，良平

感到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但自己还得继续拼命赶路，于是他就把和服外褂脱掉丢在路边了。

来到蜜橘园的时候，周围越来越暗了。只要能保住性命——良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连滑带跌地继续赶路。

好不容易从远处的暮霭当中分辨出村边工地的影子，良平咬咬牙不由得要哭，他哭丧着脸，但终于没有哭出来，又继续向前奔跑。

进入村子一看，左右两侧的人家电灯都已经亮了。在灯光下，良平很清楚地看到，他汗涔涔的头上直冒热气。正在井边汲水的妇女们，以及正从口里归来的男人们，看到良平气喘吁吁地跑来，都向着良平发问：“哎，怎么回事啊？”良平默默无言地从杂货店、理发店这些通亮的房屋前奔了过去。

良平一跑进自己家门，就止不住扯着嗓子哇地哭出了声音。这一声哭喊，一下子就使父母亲聚集到良平身边来了。尤其是母亲，她一面说着些什么，一面抱起良平来。可是良平拳打脚踢地折腾着，一边还在继续不停地啜泣。大概是因为良平哭得太厉害了，住在邻近的三四个妇女也集聚到良平家昏暗的大门口来了。父母亲自不消说，连门口的这些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询问起良平哭泣的原因来。可是无论问什么，良平只是一门心思地大声哭泣。打那么远的地方一鼓作气地跑来，只要一回想起刚才路上的凄凉，良平觉得，无论自己怎



1

“玩这个游戏，不要期待一切都围绕你。寻找挑战，但不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结果。绕开那些深藏不露的动机。不要有任何保留。要温柔而强大。参与其中，让胜负见鬼去吧。

不要过度分析，不要算计，但要保持敏锐，对那些预兆的敏锐。保持脆弱。袒露你的目光，邀请其他人看向深处；要确保还有足够空间，试着认出每个人的形象。

如果你不为一个决定而激动，就不要去做。让自己能够接受失败。最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些时间，长长地漫步。

永远不要忽视一棵树或一片水会告诉你的事。

在你感到被吸引的地方，转弯，允许自己晒太阳。

不要在意你的亲戚。帮助陌生人。低下身子来打量琐事，潜入无人之地。

不要倾心于命运的戏剧性，笑着把冲突变成碎片。

展示你真正的色彩，直到你被证明是对的；叶子的窸窣声响变得甜美，在那些村子里游荡。”

四十年前，在那首被题为



文学这个游戏

● [奥地利] 彼得·汉德克 | ◎李 琬译

《关于乡村》的诗剧里，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出了上面这些话。

2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的人和事。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本地的农庄，就在进入山区后不远的地方，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女孩做着挤奶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叫她“傻子”。这个女孩被一个

农庄主强奸了，她生下一个男孩，但是那个农庄主的妻子像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养大了这个孩子。那女孩——孩子的生母，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小男孩保持距离。于是这个孩子认为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农庄主的妻子。在这个男孩还很小，但是已经学会说话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装有倒刺的铁丝网旁边一个人玩耍，结果被铁丝网缠住了。他越是挣扎，越是被缠得紧。他不断叫喊，直到那个傻子女工听到叫声跑了过来。她立即解开了被缠住的孩子。孩子的养母最终赶来，傻子女工回

到畜棚继续干活。这时，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

在《短信长别》里，这个故事变成了一首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某个夜晚的某家酒吧里，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个故事，歌曲每一节的结尾，歌手都感叹道：“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白夜摘自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作者的获奖演说词，翻译来自世纪文景，标题为本刊所加，〔美〕卡罗琳·比利希图）

么放开嗓子不停地哭，总有一种没法得到满足的情绪向自己袭来……

良平在二十六岁的那一年，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东京。这时，他在一家杂志社的二

楼，手拿红笔做着校对工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而且毫无理由，良平有时会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件事情。毫无理由可循吗？——尘世的操劳使良平疲于奔命，他眼前浮现出

一条道路，它和从前的那条一样，路上，竹林昏暗，坡道陂陀起伏，是一条细细长长、断断续续的道路……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易象读书”，李晓林图）



茗友

◎聂鑫森

湘潭城西有一条曲而长的小巷，名叫盘龙巷，巷尾居然立着一家泰源当铺。当铺不开在繁华闹市，是这个行业的惯例，因前来典当者，或家境困窘，或遇急事手头缺钱，要是被熟人碰到，那脸就丢大了。

衣衫破旧、面色青黄的幸叔儒从这家当铺走出来的时候，正是仲春的一个午后。他怀里揣着的东西没有当掉，因为掌柜出价太低。他觉得胸口发闷、喉头苦涩，又气恼又忧烦。

幸叔儒今年五十有五，祖

上做过官、经过商，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门庭衰败。他自小读的是旧学，古文根底扎实。勉强成了家，却不能立业，只能在乡下教私塾养家糊口。眼下老妻重病在床，儿子年过三十等着钱娶亲，他只能把唯一值钱且是他的心爱之物拿来典当，可笑可恨竟无人能识，出价只有两块光洋！他步下当铺的台阶，朝巷口走去。

家里等着钱用，必须再去寻访一家当铺。

他的鼻翼敏感地动了动，然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是茶香，而且是今年新上市的武夷岩茶。岩茶属青茶类，香气醇厚，味道极好，爽心润肺。此生他最好的无非两件事：读书、饮茶。而这一刻，他特别想饮茶，唇焦舌燥，心火太旺，渴待以茶浇润。他的鼻子仿佛被茶香牵着，来到一户人家的黑漆铜环大门前，迟疑了一下，谨慎地叩响了门环。

不一会儿，大门打开，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胖胖的，满脸带笑。

幸叔儒拱拱手，说：“冒昧打扰，望海涵。”

“您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只是闻到茶香，断定是武夷岩茶的‘明前茶’，故敲门乞茶，请慷慨一赐。”

“喏，闻香便知是什么茶，又知是什么时候采的茶，可视为同道，请！”

穿过花木繁茂的庭院，走进一间洁净的书房。正面挨墙是一排书柜，两侧的墙上挂着字画。他们在正中的几案边坐下来。地上立着红泥小火炉，火苗子舔着烧水的大瓦壶；几案上摆着一罐茶叶、一把紫砂壶和几个紫砂小杯。主人谦和地说：“我叫叶春山，自号茶痴，在湘潭开着几家卖茶叶的店。”

“我叫幸叔儒，在乡下教私塾。您经营茶叶，又如此爱茶，是古人所称的‘茶人’啊。”





“您这般爱茶、惜茶，又何尝不是？”

两人哈哈大笑。

叶春山端起几案上的紫砂壶，缓缓倒入两个小杯。

“茶是刚冲泡的，请辛先生品评。”

辛叔儒说：“谢谢。”便端起一杯吸了一小口，停了一阵再吸一小口，然后说，“真是好茶，好茶！”

叶春山问：“难道就十全十美了？”

“不，可惜叶先生这把紫砂壶年岁不长，故冲泡的茶叶还有……几丝涩感。”

“这才是方家之语。”

“我随身带着一把壶，算是个家传之物，且用它试试如何？”

“好。请先让我拙眼一观。”

辛叔儒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巧的紫砂壶，双手捧着递了过去。叶春山接过来，左看右看，特别是壶的内壁，茶垢厚积。便说：“好壶，这是‘孟臣壶’，出自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名匠惠孟臣之手。我在本地一家大宅院见过，可惜主人坚不出让。”

“不到万不得已，谁肯易主呢？《茗谈》说：‘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真是至理名言。”

叶春山迫不及待地把岩茶放入壶内，急忙冲入沸水，盖上壶盖，过了一阵再把茶水斟入小杯中。然后，两人端杯啜饮。

“叶先生，味道如何？”

“此壶果然远胜我的壶，

羡慕。”

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聊天，有如老友重逢，辛叔儒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他忽然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一个条幅，写的是首七律，内容是夏夜日本飞机来袭，全城灯火管制，中有两句可堪评点：“收灯门巷千家黑，听雨江湖六月寒。”便说：“叶先生爱读书爱写诗，此为儒商。这两句写得漂亮，‘有时’也‘有我’，佩服。”叶春山受宠若惊，问：“何谓‘有时’‘有我’？请赐教。”

“您客气。生今之世，审今之务，凡接耳目而可感于心者，皆为咏叹之诗材，如兄诗之咏口机夜袭、灯火管制，此谓‘有时’。而情必自我生，辞必自我出，称之‘有我’。”

叶春山连连点头。

黄昏翻然而至，辛叔儒记起家事，连忙起身告辞。

叶春山欲言又止，终于鼓足勇气问道：“兄可否出让此壶……我绝不还价。”

辛叔儒叹了口气，说：“实不相瞒，我刚才去了当铺典当此壶，家有急事需要钱。”

“就出让给我吧。”

“叶先生是茶人、雅人。此壶最少可值四千块光洋，但我只能售半个壶给你。”

叶春山愣住了，半个壶怎么售？

“我只取两千块光洋，用来为老妻治病和儿子娶亲。壶留兄处，我想壶了，便来府上饮茶，与兄谈诗，不知可否？”

叶春山喜得高喊一声：“遵命！”

日子不紧不慢地打发过去，每隔几口，辛叔儒就来叩访叶府，多是夜晚，烧水、沏茶、聊天，然后兴尽而别。

日寇投降了，普天同庆。

辛叔儒在一场大病后，驾鹤西去。他的儿子赶到叶府，下跪向叶春山报丧。叶春山禁不住满怀悲恸，呜呜大哭一场。

第二天一早，叶春山乘马车赶到城郊乡下的辛家，向辛夫人及其儿子详述孟臣壶之事，补还另一半壶款两千光洋，再拿出一千光洋为辛叔儒风光光办后事。

每当用孟臣壶沏茶时，叶春山必摆上两只小杯，分别斟满，然后端起其中一杯，喃喃地说：“辛先生，请品茶！”

（林冬冬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小小说年度佳作：2013》一书，李晨图）

纯真

●黄灿然

她们俩玩得多开心。

对方唇边一点儿汽水泡，
脸上一绺被海风吹乱的头发，

衣服上一个污点，

都会引起另一方注意，

然后彼此大笑一通。一个大人，

要花多少时间和积聚多少智慧

才能再接近、才能再回到这样纯真的状态。

（并非摘自新星出版社《奇迹集》一书）



会笑的故事 ●王占黑

有时候一个笑可以生发出很多。

于是他开始和我说话。5分钟后我们发现，他儿子是我10岁的高中校友，他爱人在我念初中的前一年从那里退休，从他家步行20分钟能到我家，他和我爷爷同属猴。于是他开始止不住地讲他的过去，而我正好喜欢听人讲故事。

他18岁离沪，独自远赴长春学汽车制造，毕业留校当助教，不久遭遇“文革”，在延边插队两年，设法调回上海失败，只好转调禾城农机所直到退休。他的知识分子身份让他对婚姻左挑右拣，不惑之年才选中一位中学教师。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留沪工作，与同班同学结婚。前年他得了一个小孙女，从此过着和我一样周末

通勤的双城日子。

他大概花了半小时讲完这些。其中夹杂了一些或许对他很重要的事，比如坚持跑到东北时与家人的争执、“文革”期间十几个因武斗致死的同学、拒绝省城学校的教书邀请、辛苦寻觅一个合适的爱人等等，并生发出好多感叹。

他说其实很后悔因贪图安逸而放弃教书的机会，还用窗外逝去的电线杆作喻，他说：“小姑娘，人生的机会千万要抓住，错过了你就不晓得它何时再来。”我没太懂，如果人能确认眼前的是机会而非陷阱，谁会傻到放过它呢？

他说：“常常觉得时间很混乱，读书那会儿的事好像在眼前儿，可是你看我都这么老了啊！很多事我现在才懂，可是太晚了啊！有时候，

我真不晓得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他还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公平，你要做好准备啊小姑娘，努力不一定有好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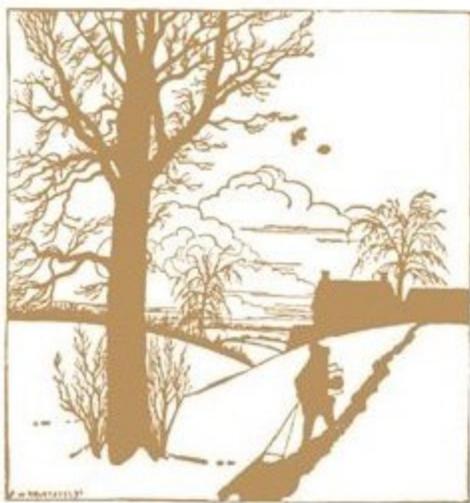
他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说着，每段之间大概有半分钟的停顿，或许是在构思下一段，或许是想听我的反馈。说到要紧处，他把脖子极力地向外伸，生怕我听不到。他的头发随着身体的前倾而颤抖，从头顶掉落到眼旁，他只好时不时地把它拨弄回去，并不影响说话的速度。他不喝水，我不看表，直到我们下了火车。

等三号线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叫我站到最前面去。我说抢不到座没关系，总会有人给你让座。他很生气地说，以前为了给爱人找座，他和一个小青年说了好久，对方坚持不肯让。“还是爱心座啊！”他激动地伸手指着斜对面座位上方的提示，像是场景重现。事实证明，一个吃过亏的八旬老人出手极其快，一阵混乱之后，我看到他拍着旁边的空座招呼我，脸上没有丝毫得意，也不喘气，在车起步的同时又开始笑嘻嘻地同我讲话。

他说起他的孙女和儿媳。他的行李是两个安利袋子，一个装着全套世界著名童话，他说这是在孙女出世前就买好的，以后要每周念故事给她听；另一个装满了番茄黄瓜，他说儿媳爱吃，特意去乡下买了不喷洒农药的。然后一路谈起生活之道：年轻人和老人相



家乡是母腹把我交给世界，也把世界交给我的那个地方。它可能保存着我初来人世的诸多感受。在那个漫长生命开始的地方，我跟世界或许相互交代过什么。一个新生命来到世上，这世界便多了一双重新打量它的眼睛，一颗重新感受它的心，一个重新呼喊它的声音。在这新生孩子的眼睛里，世界也是新诞生的，说不上谁先谁后、谁接纳了谁。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也是这个世界的重新诞生。这是我和世界的互生关系。这个关系从家



从家乡开始

◎刘亮程

乡开始。

家乡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几乎用整个世界迎接了我。家乡用它的阳光雨露、风声鸟语，用它的白天黑夜、日月更替来迎接一个小小生命的到来。假如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的话，家乡在我出生的那一刻，已经全部给了我。从此家乡一无所有。家乡再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了。而我，则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还给家乡。

（小 双摘自《人民文学》
2019年第2期）

处最要紧的是嘴巴勤：老人要怎么带小孩才不会让小孩和父母生疏；他如何每天给独自在家的老伴儿打电话……他的事情像树状图和俄罗斯方块一样层层铺开，说着说着脸就笑成了一团，只剩下一口凌乱的牙和长长的吊八字眉。几次大笑引来了旁人的注意，大家贴着柱子、戴着耳机，皱眉或许是唯一能触发的表情变化。

有时他问起我的情况，我答不了几句就淹没在他强大的回应中，他大段大段的话不间断地透露着自己的信息，事无巨细。我几乎可以按图索骥找出他的姓名住址。从四川北路的老家到中原路的兄家，从买二手房的贷款到儿媳的上班路线，从老伴儿的生活习惯到家里的花草虫鱼，好像是随意撒下过去的印迹，一笔连起来就是一条生命的路径。我头一次没有傻看着四周的人，百无聊赖地留意身边座位的更替，我只是听他讲，略应几句，点头，笑，低头看看地上那两个

饱满的安利袋子。

快到上海火车站时，他说他还有两站。我们就沉默了。他握住松散在地上的行李，身体保持一定节奏地前后晃动，似乎是在全心全意地等待到站，时刻准备站起来走向车门。过了一会儿，人进人出，他突然转过来朝我笑：“我等会儿再换四号线坐两站，走××路过两个红灯就到了，回去直接吃晚饭。”说完又低头，继续保持前后晃动，头发依旧跟着乱颤。

“宝山路到了。有机会再见，小姑娘。”他朝车门走去，佝偻着背，一手拎一个袋子，很难想象他之前是怎么抢到座位的。临出门他又回过头朝我招手，站在玻璃窗外对我笑。可是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阻挡了我望他的视线。车开动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到学校后，我给老王打电话：“你知道××路的农机所吗？”老王说：“你一直路过的呀。铁皮屋叔叔就住在旁

边。”我突然觉得世界很小很神奇，不是因为世界上任意两个人可以通过六个人建立起联系，也不是因为陌生人同你的距离可以这么近，而是，就像小时候描点画图，把一些散乱的痕迹连起来，你就能看到一条生命的路径。

奇怪的是，在同一节车厢里，为什么有人可以对着你滔滔不绝，有人却面无表情地沉默一小时呢？沉默的时候，你就无法寻觅他们的路径，因为想象永远不能与真实重合。就像你永远无法从扑面而来的人气中，敏锐地感知到哪一个会和你说话。

洗澡的时候，我突然特别诚恳地拜托自己要过得精彩一点，我是说那种不可复制的精彩，不需要借助别人的认可来取得的精彩。

我不想在我老时，碰到一个朝我笑的同路人，我没有可以分享的故事来回报他。

（软 香摘自《百花园》
2019年第7期，杜凤宝图）



北方，北方

1992年夏，大学毕业的次年，单位组织去北戴河。

暮色中，大客车沉重地发动了。从鲁西南向东，向北，车灯像雪白的刺刀，一头扎进华北平原的苍茫里。一路上，我偎着末排车窗，将玻璃拉开一条缝，让风扑打着脸。

夜色迷离，脑海里飞舞着群蝗般的念头：政治的、文学的、电影的、古今的、现实的与虚构的……似乎并非在旅行，倒像是一个化了装的逃亡者，一个隐私超重或携带理想的人，一个穿越历史江湖的游侠，一个投奔信仰或爱情的左翼青年……

渐渐，鼾声四起，整辆车成了我一个人的马匹，脱缰的感觉，千里走单骑的感觉，浩荡而幸福。伴着满天繁星，我看见了蝌蚪般的村庄，看见了泰山，看见了黄河，夜色中，它们恢复了古老的威仪……看见了灯火未

南方，南方

◎王开岭

凉的京津城郭，影影绰绰，像遥远的宫阙，像刚经历了一场辉煌或浩劫。再向东，向北，我看见了山海关和玄铁般的山体，它像牢房，关押着狼嚎声、剑戟声、喊杀声……黎明时，我闻见了礁石的气息、海带的腥味，我听见了巨大的澎湃声，像播放了几十万年的老唱片。

兴奋，睡不着，都因为太青春了。

青春，内心有汹涌和迷幻，血液里流淌着可燃物。

那是我第一次去看海，第

一次醒着穿越那么完整的夜，第一次把陆地走到了消失为止。

这样的经历再未有过，但它常帮我忆起一些涉夜的细节，比如：儿时滂沱雨夜里的钟摆声、丁香花开和窗台上的猫叫；《夜行的驿车》中安徒生那火柴般倏然明灭的恋情；托尔斯泰午夜出走的马车和弥留的小站；作家师友刘焯园曾用过的网名“夜驿车”……

我生活中重要的人和事，皆是在深夜入场的。

十年后，给央视《社会记录》做策划时，我说，一档深夜节目，它要有深夜气质和深夜属性，你要知道此刻哪些人醒着，他们是谁，为什么醒着。

你要重视在深夜和你发生联系的人，那是灵魂纷纷出动之际，那是一天中生命最诚实、最接近真相之时。

那场千里夜行，还奠定了我对“北方”整体的精神印象：无论于地理还是





人文，它都让我想到了“辽阔”“严酷”“苍凉”“豪迈”“忧愤”“决绝”这些词，想到了朔风凛冽中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想到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作为历史器皿和时间剧场，它适于上演飞沙走石、铁马冰河、刀光剑影，适于排练政治、史诗、烽火、苦难和牺牲；较之南方的橙色和诗意，它是灰色和理性的，有着天然的冷调气质和悲剧氛围。就像五岳之首的泰山，少灵秀，但巍巍然、磐重巨制，方位、形貌、质地、褶皱，尽显“王者”“社稷”之象，是权力录取了它。

北方，北方。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确信，自己的血脉里住着它的基因。我性格成分中的忧郁、激烈、锋芒、刚性、爆发力……都源于它。是它，在意志、秉性上给了我某种冷峻、坚硬、深沉和笔直的东西，尤其是对家国、信仰、英雄、正义等高大事物的热忱。

我向口葵般飘扬的青春，我野狼般呼啸的青春，我麦芒般嘹亮的青春，我裹在立领大衣里桀骜不驯的青春，是北方给的。我的良知，我的血性，是北方的疾风唤醒的。

我是它的孩子，我是它的人。

南方，南方

在西双版纳，听当地人说过一句：“这块土地，杵下一根拐杖都能发芽。”

何等恣肆、何等繁华的生长啊，我这个北方人羡慕不

己。

我想起故土乡壤的贫瘠，想起了它在“生长”上的严苛和吝啬，想起了它历史上的荒年，想起那些把树叶树皮都啃光了还难逃一死的命运。“温饱”“饥馁”“果腹”，这类于北方极为严肃和真切的词，在这儿，显得遥远而陌生。

精神基因上，我是典型的北方人，但在感官、本能和生长习性上，我的需求更像一株简单的植物，我不喜北方的气候和水土，不喜它的极端环境和偏激事物。在北方久了，地理和物质上的冷硬、干涸、粗粝、阴霾，会投射进一个人的心里，生成焦灼、皴裂、愤懑和荒凉。终于，我暗恋起了温润、和煦、荡漾、明澈……其实，无论生理还是灵魂，我都隐隐渴望“南方”的降临，我需要她来补救，需要她的风情，她的软语，她的甜糯和芬芳，她的诗意和雅致。

我需要很多很多的水和花。

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从“北方”特征分娩出更多的“南方”特征来：从暴烈走向平和，从躁急走向舒缓，从严苛走向宽容，从斗争走向财富，从权威走向庶民，从广场走向庭院，从繁重走向闲暇，从诅咒走向赞美，从岩石走向花卉。

历史上，文人的爱情和幸福时光大多在江南；北方滞留的，往往是其凄苦、沉疴和荒冢。究其原因，南方除了居庙堂之远、权力松弛外，更与大自然的性情、市井生活的细腻

和熨帖有关。无论皮肉之苦还是灵魂之疾，江南水土都有颐养和治愈的功能。

南北民间，文化性情不同，生命注意力也有别。同事讲一趣事，某时政节目主持人去广东，一下飞机便急急掏出墨镜来，同事调侃说不必，这儿的乡亲不认得咱们，果然，全程无扰。

南方是聚精会神、埋头生活的地方。它支持一个人只关心生活本身。

近年南行的次数越来越多。愈发喜欢看莺飞草长、月笼烟雨，看高涨的如欢呼般的莲叶，看富饶的阳光、被照亮的事物及其纹理；喜欢临一大而湖水，看波光浩渺、莒蒲丰茂，心里即有飞鸟的喜悦；喜欢那加了糖的空气，香樟、桂花、栀子、茉莉，那份免费蜜饯给人以幸福感，让你唇齿生津，让你觉得世间一切悲苦皆可忍受；喜欢走着走着，路旁突然斜出鲜艳陌生的花果来，看它们野性十足、情欲盎然的样子，你会感喟“万物生长”一词；喜欢于山顶或缆车上，俯瞰郁郁葱葱、蓬蓬勃勃的密林，感受那生命力的原始、澎湃和不朽……无疑，梅林、园圃、茶竹、芭蕉、琴榭、井泉、轩窗……这些生活之词和舒适想法占据了我的心身。

一个北方男子的身心，是很容易被江南俘获的。被它关于人生和爱情的种种许愿与记载，被它盛大的烟雨、清幽的莲雾和香艳的传说。

（冬 云摘自《散文》2019年第12期，湛宏微图）



给年轻科学家的一封信

◎〔美〕爱德华·威尔逊 ◎王惟芬 译

我在科学界任教长达半个世纪，接触过许多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才，对于自己能够指导许许多多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这段经历让我体认到，任何人想要在科学界成功闯出一片天，都必须先明白一些观念，这些观念算得上一整套哲学。

林奈的困难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你竭尽所能地坚持下去，继续留在你选择的这条路上，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非常需要你。

人类目前已完全进入科技时代，不可能回头了。虽然各学科发展的速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科学知识的成长速率大约是每15年至20年增加一倍，从17世纪科学革命以来就是如此，因此至今累积了如此惊人的知识量。

而且，就像只要给予足够时间就能无限增长的指数性成长一样，它十年接十年地以近乎垂直的趋势向上攀升，尖端科技也以旗鼓相当的速度发展。科学和技术形成了紧密的共同体，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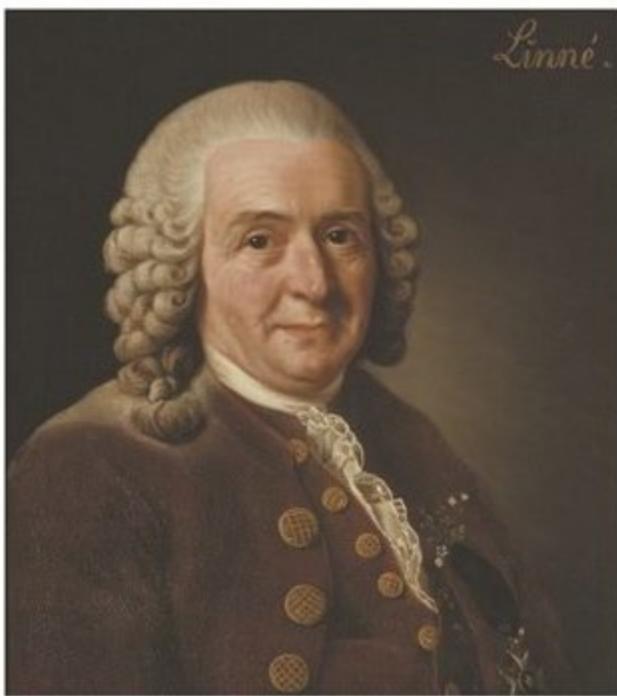
没有什么科学奥秘可以长久隐藏，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一窥究竟。网络和其他各种数字科技所打造出的交流方式不仅是全球性的，也是即时性的。用不了多久，只要敲几下键盘，就可以取得所有已公之于世的科学和人文知识。

或许这说法有点夸张（我个人对此倒是深信不疑），所以我在此会提供一个知识巨大飞跃的范例，而且我曾很幸运地亲身参与此事。这个例子发生在生物分类学领域，这是个长久以来被视为过时而发展缓慢的古老学科，直到最

近才改观。

这一切要回到公元1735年，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说起，他在18世纪和牛顿齐名。林奈启动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胆的研究计划——他打算调查地球上的每一种动植物，并予以分类。

为了简便易行，他在1759年开始以两个拉丁文单词构成的“双名法”来为每个物种命名，例如将家犬命名为 *Canis familiaris*，将美国红枫命名为 *Acer rubrum*。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

林奈完全不知道他给自己的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也对全球物种数量的量级毫无概念，不确定究竟是有1万、10万，还是有100万种。身为植物学家，他猜测植物总共约有1万种——显然，他对热带地区的物种多样性一无所知。

今日已分类的植物是31万种，预计总量则为35万种。若再加上动物和真菌，我们目前已知的物种已超过190万种，预计最终可能超过1000万种。

至于细菌这类物种的多样性，我们所知甚少，目前（2013年）辨认出的种类只有约1万种，但这个数字正在增长，全球物种名录里可能会增添数百万笔数据。

从这个角度看，在距离林奈的时代已有250年之久的今天，我们关于全球物种的知识仍然少得可怜。

在线生物百科全书

对生物多样性认识不足，不只是专家学者的问题，也是其他所有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星球认识得这么少，那要如何管理它，使其永久发展呢？



蜕变 ●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李 爽译

在大学做演讲的时候，我常说：“来吧，投身一种艺术，不管你做得多差或是多好，它都会让你的灵魂生长。”这就是从事艺术的理由，你不是为了出名或是致富去从事艺术，你是为了让你的灵魂生长。包括边沐浴边唱歌，一个人随着电台里的音乐起舞，画一幅室友的肖像，或者写一首诗，或是随便其他什么。请从事一种艺术，以拥有蜕变的体验。让人悲伤的是，很多公立学校取消了艺术课，因为它无法让人谋生。拥有蜕变的经历是很重要的，这同食与色一样，是人的必需品。真的震撼人心——蜕变。

（中 流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冯内古特：最后的访谈》一书）

就在不久之前，解决方案似乎还是遥不可及的。科学家们再怎么勤奋，每年也只能确定约1.8万个新物种。若以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要等上两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地球上所有的物种，这几乎跟林奈的时代到现在一样久。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瓶颈？在过去，这被视为难以解决的技术层面问题。

由于历史因素，大量参考标本和相关文献存放在少数几间位于西欧和北美城市的博物馆里，任何人想要从事分类学的基础研究，都必须亲身造访这些遥远的地方。唯一的替代方案是邮寄标本和文献，但这不只浪费时间，而且风险甚大。

跨入21世纪之际，生物学家试图找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

我在2003年提出了一套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打造一套在线生物百科全书，收纳所有物种的数字化信息，以及所有参考样本的高分辨率照片，并且持续更新。

这套系统将是开放式资源，由各领域的专业审查人，例如蜈蚣专家、树皮甲虫专家或是针叶树专家等等，负责增补筛选新条目。

这项计划在2005年获得资助，和“国际海洋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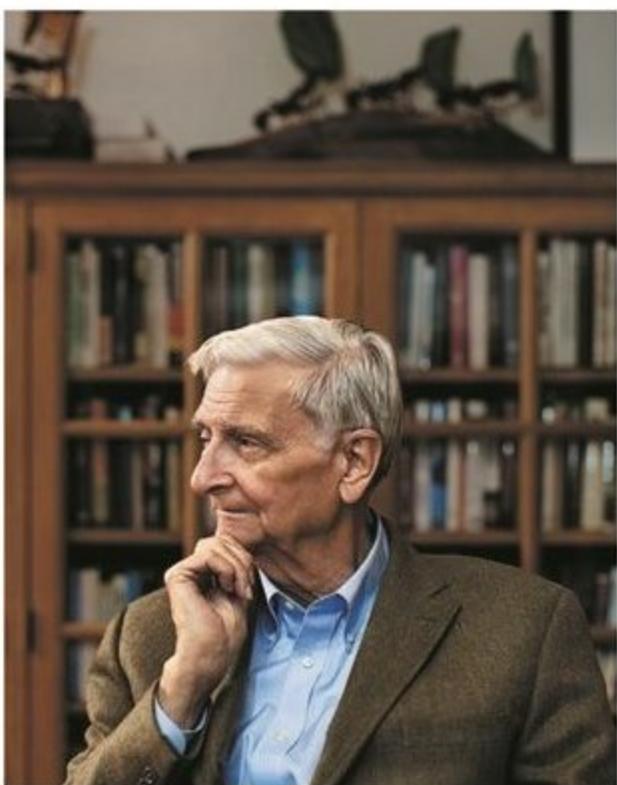
普查计划”一同推动了分类学的发展，也连带使生物学里那些依赖分类精确性的分支学科受益进步。在我撰写本文之际，地球上超过半数的已知物种的信息都已纳入这套在线百科全书，不论何时何地，任何人只要输入网址就能免费读取这些信息。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进步如此神速，其他学科也都来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因此我们难以预见它们在未来十年会发生怎样的科技革命。当然，新发现和知识积累的爆炸性增长趋势必然会达到高峰，然后趋缓，但这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场革命至少会延续大半个21世纪。

在此期间，世界将变得与今日大不相同，传统的研究方法会彻底转变，超乎我们今日的眼界。在这段过程中，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创出来：基于科学发展的技术提升，基于技术提升的科学发展，还有基于技术与科学进展而诞生的新产业。

最后，所有的科学终将统合，每个学科之间都能相互诠释援引，任何人只要受过适当的指导，掌握了原理和法则，就能优游其中。

（温 澜摘自中信出版集团《给年轻科学家的信》一书）



爱德华·威尔逊



王者如烟

◎毛晓雯

一

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一口气打败3个帝国之后，还是不过瘾，又一路向北，企图征服中亚的游牧民族。结果，里海地区的马萨格泰人不服气，在他们的女皇托米丽斯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不仅把居鲁士的部队打得屁滚尿流，还杀了居鲁士本人。

女皇命人将居鲁士的首级浸泡在注满鲜血的皮囊中，作了既豪壮又刻薄的总结陈词：“开怀畅饮吧，既然你是如此地热爱它。”

二

在希腊时代，如果提到亚历山大城，你必须加上长长的前缀以及坐标说明，人们才知道你说的究竟是哪一座，因为那时候差不多有70座亚历山大城，它们都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创建或重新修缮过的，理所当然都以“亚历山大”为名。

这位少年得志的军事奇才，就用这种方式炫耀自己的功绩。从希腊到印度，亚历山大城多到可以联成一顶桂冠，向现在与未来的人们称颂亚历山大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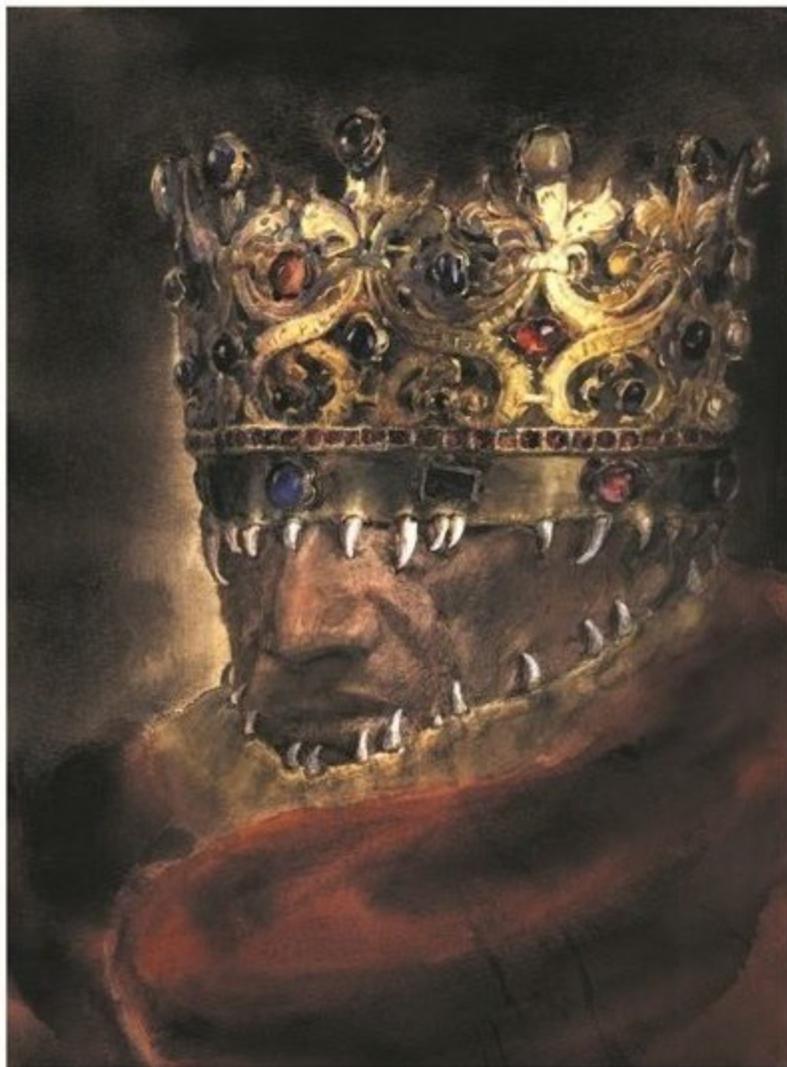
三

公元68年，近卫

军推翻了罗马皇帝尼禄的暴政，尼禄被迫选择自杀。他的遗言是：“随我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优秀的艺术家啊。”直到死，他最爱和最欣赏的仍是他自己，这辈子也算是值了。

四

屋大维击溃安东尼之后，安东尼的恋人和盟友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跟着溃败，埃及托勒密王朝就此画下了句点。屋大维专程到亚历山大里亚去，为亚历山大大帝的石棺摆上鲜花和金冠。有人问他要不要也去托勒密王室的墓



五

中世纪早期，欧洲君王的床都可拆卸，像积木玩具一般。只因那时战争频繁，君王们居无定所，需要四处征战或躲避，一旦离开某城，就将床拆分成零件，装在大皮囊里带走，让床跟随自己行遍天涯。

六

中世纪很流行的一种谋杀方式是往食物中投毒，君王们对此深感恐惧，于是宴会上出现了各种试毒利器，有些利器相当离奇。用珊瑚、牛黄来试毒已是最正常的了，还有使用

癞蛤蟆脑石来测毒的。癞蛤蟆脑石，光看名字看不懂吧？据说是癞蛤蟆脑仁和蛙蛇舌头的混合物。另外还有使用独角兽的牙齿来测毒的，但世上并无独角兽，何来独角兽牙齿呢？其实是独角鲸的角。这些测试器物在测毒时大多不管用，但在宽慰君王脆弱的心灵这一点上还是很管用的。

（张秋伟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浮尘万象记：一个被收集的世界》一书，王青图）

2019年真正的拐点，不是贸易摩擦，不是各种闹，而是年轻人懒得结婚。

——时评人闫肖锋的看法

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能做到现场不带手机，尊重自己的工作，投入情感，以角色为大，就可以称之为好演员。

——导演贾樟柯

工作到死？

——日本政府拟将65岁的最高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并采取种种方式以实现“终身不退休社会”，引起日本网友的强烈反对

《西游记》的作者如果生于今天，可获诺贝尔奖。

——曾有国人问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什么，马悦然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熬最晚的夜，泡最贵的枸杞。

——有些人为了健康，过着相当有病的生活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前“亚洲女首富”遗产案判决时，大法官如是说

前者是人类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必要行为，后者是你被收割的悲惨境遇。

——消费和消费主义的区别



上班第一件事/先去厕所/冷静一下

过劳死/和涨工资在比赛/看谁先赢

——日本“川柳”大赛作品中的“社畜”形象

像是给眼睛喝的凉水。

——加缪如此描写一片开满杏花的杏林

一手捐钱，一手圈钱，大病众筹愁更愁。

——善良的心，更需要强大力量的守护

被动畅聊型人格。

——有一种朋友叫薛定谔的朋友，你不理他，他不理你，你若理他，他不仅秒回，还能跟你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苟且红利。

——经济学家何帆提出的一个词，意思是虽然看起来所有人都在做事，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一点点，就能享受到的那个红利

杨梅，牡蛎，葡萄干；橘子，西瓜，咸鸭蛋；花生，沙果，茴香豆；杨桃，荔枝，槐花饭

——网友心目中语文课本的味道

需要指导手册的产品都不是好产品。

——埃隆·马斯克创业金句

所谓老朋友，就是在使用智能手机之前认识的人。

——一种有趣的朋友识别方法

你是我的单曲循环，我是你的随机播放。

——也说暗恋

浓人要远交，淡人可近处，甜人须设防。

——社交攻略

AWSL。

——“啊，我死了”的简称，用来表达幸福、快乐、兴奋等感觉，被评为2019年“年度弹幕”

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我们。

——针对“你心目中比较理想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有网友这样回答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送孩子进行“量子波动阅读”培训的父母，交的恐怕不仅是智商税，还有焦虑税



我有个朋友，在一座“强二线”城市做记者，干财经新闻工作10多年，对经济大势颇有洞见。2019年初，他说自己又买了房，100平方米出头，在市中心。

为什么要买这套房子呢？他说了两个原因。

一是现金放着，每年会被金融体系的货币超发“没收”10%以上。买股票，又有点刀头舐血的感觉，寻常人家经不起股市折腾。

第二，自己的宝贝独生女儿正念初三，成绩不错，但拿不准4年后能否上名校。所以，还不如趁早准备一份“嫁妆”，女孩子带着有分量的嫁妆结婚后才能不受欺负。“电视剧里那些被婆婆欺负，逼着生二胎三胎的媳妇，90%不都是因为家里穷吗？”

听完朋友的话，我顿时感觉到这位父亲的睿智。尤其是第二点——朋友对子女的未来人生，进行了非常理性的投资

权衡，而不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横冲直撞，像很多家长那样。让我吃惊的是，这么多年朋友的女儿并没有上钢琴班、舞蹈班，只上了一个书法班。朋友说，自己是佛系爸爸，而别人是“虎系”。

为什么不上那些课外班呢？很简单，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非常不确定的，但资本投资的回报是确定的。而且，人力资本的过度投资会损害子女的心智，摧毁其童年。再者，未来的经济收益也可能很低。当然，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资本家，但这种概率极低。

我看过一个数据，在2010年的时候，全国总工会官员曾透露，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对此，全国总工会官员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出台政策措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显然，大多数人成为职业人士之后，都会做一个拿工资的劳动者，而不是依赖于资本所得的企业家。毕竟，创业成功的概率太低了。所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的确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那么，未来的大趋势是什么？分配天平会向劳动收入还

聪明的佛系爸爸

●谭保罗





1923年，艾尔弗雷德·斯隆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第八任总裁。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公司从濒临破产走向蒸蒸日上，最终缔造了自己的“汽车帝国”。退休后，斯隆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撰写了个人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是美国管理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代表人物，一些出版社看好他的作品，抢着与他签订合同。

在通用工作期间，斯隆尊重每一位员工，从不公开批评下属。考虑到书中的评论可能会被当事人理解为批评，斯隆对出版商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只要书中提及的人还健在，这本书就不能出版。”家人劝斯隆：“著作已经完成，何必人为设置障碍呢？况且，出版时间未知，这对任何一家出版社来说都不合理，这个特别条款，绝对不能在合同中出现。”但斯隆坚持己见，对全家人宣布：“如果没有这个条款，这本书宁愿不出版。”

“特别条款”吓跑了很多



艾尔弗雷德·斯隆

特别条款

◎侯美玲

出版商，最终，只有百老汇商业出版社同意了斯隆的要求。有一年，斯隆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一度生命垂危。得知消息后，图书编辑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央求道：“您已经快90岁了，如果这本书还不出版，

您可能等不到出版的那一天了。”病床上的斯隆有气无力地回复道：“那就等我死后再次出版。”

斯隆的著作堪称管理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出版社预测，此书一定能大卖，甚至能成为经典。为了让这本佳作能早日面世，出版社专门组织了一次活动，对书中提及的在世当事人进行走访。当编辑将书中的相关内容一字一句读给当事人听时，他们纷纷表示：“我没有觉得斯隆总裁在批评我，相反，他的看法很中肯。”一些当事人还说：“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出版，这样才能让世界见证通用公司的伟大。”

几个月后，百老汇商业出版社拿到所有在世当事人的“谅解书”。这时，斯隆才同意修改合同中的“特别条款”。1964年，《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出版发行。这一年，距离其著作完成已整整过去了10年。

（檬 男摘自《今晚报》2019年12月3日）

是向资本所得倾斜呢？

必须看大势。我的判断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形势都非常不乐观。首先，我们必须判断初次分配是谁决定的。是权力决定的，权力可以制定税收政策来对初次分配进行调节。对普通人来说，个税和房地产税是两个典型，一个是对劳动报酬征税，一个是对资本所得征税。但你会发现，个税的增长是刚性的，房地产税喊了很多年，却从未真正征收过。

其次，我们必须明白一个

全球性问题，资本对于国家权力的议价权将会越来越高。因为，资本跨境流动远比劳动力跨境流动要容易得多。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富豪的财富很容易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出境，兑换为美元资产，而普通人要移民就麻烦得多。

所以，基于留住资本的政策目的，在全球很多国家，权力会愈发讨好资本，而不是讨好劳动者。换句话说，各国的财经政策将对资本越来越友好，给予其低税、免税，再加

上利率补贴和特许上市的待遇。而劳动者则将成为经济体最稳定的“税基”，通过存贷利率差、纳税（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对资产价格的支付等方式来维持财政金融体系的稳固。

朋友前几天说，女儿打算以后大学毕业去北上广深。他还要想办法再做些投资，因为两套二线城市的房子才能置换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子。

（棋 枰摘自《南风窗》2019年第18期，勾 犇图）



今后 50 年互联网会是什么样

◎佚名

在下一个 50 年里，数字世界将会呈现什么模样？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 2019 年 11 月 1 日的报道梳理了一些专家、研究人员、科学家、工程师和未来学家的回答。

世界将虚拟化

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2014 年出版《社交机器》一书的朱迪丝·多纳特写道，在今后短短 1/4 个世纪内，我们现在搜索或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将被认为是“老掉牙的”。确切地说，我们的数字存在将不会与实体世界分离，而是会深深地根植于其中。

多纳特还写道：“键盘、鼠标和显示器都会消失。”

维基媒体基金会首席产品官托比·内格林把互联网与电

相提并论，因为它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公用事业，某种我们预期将随时可用并唾手可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西”。

我们面前的世界将是现实与虚拟的混合，而且人们很可能将无法辨认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拟。

新的交流形式

由于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小了——不管是就口头还是书面交流而言。但专家们一致认为，我们仍在进化中。在不远的将来，打字信息将逐渐让位于口头和听觉的交流，就像苹果智能语音助手 Siri 和亚马逊语音助手 Alexa 所展示的那样。

互联网上最大的开源材料集合网站之一 Ibiblio 的创始

人保罗·琼斯说：“你再也不需要上网搜索了，你只需提问。这更像是进行交谈。”

多纳特说，技术方面的进步将适应这个口头交流的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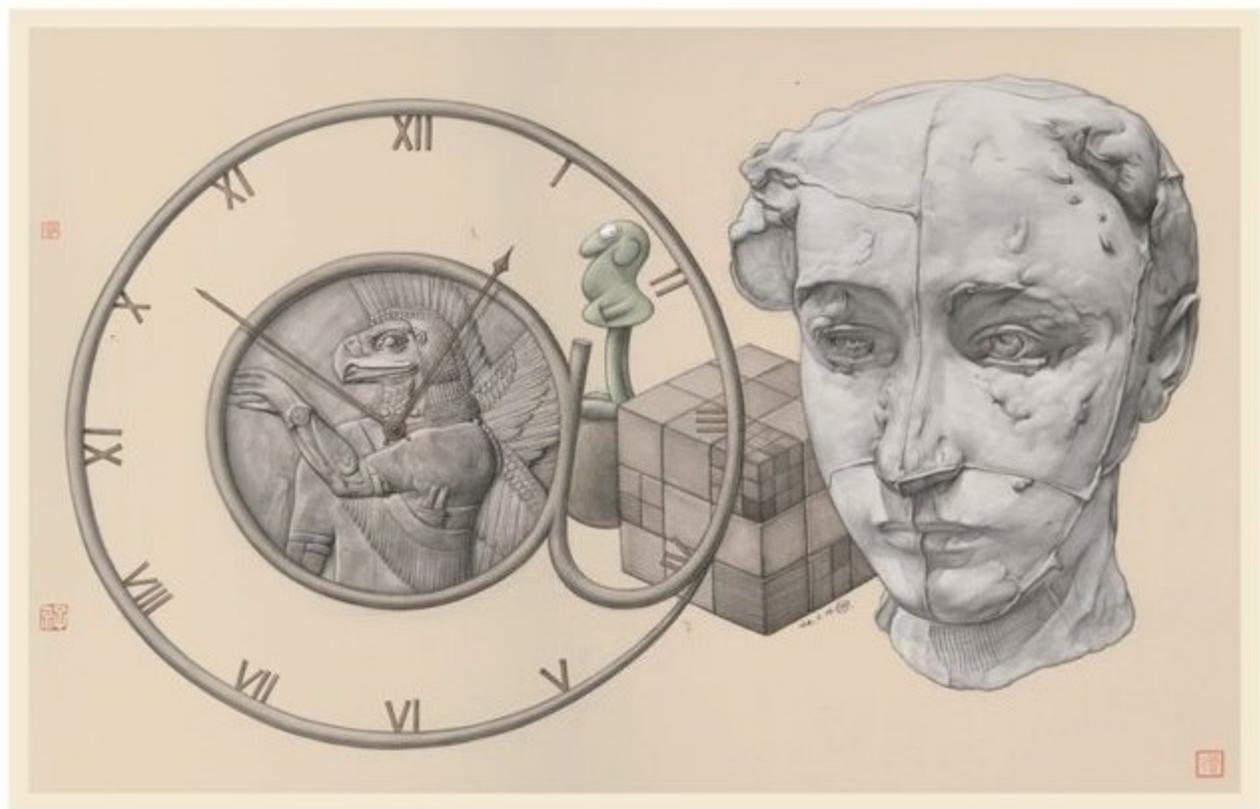
琼斯和多纳特都指出，几乎无处不在、能够自动更正的预测性技术将变得更加准确，这将使通信变得更快，并且不需要那么多的脑力。此外，得益于我们把语音与增强现实（AR）相结合的能力，我们将能够理解每一个人并与之进行交流。

隐私不复存在

每次你吩咐 Alexa 再买一袋猫粮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一家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提供更多关于你的信息。为了便利，你已经做出了牺牲一些可能具有私密性的信息的决定。

这样的情况将会有增无减。琼斯说，这些新技术将越来越擅长于了解我们想要什么。“如果你有某些习惯，那么这些设备会根据这些习惯帮助你。它们将会进行预测。这会让人感到恐怖，却又有一种熟悉感。”

报道称，由于这一原因，企业营





司马迁注重写人物的性格、禀赋，这往往是他用笔的着力点、精彩之处。《商君列传》的开篇，写商鞅在魏国时做魏相公叔痤的幕僚，公叔痤年老病重，便向国君魏惠王推荐商鞅接自己的班，魏惠王当时没有表态，公叔痤就说：“鞅有奇才——大王若不想任用他，就该把他杀掉，千万不要让他为别国所用！”过后，公叔痤又把自己与魏惠王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商鞅，并劝说商鞅赶快离开魏国，以防不测。商鞅听后只是一笑，说：“既然大王没有听信您的话来任用我，又怎么可能听信您的话来杀害我呢？”后来的事实证明商鞅的判断是准确的。

在这里，司马迁仅用一句话就写出了商鞅的胆识和智慧，同时也写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又如《张仪列传》的开

篇，写张仪学成纵横之术去楚国游说，结果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一顿痛打。他的妻子就对他讲：“你要不是因为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般的侮辱？”张仪却问妻子：“你看我

《史记》中的性格细节

◎张 达



的舌头还在嘴里吗？”妻子笑了，说：“舌头当然还在。”张仪也笑了：“只要我还有这条舌头，足矣！足矣！”几句对话，张仪作为纵横家加亡命徒的嘴脸便跃然纸上。类似上述的一些生活细节，本来都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司马迁却看得很重，这足以说明他关注历史自有不同于别人的侧重点。现在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就常常在于细节，不过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性格细节，这也是《史记》高出“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地方之一。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性格也决定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就告诉我们：历史都是性格史。

（今 尘摘自《文汇报》）

销和广告的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它们将变得更加个性化，规模也将明显缩小。多纳特写道：“量身定制的广告会越来越多。你的手腕上会短暂地闪现一只你可能购买的漂亮手镯，你将会看到自家客厅里铺上更漂亮的地毯和摆上新家具后的情景。”

健康数据革命

随着收集人们健康信息的持续连接的可穿戴式技术的出现，生物数据革命的端倪已经显现。接受调查的专家们普遍相信，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件大好事，这实际上可以让我们获得大量数据，并用其造

就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负责国际言论自由事务的主管吉利恩·约克写道：“我们将获得更多关于人们如何进食、锻炼和其他日常生活的信息，它们将帮助医生和研究人员更好地制订各种计划，以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

悲观情绪滋长

所有人都乐观地期盼，互联网的未来将意味着和谐、团结、更好的交流、自由流动的信息、更便利和更健康的世界。但是，所有这些希望都伴随着大量的警告性提示和限定

条件。

谈及自己所收集到的回答，雷尼说：“有一些我们仍然难以解决的重大且复杂的问题。我感觉现在处于一个拐点。我们现在得解决这些问题，以确保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

就像对于每一种新技术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项工作需要时间去充分理解其影响以及找到最好的应对方式。内格林说，“我们充其量只是处在互联网的青春期”，距离真正理解这意味着什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佐 良摘自《参考消息》，刘 宏图）



在吃中理解老舍先生

◎张佳玮

您只看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和《茶馆》，不一定能得到，这么位老北京范儿的先生，其实是留过洋的。有些先生，可能一辈子都在中国，但举手投足、遣词造句，很有西式风格。老舍先生是正经去过英国的，但地道的北京话一世不忘。其笔下吃食，也是。“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地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

像《骆驼祥子》里，祥子是车夫。祥子攒了三年的钱，买了第一辆车；过于高兴，遂将买车日定为自己的生日。为了过这个大日子，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然后，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比如热烧饼夹爆羊肉。

祥子被捉了壮丁，逃回来，一段到桥头吃老豆腐的描写极精彩：醋，酱油，花椒

油，韭菜末，被热的雪白的豆腐一烫，发出顶香美的味儿，香得使祥子要闭住气；捧着碗，看着深绿的韭菜末儿，他的手不住地哆嗦。吃了一口，豆腐在身体里烫开一条路；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一碗吃完，他的汗已湿透了裤腰。他半闭着眼，把碗递出去：“再来一碗。”这一碗滚烫的豆腐，就把祥子救活了。

祥子重新开始拉车，依然拼命。后头祥子被算计，丢了差事，到老程家借住。老程请他吃早饭，酬劳他打扫院子，端来两碗甜浆粥，配了不知多少马蹄烧饼和小焦油炸鬼——也就是今时今日的油条。这规格挺高：老北京讲究煎饼馃子配砂锅粳米粥。甜浆粥是粥里加了豆浆和糖，更高级了一等。马蹄烧饼油酥很重，比一般一箩到底的粗烧饼精致得多。

后来祥子半被迫地娶了虎妞，吃上了正经饭。虎妞给他

做了馅的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一碟虎皮冻，一碟酱萝卜——熬白菜极香美。这么顿饭，祥子也承认吃着可口、热火，但是“吃着不香，吃不出汗来”。这一句描写，精彩极了。

到虎妞死去，祥子堕落了，一阵，又决定奋起了，还是先打吃上面找态度：吃点不好往下咽的东西，作为勤劳的新生活的开始。于是他买了十个煎包儿，里边全是白菜帮子，吞了。再之后，他为了庆祝新生活开始，买了个冻结实的柿子吃了——很朴实，但很甜。

小说最后，祥子堕落了，决定不顾以后，只图现在了。所以他决定：穿着破衣，而把烙饼卷酱肉吃在肚中——到最后，让祥子觉得扎实的，也还是烙饼卷酱肉。

从热烧饼夹爆羊肉开始，到烙饼卷酱肉结束。中间最好的时候，能吃上虎皮冻、熬白



1954年5月，老舍夫妇在自家小院里赏花



1958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十几年来，我的初恋女友一直买卖茶叶，每年寄给我一小箱新茶，六小罐，每罐六小包。“好茶，四泡以上。”她说。箱子上的地址是她手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闲字，就像她曾经在某一年，每天一封信，信里没有一句“想念”。

我偶尔问她，什么是好茶？她说，新，新茶就是好茶。我接着问，还有呢？她说，让我同事和你说吧。电话那头，是一个浑厚的中年男声：“四个要素，水，火，茶，具。水要活，火要猛，茶要新，具要美。古时候，每值清明，快马送新茶到皇宫，大家还穿皮大衣呢，喝一口，说，江南春色至矣。”我把电话挂了。

香港摆花街的一个旧书铺要关张了，处理旧货。我挑了一大堆脏兮兮的民国闲书。老板问有个茶壶要不要，有些老，多老不知道，不便宜，三百文，我二十年前买的时候，也要两百文。



风雨一炉， 满地江湖

●冯 唐

壶大，粗，泥色干涩。我付了钱，老板怕摔坏，用软马粪纸层层包了。

我把茶放进壶里，冲进滚开的水。第一泡，浅淡，不香，仿佛我最初遇见她，我的眼神滚烫，她含着胸，低着头，我闻不见她的味

道，我看见她刚刚到肩膀的直发左右分开，露出白白的头皮。第二泡，我的目光如水，我的心兵稍定，她慢慢开始舒展，笑起来，我看到她脸上的颜色，闻见比花更好闻的香气。第三泡，风吹起来，她的衣服和头发飘拂，她的眼皮时而是单时而是双，我闭上眼，想得出她的每一个细节，却想不清她的面容，我开始发呆。第四泡，我拉起她的手，她手上的掌纹清晰，她问：“我的感情线乱得一塌糊涂吧？你什么星座的？”我说：“世界上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是我这个星座的啊。”香气渐渐飘散，闻见的基本属于想象了。

我喜欢这壶身上的八个字，“风雨一炉，满地江湖”。像花茶里干枯的茉莉花一样，像她某个时刻的眼神一样。

（若 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春风十里不如你》一书）

菜、肉丸子。这份贴近人民生活的真实，是老舍先生笔下极细致、极了不起的所在。

汪曾祺先生回忆过老舍先生的几处细节，结合来看，颇为有趣。

他说老舍先生请人吃饭，自己掂配菜，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芥末墩儿极好。有一次还特意订了盒子菜：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

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这句话令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果您还记得祥子吃虎妞做的熬白菜的情节，一定忍不住笑出声来。

最后一个故事，出于老舍先生的自述。这件事，和他的小说，和他的人，都得凑起来看。

话说抗战期间，老舍先生

在重庆时，很关爱吴组缃先生养的一头小花猪。有一天看小花猪生病了，老舍先生关怀备至，瞎出主意：喂奎宁？吃草药？最后请了兽医来，把猪治好了。老舍先生大喜，就跟吴先生声明：冬天，得分几斤腊肉。只是不知道小花猪作何感想？“你明明就是馋我的身子！”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



我的同学费尔南多

●陈劲松

感恩节前夕，我收到费尔南多的邮件。打开之后是一个视频，巨大的瀑布从半空中飞落。费尔南多写道：“这就是我家乡的天使瀑布，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这个视频是我用3天时间拍出来的。”

费尔南多是社区口语班的同学，社区为新移民准备了英语学习班，教语法，教口语，甚至还教专业英语。口语班报名之后有一个简单的面试，根据学生的水平进行分班。学费是象征性的，一年只有50美元。老师全部是义务教学，不拿薪水。也因为这样，所有的老师都是退休老人，他们家境富裕，过来教英语只是为了一份情怀。开课之前，校长就谆谆告诫我们，老师们来这里就是图个热闹，如果人太少，他们会伤心的。但伤心归

伤心，几乎每节课都还是有人以各种理由不来。

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澳大利亚老先生，80多岁了，在美国住了30年。他的政治理念是极端民主党的。上课前他就告诫我们，在课堂上不讨论政治，但骂特朗普除外，因为骂特朗普是本能，而不是政治。所以，经常出现半节课之后，大家聊无可聊，就开始一起骂这位金发总统来锻炼口语。

班上一共有5名学生，3个中国人，除我之外，一个来自四川，另一个来自台北。另外两位来自委内瑞拉，一个是安东尼奥，另一位就是费尔南多。安东尼奥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西班牙口音很重，但非常自信。他正在考教师资格证，口语通过之后就可以在双语学校上岗。费尔南多40多岁，口语好，几乎没有口音，除了复杂的句子需要停顿思考，已经可以流畅表达了。一个月之后，安东尼奥就没有再来过，我们也无从知道他是否考取了教师资格证。课堂上更冷清了，看得出来老先生有些不高兴。

有一次，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我推荐了广州，说那里有肠粉、叉烧包、蒸凤爪、干炒牛河，包括老先生在内，大家都听得非常认真，看起来世上还是吃货居多。四川同学讲了她的伦敦之行，台北同学推荐了东京。轮到费尔南多，他拿出一沓照片，都是风景照。他告诉我们，这都是他的作品。他是个摄影师，几乎走遍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美洲最漂亮的国家，有山，有海，有高原，还有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瀑布——天使瀑布。”他告诉我们，“我拍了一些天使瀑布的视频，等找到后就发给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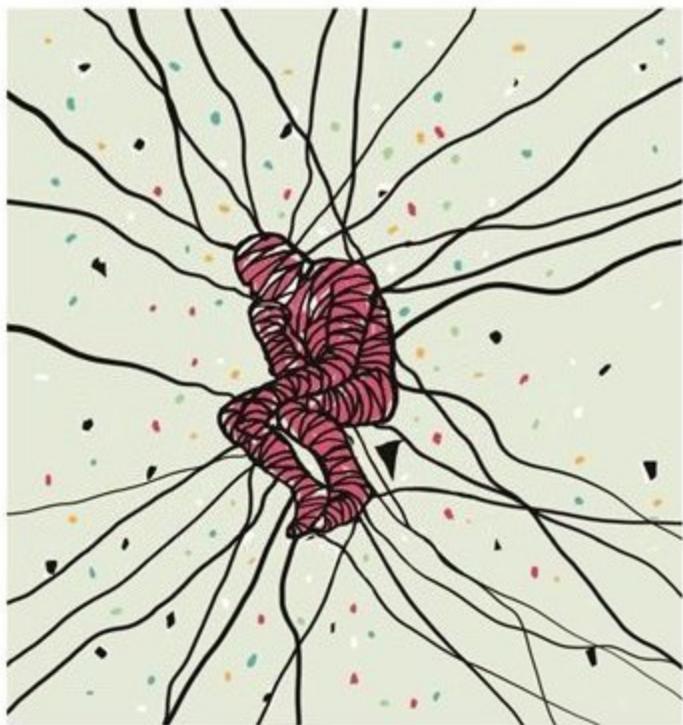
课后，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两年前逃到美国，目前依然是庇护难民。费尔南多不仅是摄影师，还是工程师和程序员，会用各种仪器，能用多种语言



互联网时代，谁是这个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互联网专家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提了一个很有脑筋急转弯意味的问题。谁呢？领导，专家，女主人，博士，诺贝尔奖得主？都不是。结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这个网，要与世界相连，不能作茧自缚。

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在一所大学做演讲，后来的讲座交流环节中，一个女生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下很多社交平台过于娱乐化，满眼的明星八卦，这个遛狗，那个牵手，这个出轨，那个恋爱，面对这种信息环境我们该怎么办？我在回答中反问了她三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我的朋友圈和微博上很少看到这类信息？其二，其实网络上的信息很多元，有很多严肃新闻和严肃评论，你自己有没有尝试主动去获取这些信息，而不是等着被喂养？其三，你不仅是信息消费者，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内容生产者，你为改变你所批判的不良信息环境做过什么努力，写过几篇严肃的评论，挖掘过多少有价值的真相和数据？

我的反问有点尖锐，但交流过程很愉快，



作茧自缚 ●曹 林

那个提问的女孩子说自己意识到了“在社交平台主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提问”和“反问”正说明了网络时代“主动选择和内容生产”的重要性。主动选择，才能消除某种固化的媒介在你的视域中造成的盲区，从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看到明星娱乐新闻背后的丰富世相。互联网提供了一个

开放的世界，如果你只关注你喜欢的人、跟你同在一个圈子里的人，然后等着看他们每天发的状态，你的视野就被你的选择限定了；如果你面对手机屏幕毫无作为，只等着新媒体的喂养，你也只能享用那些含有种种添加剂、营养单一的信息。

房子真是一个万能的隐喻，打破“信息茧房”，也是让信息平台成为“最聪明的那个房子”。一个陷入信息茧房的人，正如维特根斯坦那样陷入哲学混乱的人：这

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却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想从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烟囱太窄。其实只要他一转身，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

（潘 焯摘自《羊城晚报》2019年12月1日，连培伟图）

编程。但即使这样，他的家人从5年前就开始挨饿。母亲病死后，他变卖了所有家产，包括他心爱的摄影器材，带着老婆和儿子，通过地下渠道偷渡到美国。他的弟弟带着父亲跑到了智利。“我也不知道我的国家怎么了，大家都挨饿，但街上的好车还是很多。”

感恩节前，费尔南多告诉我们他找到工作了，美联航雇用了他，让他做售票App的产品经理。“我经过了8轮面试，直到第七轮，他们都不相信一个委内瑞拉人能领导并开发手机应用。”我们在一个中餐馆为他举行了送别宴，吃

到一半，他向我们讲述了之后的人生规划。“明天开始我要坐公共汽车上班，开车太贵了。”虽然美联航给他的薪水不菲，但他依然选择了美国又破又慢的公共汽车，因为在市中心停车，一天就要50美元。他要用省下的钱给儿子买单反相机，继续他的摄影梦。之后的目标是买房子，把弟弟和父亲从智利接过来。我问他是否还会回祖国，他停顿了一下：“我不会回去，有那些照片就够了。”

（夕梦若林摘自《课外阅读》2019年第20期，王 妮图）

『灰姑娘』 只想弹巴赫

◎ 罗 芊



朱晓玫

不动声色

朱晓玫在巴黎有一处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来的，50平方米不到。家里东西很少，就是书、钢琴、桌子椅子、一张床。坐在钢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国梧桐，树的后边，塞纳河缓缓流过。

她今年70岁了，没结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了近30年。每天7点起来，吃早饭，练4小时琴，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因为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电话有时接得到有时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便打电话到她朋友那里，问她的近况。

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在此之前，朱晓玫是谁？在中

国，即使是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都罕有人知晓。

在那些默默练琴的岁月里，她凭借600多场音乐会获得了欧洲的礼遇和尊重。她在法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校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拥有教职。随意走进一家巴黎街头的CD店，她的唱片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她打电话给剧院总机时，接线员常常会说：“你好，晓玫，我认得你的声音。”

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费加罗报》也说，她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却又那样谦逊和充满深度——这两种品质在当今世界太稀缺了。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原这样形容她的人生——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调为人、她的苦难经历和她的非凡成就，确实很励志，就

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

可故事的后半段，在这个名字被人知晓后，生活变得吵闹，很多吹捧夹杂其中，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签名、照相，她觉得“苦不堪言”。也正应了盛原说的那句话：“你本以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还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

刘苏娴是一位年轻的华人钢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20个区每个区都有音乐院校，有些区甚至有两三所，非常饱和，能从这里脱颖而出，真的太牛了。”

这里的观众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难搞”——法国人清高、优越感很强，你太炫技了，他们觉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过于简单的作品，他们



觉得你技术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够出色，在台上还得有气质，那个气质就是法国人都喜欢的那种气质，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不动声色，但是下面的人都“疯”了。

朱晓玫是不动声色的。她从来不穿晚礼服，只穿面料很舒服的服装，纯色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刘苏娴听她现场的演奏，“那种气质，更像个学者”。旅法钢琴家鲍释贤也说：“她弹琴没有任何炫耀的成分，没有大的动作，完全没有自我英雄主义。”

在巴黎，来听音乐会的是什么人往往证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场受到“圈内”认可的音乐会，比较好的位置，将会坐着一片白头发的人，他们是听了一辈子音乐会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乐审美。而朱晓玫的音乐会现场，总是能看到那片白头发。

像水一样

朱晓玫很少弹李斯特或者拉赫玛尼诺夫这种华丽的乐曲，她弹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顿、贝多芬等德奥系严肃艰涩的大曲。其中巴赫是弹得最多的，仅《哥德堡变奏曲》她就演奏过250多场。

这可以称得上是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它隐藏着大量技术“暗礁”，原本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创作的，到了钢琴上却要在一个键盘上演奏，两只手需要不断穿梭，“虽然只有两只手，但是要弹出5个

人在说话的感觉”。

巴赫生于巴洛克艺术的鼎盛期，他的音乐声部很多，结构感又强。乐评人田艺苗形容，巴赫的音乐有数学的“绝对美”，让我们懂得了规则和秩序，他的作品，一个音都不能改，就像逻辑缜密的欧洲大型建筑，如果弹得不好，一点也不美。

在欧洲，朱晓玫演奏会的门票提前半年便会售空。米歇尔·莫拉是一位法国的企业家和乐评人，因为听音乐会成了朱晓玫的乐迷，认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为止，米歇尔听过朱晓玫500多场演奏会，他能感觉到朱晓玫演奏巴赫时的“那种能量”，就像中国的书法，沿着一条线，沿着一个方向，“我看见了这条线，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国女性怎么能将巴赫演奏得那样好，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的版本，不像古尔德版本那样有机械的火花，而是“像水一样，纯粹又自然”。

巴赫是需要时间的艺术。40岁之前，朱晓玫几乎没什么办音乐会的机会，“这是坏处，也是好处”，这样她才有时间去钻研巴赫。现在听别人弹《哥德堡变奏曲》，她一下就能听出到没到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

河流的秘密

朱晓玫有一本自传，名叫《河流与她的秘密》，“河流”

一词源于朱晓玫对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语中有“溪流”之意，水周而复始地流逝，无所而不往。田艺苗初听她弹的巴赫，“青翠欲滴，原来有生命的声音是这样的”，知道她的人生经历后，更觉得“慈悲高洁，还能听见珍贵的真挚、执着与坦荡”。

朱晓玫生于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刚出生没多久，家里便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父亲原本是医生，母亲原本是个富家小姐，父母结婚时，婚房买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是一栋复式公寓，因为外公做进出口贸易生意，母亲会弹钢琴，知道罗浮宫里最好的画。

1950年夏天，朱晓玫随父母投奔亲戚移居北京。他们住在挤了11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尽管拮据，母亲还是送她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念书。她自愿一天练琴10小时，那时的她喜欢李斯特、贝多芬，至于巴赫，太艰涩了，总是被她留到最后。

朱晓玫的20岁到30岁——一位钢琴家最好的时光，几乎都是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张家口冬天的气温时常在零下20摄氏度，房间像一个石头砌的冰箱，弹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亲偷偷将钢琴寄过来，用音乐老师潘一鸣教她的方法，弹巴赫的复调音乐取暖，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的同时，另一只手得去弹其他声部，一撑一压，手指自然就暖和起来了。

1980年，朱晓玫已经过

30岁了，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她在自传中写下：“生活给了我什么？我3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看看还能走多远。我知道参加国际比赛已经太晚了，但那又怎样？钢琴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的世界。”

然而，现在回忆起来美国的6年是一趟十分幻灭的旅程。首先是生存问题，她在一户富人家做家庭清洁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于聚会众多，每次清洗完盘子都临近午夜，还得清理游泳池。居无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最难过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渗进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弹了吧，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巴赫和贝多芬的乐谱闻起来都是一股酱油味”。

努力了3年，她终于获得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文凭，可依然得不到演出的机会。她感到自己与这里开放外向的文化氛围不合，时常陷入沮丧。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法国，“那个对艺术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顺遂起来。

在法国，她租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她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朋友，米歇尔·莫拉说起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次“借琴”。刚到巴黎时，朱晓玫买不起钢琴，总是去朋友家借琴练习，一次她找不到琴练，试

着给米歇尔拨去电话，不到半小时，米歇尔便送来了自己家的钥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会议匆匆赶来，“因为钢琴家比什么都重要”。

1989年，朱晓玫40岁了，终于在塞纳河边的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许多邻居买票来听，她这才知道，因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会悄悄躲在家里听她练琴。此后，她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请演出，在科隆剧院、香榭丽舍剧院都办过独奏会，她的唱片总是被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 5）、超强（ffff）。《费加罗报》曾这样写道：“请一定要去听朱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样纯净无邪。”

总是有巴赫

和大众设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晓玫从来不觉得自己辛苦，她觉得自己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快乐。“我最幸运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音乐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练习，希望用一只手弹出5只手的声音。

比起痛苦，朱晓玫更愿意谈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过她的部分。尽管生在一个艰难的年代，她还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母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不太会逼迫孩子弹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务，是擦拭钢琴。在朱晓玫3岁时，母亲便把钢琴从上海运到北

京，那是一架英国钢琴，象牙色的琴键泛着光，手指摁下去，琴键的低音区听起来像一条龙，高音区则像一只鸟。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艰辛，母亲一点一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却始终没有卖掉钢琴，因为“晓玫弹它”。

朱晓玫还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首钢琴曲是母亲弹的舒曼的《梦幻曲》，那是一个暴雨夜，母女俩点着小灯笼，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开阔了起来。

她还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潘一鸣。自己的手比正常人的还要小一点儿，潘一鸣老师第一堂课便发现了这一点，就鼓励她，“某些情况下小手会创造奇迹”。

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的课上有许多比喻，令人放松。他会让大家感受琴键的触感，大拇指放松，所有手指才能放松，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用猫爪子去抚摸琴键。

他还带学生到山上去，一起看书，读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他会教你，音乐是有颜色的。

细细想来，命运出现转机时好像总是有巴赫。

在光秃荒芜的中国农场，巴赫的乐曲不仅温暖了朱晓玫的手指，还温暖了她的心灵。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甚至开玩笑，应该在药店里卖巴赫的CD，比什么“百忧解”都好用。巴赫带给人的是平和。

在美国时，朱晓玫需要借用别人的钢琴练习，才能申请到学校，每次练琴，都要看主



人脸色。直到有一天，她弹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主人安静下来，什么都不说了，于是她每天都花6小时来练习这首曲子。每次弹奏，朱晓玫都觉得这支曲子来自寂静，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

过去这些年，她举办了超过600场个人独奏会，她告诉记者，其中有两场做到了“忘我”，弹的都是《哥德堡变奏曲》。“剧场不存在了，观众也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乐直接冲向观众。那种忽然安静的，空气都凝固了的感觉，能量真是不得了。”

她在美国时虽然过得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这位教授师从20世纪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

每次录完曲子，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开汽车时放了她的录音，问她，你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

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的音乐，要献给我们这一代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

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

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他们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刻，她感受到了同辈的支持。

莫扎特的曲子

朱晓玫在巴黎的家距离罗浮宫只有10分钟路程，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

朱晓玫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

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这个评价多好。”

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惊，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岁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

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有时候她弹到自己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就说明你无法进步

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

朱晓玫的许多同学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的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

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

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的最后一首音乐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热爱生活，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

（停云摘自《人物》2019年第12期）



空中渔网 珍妮特·艾克曼

每年年末运河边上的灯光节已经成为荷兰阿姆斯特丹7年来的保留节目。

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的阿姆斯特丹，作为唯一一个能让游客在运河上乘船享受灯光秀的城市，既安排了步行路线，又有独特的水上行程。在欣赏沿途风景的时候，还可以来一杯咖啡，驱散冬日的寒冷，迎接新的一年。

每年的灯光装置都是设计师们围绕不同的核心主题设计的，似乎在以这种方式讲述一个个城市的“年度故事”。

灯光节创办于2012年。第八届阿姆斯特丹灯光节于2019年11月28日开幕，持续至2020年1月19日。



城市观景 尤斯图斯·布朗斯、明格斯·沃格尔

点亮一个愿望 OGE集团



点亮一个愿望 (二)





被光吸引 加利·梅·卢卡斯



被光吸引 (二)

星月夜 伊凡娜·杰利、帕维尔·彼得罗夫



星月夜 (二)

大爆炸 8C 设计室



蝴蝶效应 岛田正美

亚特兰蒂斯 艾茨奥特



秩序与混乱 兰伯特·坎普斯



文学的标准

● 蒋方舟

文学到底有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有一个文学奖评委说得很有意思：“当你遇到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时，你心知肚明，这时候所有的标准都无效了。”

这个答案让我想到1964年，在判断一部放映的电影是否属于淫秽片的时候，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判决书里写了一番关于淫秽标准非常经典的话：“我可能永远没有能力说出硬核淫秽品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当我看到它，我就知道它是。”

好的文学到底有没有标准？

豆瓣社区有个叫作“烂书通缉令”的小组，大家吐槽自己看过的烂书，入选的作家包括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王小波、布鲁诺·舒尔茨（我个人非常喜欢，甚至觉得他的有些作品超越了卡夫卡的），入选的原因经常是“就是不喜欢”“没有共鸣”。

我其实也能理解这些发言者的心态。一方面是因为文学审美很私人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几年泛滥的“带货”逻辑。我前几天还看到某个出版社在直播平台上以直播卖口红的方式卖书，“美眉们买它买它”，在这种铺天盖地的造势下，自然人人都是消费者心态，觉得不合自己心意就可以打差评。

作家本人，更是在霸凌同行的道路上走在一线的人，是文学鄙视链的始作俑者。

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就曾经在个人回忆录里写自己得了毛姆文学

奖，有四百英镑的奖金。她专门写信感谢毛姆，毛姆回信说：“不用谢，我没看过你的东西，没人给我写过感谢信，你肯定经常为了讨生活写这种信吧。”

三岛由纪夫去拜访太宰治，认真地看着太宰治的脸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

太宰治像是被人捅了一下，自言自语说：“你虽然这样说，但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吧。”

真正刻薄的是三岛由纪夫在文章里的冷笑——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绝不会说：“可你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

马克·吐温是简·奥斯汀的著名“黑粉”，他说：“没有简·奥斯汀的图书馆就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图书馆。”“每次我读《傲慢与偏见》，都想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用她自己的骨头砸在她的骷髅上。”

诺奖诗人米沃什骂波伏娃：“我尊重那些捍卫妇女权利的女性。但是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于下一场时髦知识的拿捏，这个下流、让人讨厌的母夜叉。”

作家的宇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构造的（很多男性艺术家的宇宙是以自己的荷尔蒙为中心构造的），也没有什么社会通用的东西可以衡量彼此的水准。一个年收入五百万的人不会嘲笑一个年收入一千万的人穷，但是一个一本书卖了一万册的作家有充足的底气讽刺一个畅销书作家——这





正确的学习方法 ●万维钢

有效的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对于一定的内容，你要在学习时间安排上留出一定的间隔，不要突击学习。

这个间隔学习法的根据是人脑的“记忆曲线”。隔一段时间回想前面学过的，然后再学习新的，这个方法最有利于记忆。

第二，你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用不同的方式学习同一个内容。

比如同一个知识点，在课堂上看老师演示一遍，这是视

觉；回家自己精读课本，这是读写；下一堂课再动手操作一下。像这样用不同的方法来学习同一个内容，效果很好。

而且有些特定的内容适合



种不以成败论英雄恰恰是文学美妙的地方。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潜台词其实是说文人小心眼，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嘴炮，活得失败却自尊心爆棚。

我有一个所从事行业和文化毫不相关的朋友说：“文人相轻，都是因为穷，没有共同利益。”在他看来，巨大的利益能让两个互相看不上的人笑眯眯地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谈事。

但我并不同意他的说法。科学家质疑同行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却没有人说“科学家相轻”，仅仅是因为围观群众看不懂他们在吵什么。

其实作家之间的批评有时也极其专业，是在巨大共识的前提下，对细微之处的争议（比如诗人布罗茨基批评诗人庞德）。有时这些争辩的细致程度不亚于自然科学，但围观者只记住了“×××说×××写的是一坨狗屎”。

我爱看作家之间的刻薄嘴仗，文学史上著名的争论带给我的乐趣不亚于读文学本身，某种意义上是因为这些争论总是没有结果的，其过程远比输赢有价值。

但渐渐地，我发现最近几年面对这种“争议”，参与者和观众都更重视结果，于是关于文学的争论变成了比大小和评职称，试图把“奖

特定的方法。让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相匹配，而不是跟学生的喜好相匹配，才是科学的做法。

第三，你要经常参加测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相关的知识。

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刻意练习的“反馈”。不测验，你就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会了。

第四，你要将新学到的知识和以前的知识建立连接。

新旧知识连在一起，“熟悉”加上“意外”，它才算是真正长在了你的大脑之中。✿

（范华摘自“得到”App）

项”和“主流认可”当作文学水平的证明，把某个著名人物的加持和背书当作“肉品合格戳”，按两方的亲友团点赞数和粉丝支持率来判断胜负——这实在是无聊至极的事。

更何况，时间是一个让鄙视链失效的东西，时间会让大家都成为输家。

布罗茨基批评庞德，但他们最后的葬身之处离得很近。

米兰·昆德拉在《无知》当中写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争执谁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但后来发现，一样东西的发明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人，那样东西叫收音机。

“音乐的洪水泛滥，上面漂浮着作曲家的浮尸，杂在残枝败叶之中。一天，勋伯格的尸体撞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尸体，两个人在迟来的和解之中，继续着他们的旅程，漂向虚无。”

以更漫长的时间线来看，未来是一条无知、残忍、不留情面的大河，当文学已经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模样，会有更多的作家在漂流中尴尬相遇，到那时，谁短暂地赢过一次，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蒋方舟的跋涉”，黎青图）



章太炎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在濒临灭亡中经历了一次生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两位学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是中国文化在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熟程度和研究深度，甚至超过了唐、宋、元、明、清的绝

大多数高层次学者。因此，他们有一千个理由选择保守，坚持复古，呼唤国粹，崇拜遗产，抗拒变革，反对创新，抵制西学。他们这样做，即使做得再极端，也具有天经地义

的资格。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做这样的选择，甚至，做了相反的选择。正因为这样，在痛苦的历史转型期，传统文化没有成为一种强大的阻力。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仅仅因为两个人，就避免了一场文化恶战的发生。局部有一些冲突，也形不成气候，因为“主帅中的主帅”，没有站到敌对阵营。

这两个人是谁？

一是章太炎，二是王国维，都是我们浙江人。

他们两人深褐色的衣带，没有成为捆绑遗产的锦索，把中国传统文化送上豪华的绝路。他们的衣带飘扬起来，飘到了新世纪的天宇。

我曾经说过，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组杰出的“文化三剑客”之后，清代曾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学术智能大荟萃”。一大串不亚于人类文明史上任何学术团体的渊博学者的名字相继出现，例如戴震、江永、惠栋、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阮元、朱彝尊、黄丕烈等。他们每个人的学问，几乎

两位学者的选择

●余秋雨

都带有历史归结性。这种大荟萃，在乾隆、嘉庆年间更为发达，因此有了“乾嘉学派”的说法。乾嘉学派分吴派和皖派，皖派传承人俞樾最优秀的弟子就是章太炎。随着学术群星的相继陨落，章太炎成了清代这次“学术智能大荟萃”的正宗传人，又自然成了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代表和最后代表。

但是，最惊人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古典得不能再古典、传统得不能再传统、国学得不能再国学的世纪大师，居然是一个最勇敢、最彻底的革命者。他连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方案也不同

意，他反对改良，反对折中，反对妥协，并为此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语）。

“并世亦无第二人”，既表明是第一，又表明是唯一。请注意，这个在革命之志上的“并世亦无第二人”，恰恰又是在学术深度上的“并世亦无第二人”。两个第一，两个唯一，就这样神奇地合在一起了。

凭借章太炎，我们便可以回答现在社会上那些喧嚣不已的复古势力了。他们说，辛亥革命中断了中国文脉，因此对

不起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的结论正好相反：辛亥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自我选择。在他看来，除了脱胎换骨的根本性变革，中国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出路。

再说说王国维。他比章太炎小九岁，而在文化成就上，却超过了章太炎。如果说，章太炎掌控着一座伟大的文化庄



王国维



语 丝

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

——博尔赫斯

如果我们一同被人梦见，那便是我们的相逢。

——茨维塔耶娃

你曾有一刻是幸福的，在春天或者在梦里。

——里尔克

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

——永井荷风

大人总喜欢从孩子的身上触及到时间。

——萧红

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

——阿勒泰李娟

不管见识高低，一个人深度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本身就很迷人。

——黎戈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

——加缪

童年时呵化窗玻璃上的冰花一角，看到的庭院角落，是人生中最真切深刻的景象，但是它们却安睡在记忆的最深处，被眼前的光怪陆离遮盖得严严实实。

——罗曼·罗兰

我们应该读那些咬伤我们、刺痛我们的书。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

——卡夫卡

其实分别也没有那么可怕。65万个小时后，当我们氧化成风，就能变成同一杯啤酒上两朵相邻的泡沫，就能变成同一盏路灯下两粒依偎的尘埃。宇宙中的原子并不会湮灭，而我们，也终究会在一起。

——劳伦·克劳斯（理论物理学家）

此刻您若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请莫要理会，那是我在回首遥远的美好岁月时发出的叹息。我们当时很幸福，却浑然不知。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园，那么王国维就是在庄园周边开拓着·一片片全新的领土，而且每一项开拓都前无古人。例如，他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剧史，对甲骨文、西北史地、古音、训诂、《红楼梦》的研究都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他在研究中运用的重要思想资源，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康德。由于他，中国文化界领略了“直觉思维”，了解了“生命意志”。他始终处于一种国际等级的创造状态，发挥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后来的自杀，正反映出20世纪的中国社会现状与

真正的大文化还很难融合。

两位文化大师，一位选择了革命，一位选择了开拓，一时让古老的中国文化出现了勇猛而又凄厉的生命烈度。这种生命烈度，使他们耗尽自己，却从根本上点燃了文化基因。

回想世界历史上每一个古代文明走向陨灭的关键时刻，总有几位“集大成”的银髯老者在作最后的挣扎，而且，每次都是以他们生命的消逝代表一种文明的死亡。章太炎、王国维也是这样的集大成者，他们也有过挣扎，却在挣扎中创造了奇迹，那就是没有让中华文明陨灭。我由此认定，他们

的名字应该在文明史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他们两位是参天高峰，却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身边的一些丘壑。回忆平生遇到过的文化巨匠，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而那些成天高喊“国学”“国粹”的复古主义者，却几乎没有一个写得出几句文言，读得下半篇楚辞。

真正热爱某个行当的人，必定因除旧布新而伤痕累累。天天在保守的村寨口敲锣打鼓的人，却一定别有所图，需要多加提防。

（烦了摘自天地出版社《雨夜短文》一书）



采 访

某女主持人采访国足：“为什么要往自己的门里踢呢？是因为近吗？”

最快乐的地方

在迪士尼听到一位妈妈警告她儿子：“我们现在在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别让我扇你。”

阿婆的教导

一个留学生租房，房东是80岁的福建阿婆，总唠叨说，美国好混，但要注意两点：“不要读博，不要写代码。”留学生记住了，后来事业非常成功。他认为阿婆见识不凡，是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所认识的很多博士和写代码的人确实混得一般。很多年后，他才搞清楚，阿婆说的是：“不要赌博，不要吸大麻。”

游戏机

小时候有一年寒假，我妈把游戏机偷偷放到我的书包里，我找了一个假期都没找到。

促进感情

人要常说请、谢谢、对不起，才能促进感情，搞好人际关系。比如：“对不起，我今天忘带钱了，请我吃饭，谢谢！”

吃 辣

某公众号文章：科学表明，爱吃辣的人老了以后记忆



力下降特别明显。

读者评论：我们四川人因吃辣导致的记忆力衰退可以通过打麻将训练回来。

跳不成了

昨天回家路过广场，见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在追一个小屁孩。

我好奇地问：“你们不跳舞追他干吗？”

一位大妈气喘吁吁地说：“跳不成了。一连三天，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个孩子，穿个红肚兜，拿根小棍，我们一跳他就喊：‘孩儿们操练起来！’”

张 三

我的一个大学导师姓张，从小立志要给孩子起名叫张三，结果师母死活不同意。最后两人一合计，折中起了个英语版的张三——张思睿。

麻 药

我的一个朋友去医院做手术，因为怕自己上手术台后麻

药劲儿过了醒得太快，就在做手术前一天晚上去网吧熬了个通宵。本来上手术台打过麻药后应该一小时后醒，结果他睡了20个小时。睁开眼后他看到院长、副院长等一群人围着他，麻醉师在一旁瑟瑟发抖。

优 雅

“我的优雅有目共睹。比如，我从来不追公交车。”我妈说。

不用担心

我外婆早、中、晚出门锻炼三趟。

我弟对她说：“我老了可没您这毅力锻炼身体。”

外婆回答他：“放心吧，你绝不用担心这个。就你这熬夜打游戏的劲头，活不到我这把年纪。”

充话费

我妈叫我充话费，我问充多少。

我妈：“充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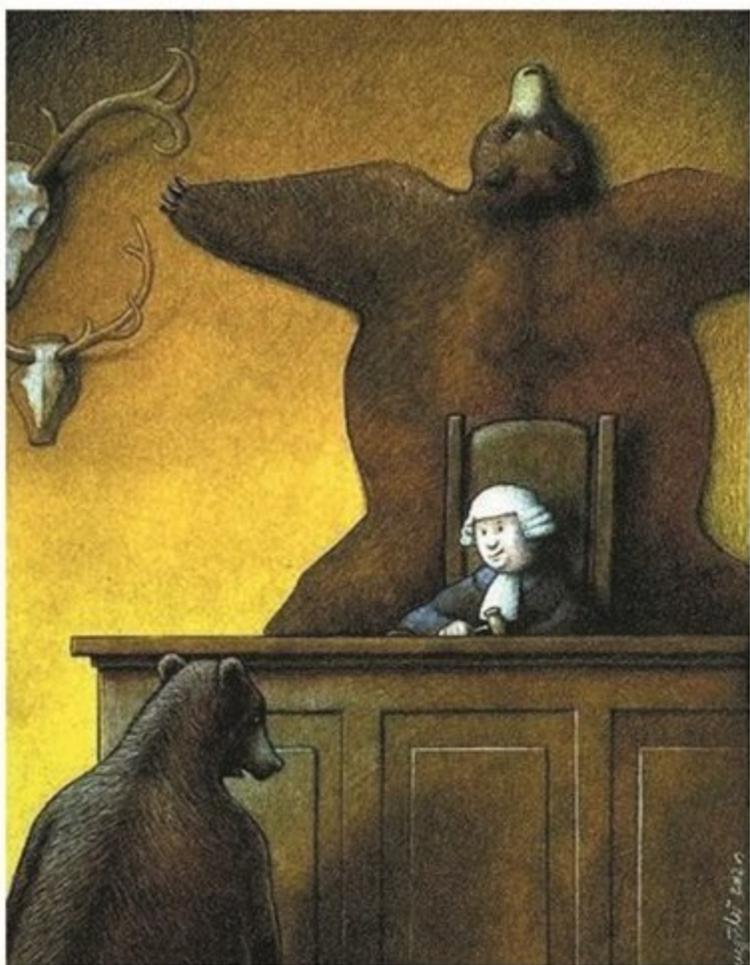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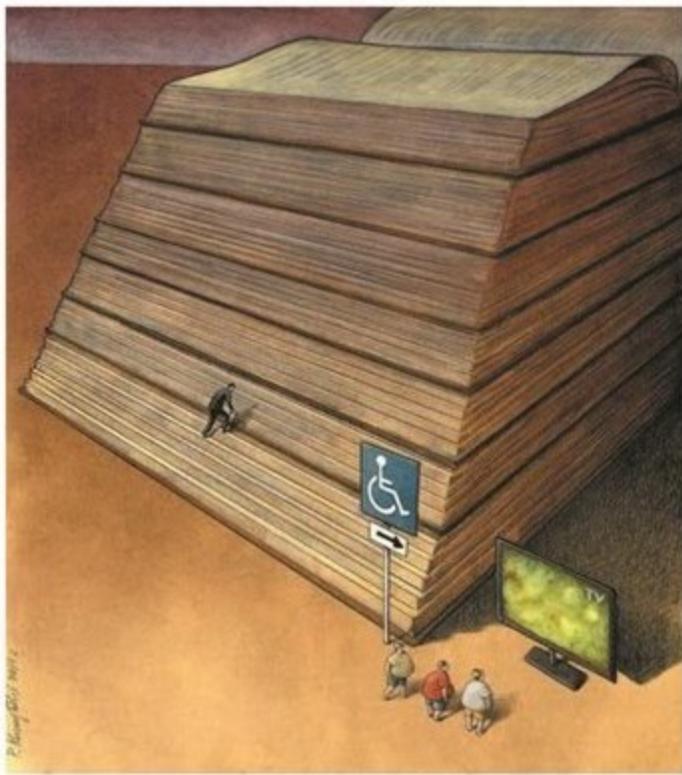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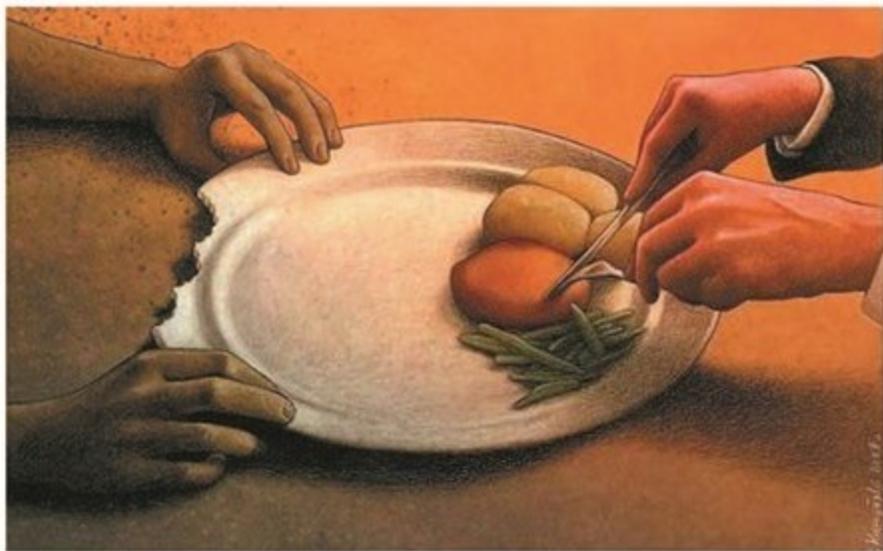
拜 年

大年初二，空手而来的妹夫对爸爸说：“拎东西太沉了，就没买啥。”

我爸笑呵呵地说：“钞票轻，你拿点儿也行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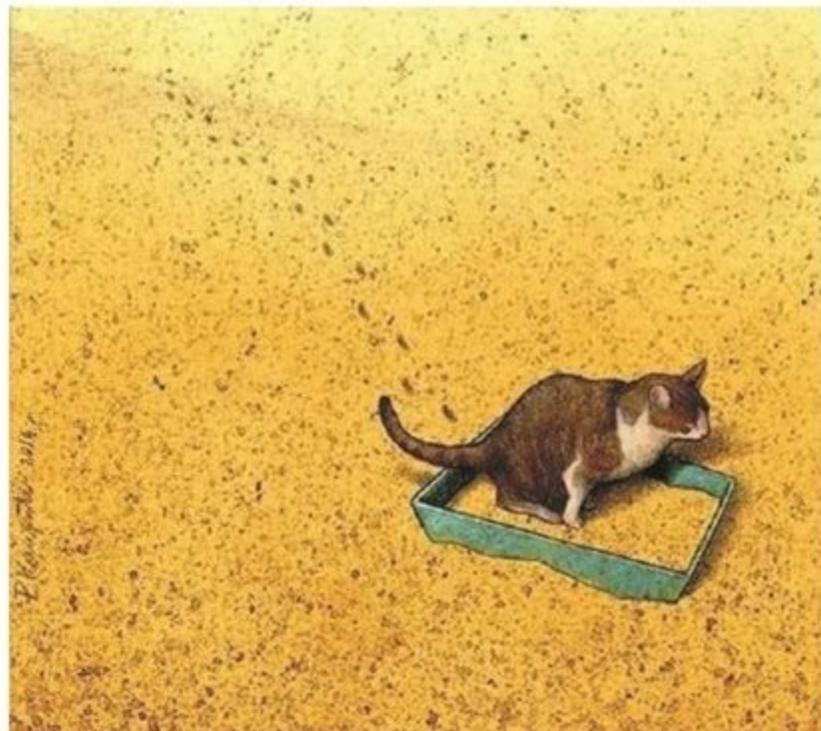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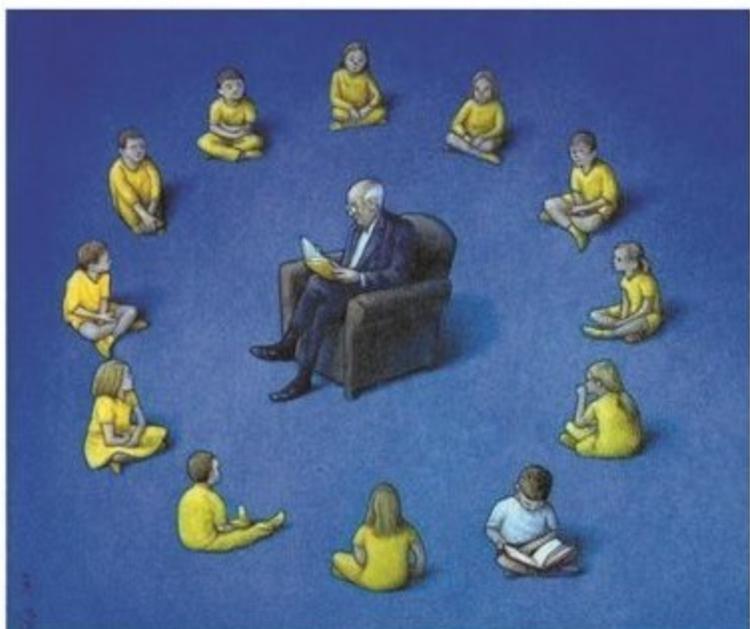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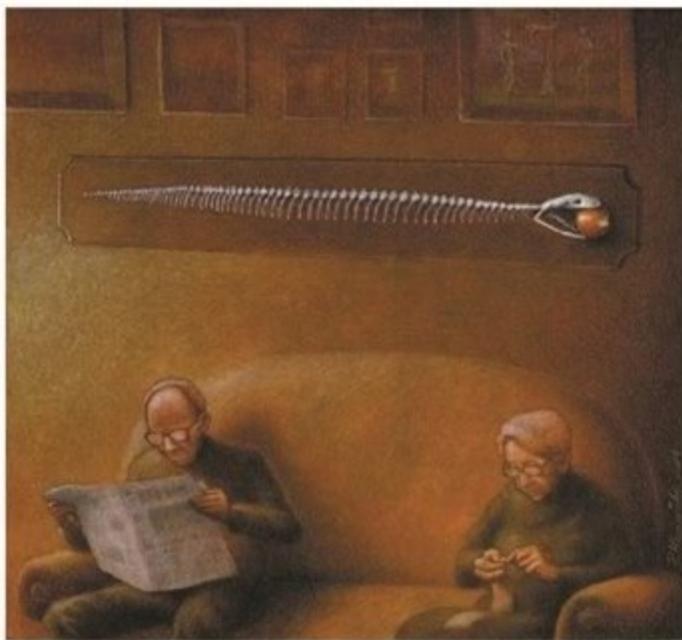
好去处

海底捞真是一个人难过时的好去处。昨天在海底捞大哭了一场，几个服务员围着我，又给我打折又给我递水果、烫菜，我妈真的做不到这个地步。



讽刺漫画

◎〔波兰〕帕维尔·库钦斯基





柳如是，她不是寂静女子

◎ 闫 红

明末清初文人冒辟疆的一篇《影梅庵忆语》，使得他和董小宛的情事广为流传，然而在这故事里，董小宛美丽、温柔、忠诚、能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切美好秉性全与冒辟疆相关，她就像一颗小卫星，只围绕着冒辟疆转，与男人无关的地方，寂哑如同暗夜。

冒辟疆对此高度赞扬，那连篇累牍其实可以概括为聂鲁达的一句诗：“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寂静，在中国文人眼中，是女人应有的美德。寂静者，是内敛的、自我压缩的、低自尊的、挥之即去招之即来的，他们不喜欢一个女人太有自我。

在这种情况下，柳如是的出现尤显突兀，她不寂静。假如说，董小宛是用来看的——她第一次出现在冒辟疆眼前时，“面晕浅春，缦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不用说话，就能让冒辟疆“惊爱之”——那么柳如是就是需要别人听的，她从头到尾，都是通过言说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柳如是扬州瘦马出身，十来岁时，被卖到江南名妓徐佛家中，这经历当然很不幸，然而柳如是却活出了不同风貌。有次复社领袖张溥来探访徐佛，徐佛不在家，柳如是接待了他，一番高谈阔论，让张溥刮目相看。

十四岁时，柳如是卖到退休的老宰相周道登家中，聪明伶俐的她，受到老爷子的极度宠爱。可惜好景不长，有人说是柳如是与小厮私通，也有人说是周道登去世，总之，没多久柳如是就被逐出周府，流落江湖。

这样的际遇，放在弱者身上，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放在强者身上，则成为华丽转身的可能，柳如是正属于后者。不是被撵出来了吗？干脆挂出“故相下堂妾”的招牌，说是恶心周家也行，说是给自己打广告也好，反正，她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种个性，让她别具魅力，同时却也没人敢把她接住。她最著名的情人，是大才子陈子龙，关于这段爱情，颇有些传说，比较著名的

一则是，柳如是在名刺上署名“女弟（女弟子——编者注）”，让陈子龙大不以为然，以为其太过“放诞”。

陈寅恪将此事斥为胡说，他考据出柳如是和陈子龙实打实地谈过恋爱，但是，这二者并不矛盾啊，陈子龙是可以爱柳如是的风流，但不接受她的放诞的。

柳如是曾为陈子龙写过一篇《男洛神赋》：“格日景之轶绎，荡回风之潋远。絳滌然而变匿，意纷讹而鳞衡。望嫵媚以熠耀，粲黝绮于疏陈。横上下而仄隐，寔澹流之感纯……”看不懂是不是？我也看不懂，单是标题里那种明显的玩赏意味，陈子龙恐怕就很难喜欢。请看看人家董小宛是怎么表扬冒辟疆的：“我入君门整四岁，早夜见君所为，慷慨多风义，毫发见微，不邻薄恶，凡君受过之处，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实逾于爱君之身。”完全的五体投地。柳如是将自己放到与男方对等的位置上就是大错。

于是所有男友都变成前男友，直到遇见钱谦益。

钱谦益认识董小宛，其实在柳如是之前。崇祯十三年夏天，冒辟疆寻访董小宛，听说她正陪着钱谦益在黄山白岳一带盘桓，而陈寅恪考证，崇祯十三年冬天，柳如是才扁舟过访钱谦益的半野塘。

柳如是比董小宛大六岁，可能也没有董小宛貌美，方以智说董小宛“才色为一时之冠”。时人对于柳如是外表的形容却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容颜上似乎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她的迷人之处是“性机警，饶胆略”。

过访半野塘，柳如是“幅巾弓鞋，着男子服”“神情洒落，有林下风”，用现在的话说是“攻”气十足。直男们不能消受的美，却让钱谦益视若珍宝，老房子着了火，他的爱情被最大程度地点燃。

他以正妻之礼迎娶柳如是，这件事向来众说纷纭，但我更注意的是，他为柳如是筑“我闻室”——“如是我闻”，他愿意听她发声。如果



盛世持续，他们也许就这么幸福又无聊地过下去了，然而乱世来了，乱世才是真正的舞台。

崇祯自杀，南明小朝廷建立，钱谦益做了南明重臣。臣子的位子还没坐热，清军南下，钱谦益等三十一名官员跪在风雨中迎接了新主。

钱谦益解释这是为了保全百姓，那么保全之后你可以自杀啊。柳如是就是这么劝钱谦益的，他们俩还真的就这么做了。两人准备投河自尽，钱谦益试了一下水，觉得太凉了，柳如是冷笑一声，决定独自赴死，被钱谦益阻拦。

后来钱谦益在新朝不得意，又一次提出自杀，柳如是冷笑一声，说，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一直怀疑柳如是当初赴死，未必就是想要殉国，她只是想用人生作一篇轰轰烈烈

的文章，而成为烈士，在主流叙事中是万分璀璨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让柳如是心灰意懒，在钱谦益赴京做官之后，传出柳如是与人私通的消息。钱谦益的儿子鸣官咎怨，被钱谦益大骂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

他们的爱，是风尘知己的爱，超越了举案齐眉的卿卿我我，更多一种歃血为盟的心心相印，以至于钱谦益对肉体的忠诚完全无视。在长久的倾听中，他对柳如是有更多的懂得。

他并没有看错，后来钱谦益卷入一桩反清复明案中，在某个早晨被捕。“银铛拖曳，命在漏刻”，当此际，柳如是“冒死从行，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

柳如是的坚强在危难之际给钱谦益极大的鼓舞，也是靠了柳如是的四处奔走，这个案子不了了之，钱谦益为此作诗曰：“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这个“贤”，可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贤良淑德，而是一种精神意志。钱谦益虽然比柳如是大三十六岁，但是不可能有人比他更懂她。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被柳如是身体力行。钱谦益去世之后，族人就来算计他的家产，以讨债为名拥上门来。钱孙爱“文弱不振”，不知所措，只好去和柳如是商量。柳如是站出来，说，你们明天晚上再来吧，你们要什么都好商量。

当晚，柳如是夜书讼词，遣人送到府县告难，她自己则以一根白绫吊死在荣木楼上。“府县闻柳夫人死，命捕诸恶少，则皆抱头逃窜不复出。”

柳如是这是殉夫吗？这其实也是一种表达啊，表达她不愿意窝囊委屈地生，宁可利索而隆重地死，她要为自己书写一个漂亮的结尾。

柳如是的一生，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她从来不甘心被塑造，做男人们喜欢的那种寂静女子，她的故事，也因此告别“男性凝视”的窠臼，活出了真我，活出了与董小宛这类旧时红颜不同的风采。

（冬 冬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我的朋友从伊拉克回来后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你知道我在巴格达做小本生意，在郊区我经常看到一些躲避战乱的平民和他们简陋的帐篷，还有无数渴望回到家园的眼神。但是，这些并没有打动我。这样的眼神我在这里见得太多，以至于麻木不仁。但是有一件事让我永远无法忘怀。

那是一个天光晦暗的中午，阴云密布，仿佛是密密麻麻的战机压在我的头顶，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因为刚刚拉过警报，人们都躲了起来。甚至没人出来吃饭。这是我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我拿了些中国食品去卖。我开了家中国小吃店，我得在死神的脚下赚钱。生意人就是这样，钱似乎永远比命贵重，特别是我们这些漂泊在异乡的人。

我来到一个帐篷前吆喝了一声，见没动静就匆匆忙忙离开。我的脚步很快，在这危险的地方我必须这样。忽然有人叫住了我，我回头一看，是个小女孩，八九岁光景，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手中的食品。当我正准备回头之时，她却被人拉进了帐篷。我听到女孩的哭声。我掀开门帘问，是否要点中国小吃，不但便宜而且味美。我从小女孩的眸子里看到了饥饿，但她祖母说我的饼太贵。可我还没开价呢！我知道她没有足够的钱，但我还是卖给了她们几个



想去中国

●李永兵

烧饼，薄利多销嘛。小女孩的确饿坏了，几口就吃完一个，嘴边沾上了烧饼的碎屑。小女孩朝我笑笑，天真地问，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摸摸她的马尾辫说，我当然是中国人。中国食品好吃吗？你是中国人！是呀。我点点头。她拉着我的手央求道，你带我去中国吧！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朝她祖母笑笑，就当是小女孩说着玩的。老祖母也一脸皱纹地笑了。我想我得走了，我还得做生意。你能带我去中国吗？她拉着我的

手一直不肯松开。我一怔——她当真了。你为什么要去中国，是因为中国食品味美吗？我店里有很多，以后每天都带些来好吗？不，我一定要去中国！小女孩噘着嘴哭了。我知道我的话伤害了她。我忙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带你去中国的。小女孩一下子就笑了，像一朵可爱的茉莉花。那是属于我的祖国的。而小女孩是伊拉克的茉莉花。

临走时她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她说怕我把她忘了，有了照片就会找到她。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她说，我要给你这个中国人一个惊喜。说完就躲进了帐篷，钻进了她祖母的怀抱。这回我真的要走了，在这里死神随时会吻到你的脸。

我不知道过了三天还是四天，我又到小女孩那边卖饼，这次我低着头，怕那个小女孩又



你爱谁，你就应该为所爱的人分担命运。

——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

想想看，要是每件事都得有意义，你会窒息的。

——是枝裕和《奇迹》

我从一家妓院旁边经过，就像从一个被爱的人门前走过。

——《卡夫卡日记》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日记》

最大的英雄是那个每天上班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是

微书摘

我在钢铁厂和其他工作地点认识的人，是那些在社会的垃圾堆上却没有陷入混乱与惊慌的人，是意识到失败就是胜利的开始的人。

——赫拉巴尔《婚宴》

你知道，在年轻的那个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在一个难言的黑暗时刻，我们对一切都不再认真，一切都褪变成了假正经的肮脏面具，人人都必须把这面具戴在脸上。

——胡里奥·科塔萨尔《游戏的终结》

尤利娅：“您的权威、您拯救的这个罗马、您建造的这

个罗马，值得您付出一切吗？”

屋大维：“我得相信是值得的。我们俩都得相信是值得的。”

——约翰·威廉斯《奥古斯都》

“可是我还没明白活着的意义。”

“看画，听风的声音。”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下午小心翼翼地走进睽违二十二年的老宅时，父亲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爷爷曾经睡觉的东厢房门前的躺椅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屋檐水滴答落在天井里结满污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当作走错门的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抽烟，问我：“你找谁？”

——麦家《人生海海》

缠着我要去中国。我没打算现在就回国，我还没挣到足够的钱。可又不想欺骗可爱的小女孩，我打算绕开那个帐篷。但一阵凄厉的哭声拽住了我的脚步。天啊！那哭声竟然是那位老祖母的！难道她管不住小女孩吗？她那么倔强吗？真让人受不了！我开始有些讨厌这个顽固的伊拉克小姑娘了。我想吓唬她，中国也会有炸弹。我掀开门帘，却看见小女孩血肉模糊的尸体。瘦小的身子少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头发也蓬乱着。那张稚气的脸凝固着说不清的表情。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在向遥远的中国张望。我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老人见我来了，哭得更伤心了，她一边哭一边说，女孩是在找我的路上被炸死的。她的手颤抖着拿出一些药片，药片被她手上的血染红了。她说这是她孙女送给我的。哦，这就是她要给我这个中国人的惊喜吗？可我要它们有

什么用呢？老人伤心欲绝地拿出一张碟片，这是以前她家里的，小女孩一直带在身边。她爸爸在中国，她说要把它送给爸爸，她还要送给很多中国的小朋友。她看到很多中国的小朋友也在流血、死亡。这话让我莫名其妙。我的国家空前和平繁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一看碟片泪水就出来了，那是电影《南京大屠杀》，大概是他爸爸带回来的。我对老祖母说，我会把药带回中国，送给他爸爸也送给中国小朋友的。

朋友的泪又出来了，他再也讲不下去了。我看了小女孩的照片，说，你在伊拉克不但学会了赚钱，也学会了掉眼泪。他说，不会哭的男人不是男人。这话我信。其实我也流泪了。

（清荷夕梦摘自《飞天》2019年第11期，黄思思图）



能做到 65 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马立明

最近多家互联网企业裁员事件接连刷屏，在公司工作数年的中年员工因各种原因被不体面地劝退。尽管具体事件中当事人的行为仍有可斟酌之处，但是，资本确实展示出冷酷而不近人情的一面。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中年人的生存状况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年人曾被认为是职场中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但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这个群体的脆弱程度超出想象。人到中年，从云端跌入谷底，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更痛苦的是，再就业之路同样充满荆棘，“从头再来”困难重重。在这个日益互联网化的社会中，留给中年求职者的机会非常有限，公司更倾向于招聘更年轻、更廉价的员工。尤其是一些曾从事传统行业的中年人，即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但也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相应的岗位。而一些人也已经做好准备，与职业生涯说再见了。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建立职业用工制度以来，“毕业后工作、60岁退休”成为一种得到公众认可的工作制度（在中国，一些男性退休年龄延后到65岁了）。一般认为，人类20~65岁的这段时间，是有劳动能力、可以自主创造财富的时期。英国社会学家吉

登斯认为，职业生活被认为是人生命历程的主要意义，没有之一。而职业身份，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评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没有工作的人生前20年里，他（她）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为工作而准备的。而有些人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更是将工作贯彻终生。从这个角度而言，在现代社会中，工作定义了你。

然而，当我们步入全面网络化的21世纪，突然发现人类的工作模式出现了变化。以下的一些现象，持续地动摇着我们对职场价值的信仰：

1. 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的机会似乎在不断减少。人口爆炸是一个原因，大量受过高

等教育的青年走上就业市场。另一个原因是自动化与智能化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以超市为例，随着智能支付系统的普及，超市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2. 知识的更新迭代在加快。由于网络媒介与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作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幅提高，这也意味着一批知识结构老化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就业机会。尤其是很多劳动者的知识结构没办法得到更新，造成了难以逾越的“本领恐慌”。

3. 高强度的用工模式。“996”逐渐成为常态，职业劳动者被驯化为企业战士。“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就被压榨





到极致”，这形成了当下青年就业的两难境地。残酷的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为了适应高强度的竞争环境，逐渐牺牲个人生活。

4. 结构性的失业。在一些节奏较快的企业里，中年失业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无关努力程度，更多的是对于大龄劳动者的一种恶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崇尚效率，就会淘汰落后产能。而大量劳动者由于薪金较高、精力减退、家庭分散精力，而被认为是“落后产能”（哪怕他们曾经以“996”效忠公司），从而遭遇裁员。大量工作（包括技能性工作）变成了“青春饭”。这种“中年危机”，慢慢从焦虑变成现实。

这些现象构成了我们社会的新闻图景：劳动者起早贪黑，风雨兼程，又总是身不由己，甚至事与愿违。如2019年夏天那首红遍全国的摇滚唱的，“不能再见的朋友，有人陨落，有人疯了，有人随着风去了”。各处飘散、枯萎，这似乎是职场江湖的写照。

有人将失败归结于个体的不努力，但这难免有点简单化。遭遇职场困境的，不乏非常优秀的人，包括“985”的硕士、博士，还有曾经有过辉煌实战经验的“老江湖”。其中还有一些人以极端的方式抗争，并成为新闻头条，比如不久前在美国纵身一跃的曾为浙大学霸的华裔脸书员工。半生的努力，依然未能让他平稳度过中年的劫难。当此类事件具备一定普遍性之后，它已经具

备了社会学意义——它指向的是，我们的社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劳动者到底该如何自我定位？

二

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荒芜的后工业时代。

建立于18、19世纪的工业体系社会逐渐走完了半场，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已经成为过去。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提出，这种工业化大生产，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机团结”，让职业劳动者按照自己的行业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比如同事、同行等，并构成当下社会的行业共识。但是，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深化，作为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位提供者之一的工厂，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不仅仅是工厂，不少依据“有机团结”而缔造的大型企业，也在悄悄转变经营方式，放弃产业中“重”的部分。依托互联网进行的创新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被认为是新经济的代表，也是后工业时代的入口。

这种后工业时代，尽管很环保、很便利、很“轻”，甚至创造出一些令人震惊的财富神话，但是也隐藏着极高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曾经预言这种工作体制的风险性，因此他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工业社会逐渐消亡，新的“风险社会”日益凸显。这个社会正在变得高度不确定，习以为常的传统生活方式离我们越来越

远。在学术讨论中，风险尽管经常被用在健康、环保等议题之中，但不可否认，失业的风险同样是现代人最焦虑的来源之一。尤其是不确定的工作状态，以及高度激烈的人才竞争，令职场成为高风险区。即使充分的教育，也未必能减少这种职场风险。

而新经济是否能规避这种风险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网红通过网络表演实现了财富自由，但是更多的网络写手、UP主、主播依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财富变现极其困难，这就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劳动无法变现。这与工业时代按劳分配的计件工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很多中年人羡慕青年们在网络世界赚钱的方式，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工作统统都是“干不到40岁”的工作。哪怕是最火的网红，其持续性有多久，能火多少年，恐怕都值得追问。当这帮青年步入中年后，恐怕也将遭遇转型的痛苦。

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很难复制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当集体化大生产让位于原子化的小作坊，在实现了“人的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人进入悬空的状态。悬空状态的特征是什么？似乎人人都能轻易找到一份工作，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在几年前，大量的闲散劳动力进入网约车行业，成为网约车司机。但是，一旦平台出现变化，比如利益分成的改变，有可能会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改变。“网约车不是长远



之计”，很多师傅都曾经跟我说过。但是，什么才是长远之计呢？大量的劳动人口，慌张地面对着职业的不确定性。

人类是需要确定性的动物。看起来充满机遇，但欠缺持续性的后工业时代，事实上并未让一个人变得更舒适，相反，它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感。大量青年徘徊在新经济的入口处，尝试找到迅速变现的方法；而找到变现方式的中年人，则受困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遭到失业的威胁；即使是成为网红的幸运儿，也在思考过气之后如何自保。且不论尊严、面子等抽象的概念，衰败的风险一直高维存在，这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摧毁性的。后工业时代对人们来说是友善的吗？

“边走边瞧”是现代人的一个普遍对策。长期规划似乎变得无用，职业理想也无从谈起，更多的工作如同流星般短暂地闪耀。大量的人采取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着似是而非的“风口”的到来，期待以博短线的方式获益。

三

英国学者居伊·斯坦丁曾经使用“不稳定无产者”（台湾地区翻译为“飘零族”）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被不稳定、不确定、债务与屈辱缠绕，逐渐失去文化、社会、政治、经济权利，陷入“弃民”状态的劳动者，并称他们将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堆积于系统边缘的飘零族越来越多，这

些曾经是社会“不可见”的人，在最近频繁出现的民粹浪潮中，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

他们可能是失魂落魄的破产中年人，也可能是“佛”“宅”“废”的惧怕竞争的青年。他们不愿意（或不能）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一直被排除在主流职场之外。从巴黎的“黄马甲”运动到东京的“为了1500日元而战”运动，再到纽约的“地铁逃票者”运动，抗争者的脸谱往往就是处于尴尬地位的飘零族。以日本底层运动为例，他们的口号是，“不要被战争与资本杀死”。呼唤职业的尊严与生存的机会，是飘零族的内在诉求。

在后工业时代，飘零族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他们未必一定是贫困者，或者也赚到了一定的快钱，但是这种悬着飘着的状态，很可能一直深化着他们的恐惧。这种后工业时代之痛，一直在异化着当代劳动者。他们会觉得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抛弃，没有处于一个持续上升的渠道中，在自认为是弃民的同时，有着浓厚的反社会情绪。

当现代性大工厂的秩序分崩离析之后，原子性的生存状态未必能令人变得更自由，反而让人遭遇不安与困顿。社会学家项飏提出“工作洞”理论时，恐怕很多人忽视了它的两面性：工作洞是一种折磨，但同时也是一种归宿、一种自我承认。人被工作所累，但不能失去工作。工作对人而言，

是一种“锚”一样的存在，它确定了人最终的走向。

飘零族之所以被斯坦丁认为是“新危险阶层”，是因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他们，很容易产生反社会的情绪，从而变成愤怒的抗争者。人们本来认为“后现代”生活应该是充满想象力、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彼岸世界，但是，谁也料不到前方竟然是民粹主义与愤怒的浪潮。越是发达的国家与城市，飘零族越容易成为失去希望的“末人”，他们成为繁华都市最极端的破坏者。在抗议运动中，他们破坏城市、破坏家园，用最原始的暴力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有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乐观表示：未来的世界，工作交给机器去做，人类就不需要干活了；人类可以从事艺术、文学等创造性职业。这看起来是美好的愿景，但是，这些职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吗？他们的作品就一定有市场吗？更进一步说，“不被需要的人”同时也变成了“没有价值的人”，他们的价值怎么体现？对于大部分只适合程序化劳动的人，其未来何去何从？后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因此它在带来愿景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惶恐与焦虑。越是智能的技术，越成为确定性的梦魇。至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可以干到65岁的工作越来越少了。

（彭慧慧摘自
腾讯《大家》栏
目，黎青图）





艺术化了的生活

●钱 穆

日本人宇野哲人是一位汉学家，年纪比我大20岁，他活到99岁逝世。他96岁那年我去日本看望他，他告诉我他的养生之道有三点。

第一是在精神上，学习庄子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保持精神上的和谐平衡。

第二是向鹤学习，饮食只求七分饱。

第三是运动，他喜欢射箭，可以一个人在院中练习。

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很有心得，过的完全是艺术化了的生活。

（林冬冬摘自新星出版社《明报·大家大讲堂》一书）

教 子

●祁白水

元朝赵国公董俊，出身农家，略涉书史，善骑射，勇猛过人，十分倾慕汉朝的马援，常说：“马革裹尸，援固可壮。”每自临阵，虽箭石如雨，然屹立不动，即使受伤也像没事人一般。冲锋时，每每身先士卒，终因力战而死。

他曾延聘贤者教其子，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并告诫孩子们，自己本是一介农夫，因为偶然的机遇才出人头地，孩子们要好好种田读书，本本分分做人，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嗯，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家长。

（池塘柳摘自《今晚报》



2019年12月6日)

临街的窗户

●〔奥地利〕卡夫卡

◎杨 劲译

孤独生活着而又想跟外界有点接触的人，因着昼夜、气候、工作环境等的变化而很想看见任何一个他可以依靠其手臂的人——这样的人没有一扇对着巷子的窗户是不行的。即使他并不想寻找什么，只不过疲惫地靠在窗台上，目光随便在天空和地上的行人之间游移着，即使他不想怎么样而把头转了回去，他仍然会随着底下马车的喧闹声被拉入人类整体之中。

（若 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卡夫卡小说全集》一书）

追 求

●周国平

在艰难中创业，在万马齐喑时呐喊，在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这是一种追求。

在淡泊中坚持，在天下沸沸扬扬时沉默，在名利场外自甘寂寞和清贫，这也是一种追

求。

追求，未必总是显示进取的姿态。

船舷上，一个年轻的僧人面朝大江，合目伫立。望着他披戴青灰色袈裟的朴素身影，我想起刚才在船舱里目睹的一幕，不禁肃然起敬。

船舱里闷热异常，乘客们纷纷挤到自来水管旁洗脸。他手拿毛巾，静静等候在一边。终于轮到他了，又有一名乘客夺步上前，把他挤开。他面无愠色，退到旁边，礼貌地以手示意：“请，请。”

（小米粒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人生哲思录》一书）

理 发

●〔英〕内森·杜尔

◎李 倩译

我走进昏暗的店铺，形销骨立、蓬头垢面。理发师拧开开关，一个歌手开始在老式收音机里轻声歌唱，电风扇在头顶吱吱作响，传递着一丝生机。我想要怎样，不知道。几个月前我就停止打理自己。现在，我的脸上荒草丛生。

终于修剪完毕，我看见镜子中的自己，这是一个失去父亲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有了新发型的年轻男子——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修饰整齐过。理发师满面笑容地打量着他的作品，启动吹风机，然后放下工具在我的头发上涂柠檬发油。我即将去面对崭新的一天。

是的，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长 天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9年第12期）



生日

◎ [匈] 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 张荪婧 译

周五晚上，丈夫从办公室回来，心情愉悦。

“亲爱的，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们邀请朋友们来一起庆祝一下。你的礼物，我月底给你，现在我手头有些紧。你喜欢什么？一只漂亮的手表？”

“我已经有一只手表了，亲爱的。我很喜欢它。”

“那一条连衣裙如何？或者那种高级定制的简单女士套装呢？”

“我只想要一条裤子和一

双凉鞋，就这么多。”

“好的，没问题。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你喜欢的东西，但是要等到月底。明天，我们会和一群好朋友一起庆祝生日。”

“你知道的，”他妻子说道，“和一群朋友一起过，对我来说或许太累了，我更喜欢去一家不错的饭店吃顿安静的晚餐。”

“饭店可是会宰人的，而且味道也不一定好。我更喜欢和大家一起在家里吃一顿。我

会打理好一切的，购物、准备好每道菜、邀请朋友。而你，你只需要去理发店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切都会按时准备好的，到时候你只要坐在餐桌前就行了。为了这次生日，我很乐意来做服务生。”

丈夫开始筹备生日聚会，他热衷于此。星期六下午，他请假去购物，将近五点才回来，满载而归，神采奕奕。

“肯定会非常棒的，”他对妻子说，“你要是能帮忙摆放餐具就好了，这样可以节省点时间。”

她穿着一条二十多年前买的黑色小礼服，认真地打扮过。她摆着餐具，把桌子装饰得很漂亮。

她丈夫突然说道：“你应该放上高脚杯，我来换好了。在此期间，你去炉子那儿把火生起来吧，一会儿我去烤小肉排，肯定好吃极了！过会儿你再来给土豆削皮，调好沙拉酱。嗯……生菜里总有些小虫子，真让我倒胃口！你可以把它们洗洗吗？对你来说已经习惯做这些了吧。”

过了一会儿，在炉子前，他说：“木炭是够的。你能不能给我拿点杜松子酒过来，还有……对了，我们有喝酒时配的柠檬吗？哦不，我记得我没买，我以为我们还有。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想着开胃酒的事，可不能什么都是我做啊。我记得马尔克杂货店还是开着的。顺便去买点杏仁和榛子吧，还有橄榄！”

一刻钟以后。

“我就知道那儿会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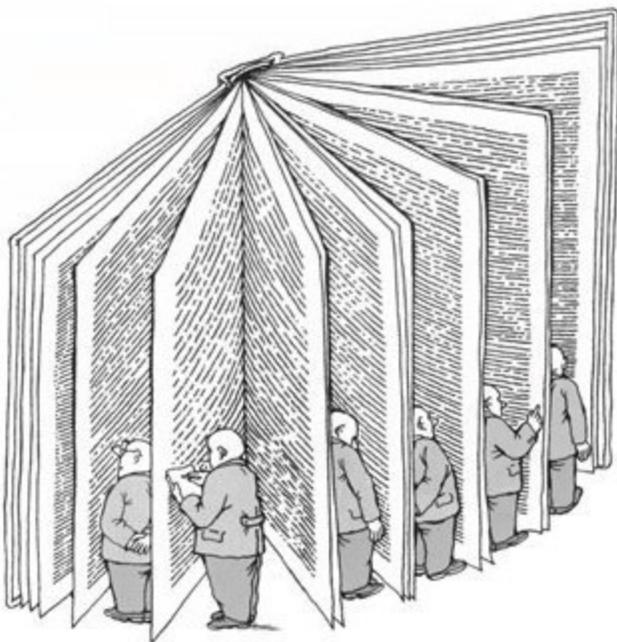
读书的一点建议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吴瑛译

关于读书，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劝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如果我们之间在这一点上能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觉得自己有权利提出一些看法或建议，因为这种独立性是一个读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质。因为，说到底，对于书能制定出什么规则呢？滑铁卢之战是在哪天打的——这件事能够肯定，但是，《哈姆雷特》这部戏是不是比《李尔王》更好呢？谁也说不了。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只能自己拿主意。要是把那些身穿厚皮袍、大礼服的权威专家请进我们的图书馆，让他们告诉我们该读什么书，对我们所读的书估定出一定的价值，那就把自由精神摧毁了，而自由精神才是书籍圣殿里的生命气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受常规和惯例的束缚——只有在这里我们没有常规和惯例可循。

说起来好像很简单：既然书有种种类别（小说、传记、诗歌等），我们只要把它们分门别类，找出它们理



应给予我们的东西就行了。但是很少有人向书要求它们能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读书的时候，想法常常是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我们要求小说一定要真实，诗歌一定要虚假，传记一定要把人美化，历史一定要加强我们的偏见。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先把这一类的成见排除干净，那就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开端。不要向作者发号施令，而要设法变成作者自己，做他的合作者和同伙。如果你一开始就退缩不前、持保留态度并且评头论足，你就是在阻止自己，不能从你所读的书中获得尽可能丰富的意蕴。但是，只要你尽可能地敞露你的心胸，那么书一开头的曲

曲折折的句子中那些几乎察觉不出的细微征兆和暗示，就会把你带到一个与任何人都迥然不同的人物面前。沉浸于这些东西之中，不断熟悉它们，很快你就会发现作者是在给予你，或者试图给予你某种远远更为明确的东西。

（朱权利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如何去读一本书》一书，〔俄〕赛米伦科图）

你还没煎好土豆吗？我要去看肉怎么样了。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我还买了作为前菜的虾。快去用鲜奶油和番茄酱做个调味汁。没有番茄酱了？这屋子里怎么什么都没了！快向谁家借点去。”

妻子去楼上的邻居家问了问。邻居很乐意借给她番茄酱，但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让她听自己讲述这一天中的不幸，甚至是她整个生活中的那些不幸。

楼下的门铃响起，朋友们

到了，妻子要回去了。

丈夫叫道：“那么开胃酒呢，马德琳？”

小肉排终于烤好了，虽然有点焦，但是气氛很好，大家开怀大笑，喝了很多酒。朋友们总是提起马德琳的年龄，毕竟今天是她的生日。朋友们还夸赞她丈夫准备好了这一切。

“十全十美的丈夫。”

“结婚十五年之后您丈夫依然这样真是有幸啊。”

“老兄，你也要这么做啊！”

凌晨三点的时候，终于安静了。

朋友们走了，丈夫在沙发上打起了呼噜，这可怜的家伙疲惫不堪。

马德琳倒空了烟灰缸，把空瓶子、脏杯子、打碎了的玻璃杯碎片理了理，最后抹了下桌子。

洗碗前，她走进浴室，对着镜子，看了好久。

（夕梦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不识字的人》一书，李晓林图）



一切都从咖啡桌开始

◎余泽民

欧文·肖和塞林格，这两位美国作家的脸我总是弄混，当然我指的是黑白照片时代青春时期的脸，都是英俊、瘦削、浓眉，加上那个年代的忧郁。他们俩都是犹太人，欧文·肖的身份更复杂些，他是俄裔美籍犹太人。青春的美总是给人印象太深，以至于我潜意识里忘记了他们的老年形象。我对欧文的3本书印象最深，第一本是《幼狮》，已经出过中文版，他单凭这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就足以跟海明威相提并论；第二本是我在布达佩斯的旧书店偶然看到的，不是小说，是跟匈牙利伟大的战地摄影家卡帕合作的《来自以色列的报道》，虽然最精彩的内容是卡帕的照片，而卡帕将英雄主义的色彩赋予他，让我对

他刮目相看；第三本是匈牙利语的《巴黎，巴黎！》，那时我还没去过巴黎，是当旅游书读的。

在《巴黎，巴黎！》里，欧文·肖写的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意思是说：“你在巴黎，必须要从咖啡桌开始，因为巴黎的一切都是从咖啡桌开始的。”后来随着对巴黎这座城市的了解逐渐深入，我觉得这句话实在精辟。想当初他的美国同胞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诗人庞德在巴黎的日子，也都是从咖啡桌开始的。

海明威在写他巴黎生活的《流动的圣节》里，花了好几章专写巴黎的双偶咖啡馆、穹隆顶咖啡馆和丁香园咖啡馆，还专用一章写他在咖啡馆里认识的菲茨杰拉德。他对菲茨杰

拉德的一段描述让人读了心生妒忌，那是真正友谊之下的欣赏、洞悉和怜爱：

“他的才华浑然天成，如同蝴蝶翅膀上颗粒排列出的图案。起初他就像蝴蝶不了解自己的翅膀那样并没太注意到自己的才华，自然也就不知道它会何时消逝，何时破损。后来等他注意到破损了的翅膀和翅膀的结构时，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起飞了，因为对于飞行的热爱已经不在，他唯一能够回忆起的是，当初在天空轻松飞翔的时光。”

之后他还写了一章，写菲茨杰拉德的隐私。有一天菲茨杰拉德向他诉苦，海明威努力通过一些方式解除朋友心里的症结，这样的兄弟情谊，真是肝胆相照。海明威的这本书，可以说为巴黎咖啡馆留下了最细腻的文字影像。

20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是全世界文人、艺术家的朝圣地，他们每个人在巴黎的日子都从咖啡桌开始。布努埃尔，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他在成名后感念当年在巴黎咖啡馆度过的时光。他在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里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了咖啡馆，没有了烟草店，没有了露天的晒台，巴黎就不再是巴黎。”

1923年，布努埃尔初到巴黎时23岁，做梦都没想过要当导演。他在咖啡馆里遇到几位思想激进的导演，俄罗斯的爱森斯坦、法国的雷内·克莱尔和德国的弗里茨·朗，他们的电影让他看得灵魂出窍。于是他进了法国导演让·爱泼



在进入小镇的唯一隧道入口前，大巴车等候了将近一个小时。想一睹小镇风采的游客实在太多了，旅游大巴和私家车纷至沓来，隧道不得不采取交替单向限行。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车上的一位资深驴友和导游争论起来：一方说这是世界最美小镇，另一方称这是欧洲最美小镇……好不容易进入了小镇，放眼望去，八九成的游客都是东亚人，鲜有欧洲游客。他们麇集湖边那十几米的水岸地带，心怀默契地交替拍摄着最美小镇的打卡照——群山环抱之中有一汪如镜的水面。白云时而拂过山头，时而又抹过湖面。前一秒金色的阳光还洒在积雪的山头，一转眼排云已经模糊了山与天的界线。水面映出青山浮云，就算倒过来看也无二致。就在山脚与山脚的缝隙处，绽放出一个



小镇，它紧贴着水面。红瓦白墙的房屋错落有致。教堂的钟楼尖顶恰到好处地撑起了群山背影中的小镇地平线。

坐在湖边的咖啡馆里，同行者拿着手机，读了这样一则旧闻：某企业派出若干专业测绘人员，在该最美小镇测量了每一栋建筑的实际尺寸，然后用六十亿的造价，在国内克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最美小镇”！听闻后不免心情“出戏”，怀疑了一会儿，自己是不是在横店。

美从何而来？不同的学者

最美小镇

◎郁喆隽

为此争论了两千年。有的人认为美源于自然本身；另一些人则认为美源于观看者的视角，更有人说距离产生美。在这里我却发现，缺失产生美：我们的社会中人际交往密度太高，人们无暇面对自己的内心。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终于可以享用几秒钟“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我们逃离了日常的喧嚣，就是为了寻求宁静。而当地居民不得不在门上挂出“请勿高声喧哗”的牌子。拍下来的打卡照虽然没有声音，但人们的朋友圈里已然喧嚣不止。

十六世纪中叶到访巴西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勒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很多欧洲人当时来到图皮人的部落是为了购买巴西红木。这种树的树干因为富含水溶性的红色成分，因此被当作珍贵的染料。一个上了年纪的原住民在得知欧洲人不远万里来到这原因之后，问道，难道你们国家没有木头？

如果有可能穿越到他面前，我一定要对他说两句话：有些国家真的没有木头；那里满是森林，却没有一根木头。❀

（水云间《书城》2019年第12期，喻梁图）

斯坦创办的电影学校。

有一次，布努埃尔和几个朋友在西兰诺咖啡馆里聊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他灵感突发，一个个怪异的镜头在脑海中叠错……凭着这股冲动，他开始构思自己独立执导的处女作。几年后他跟画家达利合

作，拍出了引发电影史上大地震的《一条安达鲁狗》。片名来自一句西班牙语俗语：“安达鲁狗一叫，肯定就有谁死。”布努埃尔用他创造的支离破碎而具有冲击力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向传统电影挑战，并留名影史。知道这些故事，我们就不

难理解这些异乡人的咖啡桌情结。对他们来说，咖啡桌组成巴黎的骨架，一旦抽去，就散如尘沙。❀

（秋伟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咖啡馆里看欧洲》一书，董克诚图）



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花的

◎李一诺

先来看一个数字，1200万。这是2000年全世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我做一个类比，世界上目前客运量最大的客机是空客A380，能坐550个人，如果今天有一条新闻说有架满载着儿童的A380失事，上面的乘客全部死亡，肯定会是惊天大新闻。那这1200万，就意味着世界上每一天有60起这样的事故。而且更让人心痛的是，其实这1200万里面，有2/3的死亡是可预防的，就是他们不是得了绝症或者活不下去了。这个预防靠什么呢？靠疫苗。

在2000年，全世界有3000万儿童打不上疫苗。从需方来说，这3000万个孩子分布在世界上最贫穷的80个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财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的疫苗体系非常落后。而且疫苗有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它需要冷链，必须储存在2到8摄氏度之间才能保持活性。

我采访过一个一线工作人员，他当时指着一座山说：“你看，我翻过这座山要一天一夜，村子里面有3个孩子需要打疫苗，如果我今天偷懒，不想翻这座山了，把疫苗往旁边河沟里一倒，没有人会知道，这无非是一个良心问题。”所以，虽然很多孩子有需求，但很难把疫苗送到他们身边。再看供方。如果你是疫苗企业的总经理，你要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去，它们贫穷、落后、市场分散，没有经销体系。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宁愿不挣这个钱。而且就算是有人愿意卖，有人能买，这中间还有一个巨大的鸿沟，钱从哪里来？

谁愿意花钱买这些疫苗去送给这些国家呢？这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面临的巨大困境。这个数字也是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看到的数字，所以他当时做了第一笔捐赠，成立了一个组织，叫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其实在2000年之前，全世界范围里与疫苗相关的捐赠也有，大概是几百万美元，所以当GAVI成立的时候，很多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特别兴奋，“你们看，世界首富要捐钱了，能捐多少呢？”有人说能捐5000万。结果当时第一笔捐赠是7.5亿美元。当时公共卫生界“喜大普奔”。现在回头看，当年那笔捐赠确实改变了全球的健康状况。盖茨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是解决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首先他去跟供方谈，他说我知道把疫苗卖到这80个国家你们不乐意，所以你们就卖给我一家，但我有个要求，价格要低，但是高于你们的成本价。这对于企业来讲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欣然答应。GAVI有特别强大的议价能力，比方说，五联苗在私营市场上大概是100美元的价格，GAVI能够拿到它的采购价，不到1美元。然后GAVI又去找需方，说你们这80个国家得组织起来放在一起考量。通过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沟通，把它们分为3类：如果你最穷，那我就一分钱不要，免费给你疫苗；一般穷的，就用半价来买疫苗；经济水平排在前列的国家，就用采购价全价来买疫苗。

在2000年之后，中国西部的14个省份得益于GAVI的捐赠。我们是用采购价买的乙肝疫苗。后来因为我们的乙肝防疫做得很好，我们的国力也增强了，我们就从第三梯队“毕业”了。所以到2015年的时候，咱们中国又给GAVI捐赠了一笔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

刚才提到的冷链问题，它很麻烦。要是在城市里，有冰箱、有电，很容易解决，但是在农村怎么办？特别是在非洲沙漠里怎么办？所以盖茨又做了一项捐赠，他在西雅图成立了Global Good公司，这个公司召集了一批科学家，去研究这些巨大的挑战。结果科学家们还



比尔·盖茨



真有了一个方案，但是需要有人来生产。当时中国科学家郭自红就跑到青岛，找到制冷企业澳柯玛，问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东西造出来。做了一年，终于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了，它能做到在没有电、没有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单靠物理的隔热，只要放上冰，就能让它的内胆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下，并且长达35天。

还有前面我讲的大鸿沟，你们说盖茨会出钱，的确，出了7.5亿美元。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80个国家啊，个人再有钱，对这样大的需求来讲也是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盖茨经常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他到各个场合去要钱。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世界首富去要钱？其实原因很简单，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从2000年成立到2018年，由于GAVI这个组织的存在，全世界有6.4亿孩子用上了疫苗，根据测算，其中有900万孩子避免了死亡。

所以盖茨怎么花钱，总结一下，有3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类似刚才讲的那个制冷设备。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存在，那我就得花钱做研发，雇科学家来做这个东西。这大概占基金会每年1/3的投入。

第二个就是刚才讲的疫苗。这个产品是存在的，但是它不可即，我们就要想办法用一个平台去建立联系，让有需要的人能用到这个产品。这大概占到我们1/2的投入。

最后一个方向是大家一般看不懂的，就是盖茨要钱的举动，我们叫作“政策倡导”。因为不管你多厉害，你最终只是提供了一个示范，建立了一种可能的机制。而要想全面地、大规模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大钱还是在国际

社会和各国政府那里。而且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公共政策的改变。所以这就是比尔·盖茨花钱的方式，我们把它叫作催化式慈善。

盖茨成立基金会的时候只有45岁——在2000年，他还不是个老人，我想知道45岁做这么大的决定是为什么。当时盖茨举了疟疾的例子。每年有大概30亿人受到疟疾袭扰，2亿人得病，有50万人死亡，其中70%是孩子。在疟疾这个领域，你知道全世界唯一对它做研发投入的是谁吗？美国军方。为什么？因为越战。后来越战结束，这个研发项目就没了，一日之内清零。后来我们开始投入5亿美元做相关研发。大家觉得钱可能挺多的，但是我们做一项对比，男性谢顶每年的研发投入是多少？20亿美元。所以想一想，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可笑？

有一个记者曾问：“盖茨先生，你百年之后希望怎样被记住？”他回答：“我希望我的孙辈对我有美好的记忆，除此之外，没了。”记者追问：“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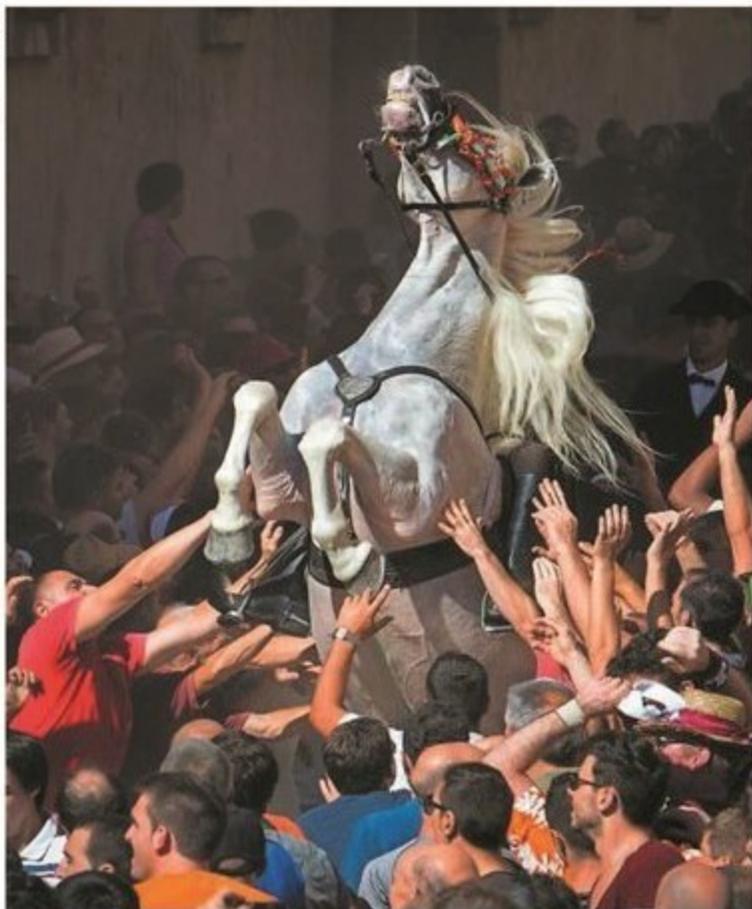
他说：“我现在致力去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消除这些东西，什么疟疾、河盲病、象腿病等等，它们是非常可怕的。我希望以后在跟孩子们提到疟疾的时候，他们会问，什么是疟疾？那样我的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没有必要被记住。”

盖茨有一句话：“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可能跟盖茨相比，我们每个人的财富都差得很远，但是我想在这句话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可以共同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文章摘自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的演讲，本刊节选）



人群中
的马



1921年
的火车站



意外的“文艺复兴”

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 有一个栏目叫作“意外的文艺复兴 (Accidental Renaissance)”，用户在这里分享一些无意中拍出了文艺复兴风格的生活照片。其中的一些具有浓郁的艺术性和古典韵味。

欣赏



浆洗
的女子



地铁上
的「蒙娜丽莎」





通勤路上



广场公园的友谊



到达希腊莱斯博斯岛的难民



布鲁塞尔集市





一次枪伤揭开胃的奥秘

●徐璐

19世纪之前，人类对自身消化机能所知甚少。19世纪早期，科学家认识到，胃是消化的关键，但没人能说清它处理食物的方式是什么，是化学作用，还是物理研磨？胃液是不是一种化学溶剂？直到1822年，美国军医威廉·博蒙特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实验对象”，并进行了长达8年的实验，最终获得了对胃液和消化的突破性认识。

出身农民家庭的威廉·博蒙特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很大程度上，他是自学成才。他曾跟随全科医生本杰明·钱德勒当了两年学徒，然后获得行医执照。这种学医方式在当时的美国很常见。

军医博蒙特被分配到密歇根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上，这个小镇地处美国和加拿大边境

的原始森林。1822年，加拿大年轻人艾雷克斯·毕达甘·圣马丁在这里从事皮毛交易，却意外被猎人的毛瑟枪击中腹部。

圣马丁受伤严重，他的胃被射穿，留下一个洞，早餐吃的食物从洞口流了出来。在当时的诊疗条件下，圣马丁的生存概率很小，但也许命中注定，在博蒙特的诊治下，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他胃部的洞始终无法愈合。这个洞改变了他人的人生，也改变了医学的进程。

圣马丁的伤口复原时，胃和腹壁愈合在一起，使得腹部留有一个手指大小的洞，直接通往胃部，这即是“胃瘘”。他吃饭时，需要用布压住洞口，以防食物跑出来。因为这个胃瘘，圣马丁失去了工作能

力，博蒙特把他带回家照顾，后来又雇用他当杂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博蒙特透过胃瘘，看到了食物在圣马丁胃里的消化状况。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人能实时观察活人体内的消化状况，博蒙特发现了这个机会，并且抓住了。他说服圣马丁配合他做起了胃的消化实验。

博蒙特做实验的条件相当简陋。我国著名的消化生理学家王志均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博蒙特既无实验室学习的机会，也没有掌握什么实验方法。他所在的小镇周围几百里荒无人烟，犹如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世界，既与科学社会隔绝，又没有另一个医生和他交换意见。至于实验设备就更谈不上，除了温度计、试管、漏斗、砂锅外，就只有靠自己的五官。”

博蒙特把牛肉、牡蛎、面包、蔬菜等各种食物绑在绳子上，经瘘管放入圣马丁的胃中，在固定时间后取出，观察其消化情况；他观察不同天气下、圣马丁不同情绪时胃部的状态；他观察咖啡、茶、酒精等对胃的影响；他观察由于饮食不当引起的胃部病症；有时，他将胃液抽出来，放入试管中，对比观察食物在试管中的消化情况；他还将胃液送给化学家分析，由此证实了胃内存在游离胃酸。

1825—1833年，博蒙特在圣马丁身上进行了约238次实验。1825年，他在《费城



有两个在中国香港商界响当当的人物——姑讳其名，以他们的体型称之为肥仔与高佬——许多年前同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中国男孩子当然是人以群分，况且他们二人同属本城有名望家族之后代，从小就相识相交，于是到了异邦更加熟络，形影不离，同捞同煲，一起上课听讲、下课耍乐，闲来追女孩子，晚上泡酒吧，其乐融融。直至大考来临，才乐极生悲。肥仔立即挑灯夜读，临时抱佛脚。高佬见状，皱皱眉，说：“明天考数学罢了，数学怎么复习呢？外头风光正盛，美女如云，快随我享乐去。”

肥仔心想，有高佬垫背，就算考试不合格，也是“吾道



轻信人言

◎梁凤仪

不孤”。于是两个人又照旧玩得昏天黑地，直至半夜，同回高佬的小公寓。高佬跑进厨房去弄消夜；肥仔偶然伸头往他卧室一望，不得了，满床满地都是各类数学参考书，分明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迹象。

医学年鉴》上发表了第一篇与上述实验相关的论文——《胃损伤患者一例》。1833年，博蒙特发表著作《对胃液的实验及观察和消化生理学》，这篇300多页的著作论述了51条推论，描述了胃的运动、分泌和消化。博蒙特在证明了胃液中存在盐酸之外，还认识到有其他物质参与消化过程，这为以后胃蛋白酶和脂肪酶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实验医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博蒙特的发现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观点。由此，博蒙特的医学地位得以确立，他被称为“消化生理学之父”。博蒙特的实验结果传到欧洲后，启发科学家建立了动物器官瘘管模型，促进了对消

化系统的研究。1889年，巴甫洛夫通过著名的“狗假饲”实验，证明了神经系统刺激形成胃液分泌。

尽管博蒙特的实验发现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的伦理性至今仍受人诟病。在博蒙特眼中，圣马丁是病人，是佣人，还是可供利用的医学“小白鼠”？在圣马丁心中，博蒙特是他的救命恩人，是雇主，还是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科学狂人？我们也许无法以当今的眼光来审视100多年前的实验，毕竟在当时，研究行为没有规范的约束，受试者的权益也无从谈起。

也许因为忍受不了实验，圣马丁曾离开博蒙特，回到加拿大并娶妻生子。博蒙特又将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肥仔与高佬依然是老朋友。前者经常以此笑话告诫友人，尤其告诫年轻人，不可轻信人言，必须各自修行。

一个文化圈的朋友曾告诉我一个传闻。大作家找一堆小作家做伴去饮酒耍乐，小作家们要赶稿，正欲推辞，大作家说：“何必这样紧张？玩完再写不迟，我不也是一样？”

于是闹至二鼓三更，筋疲力尽兼带几分醉意，还写什么稿？

各小作家直睡至日上三竿，摊开报纸一看，只有大作家一栏如常亮相，众小作家统统开了天窗。

（秋水摘自中国妇女出版社《心想事成》一书，王原图）

圣马丁找回来，付费让圣马丁跟自己签合同，承诺配合自己的研究。直到1933年，圣马丁再次离开后，索要的费用超出了博蒙特的支付能力，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圣马丁活到了83岁。他死后，家人怕好奇的医生来挖坟取他的胃，墓葬地点严格保密，连墓碑都没有。

1962年，加拿大生理学会认为，圣马丁虽然是被动参与实验，但确实为消化生理学研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于是通过其后人找到墓地并立墓碑，上写：他经历了痛苦，但是服务了人类。

（张秋伟摘自《生命时报》2019年12月13日，沈璐图）



基因真的能“剧透”人生吗

◎白筒筒

“只需1毫升唾液，你就可以轻松在家获取基因检测报告，包含祖源、运动、营养、美肤、健康、心理等9大类的200项报告……”几个月前，我看到这条广告，于是花了几百元，并寄出我的唾液。

两周后，拿到报告的一瞬间，坦白讲，我被震撼了。这1毫升唾液“出卖”了我太多的信息。比如，我是60.55%的北方汉族、38.41%的南方汉族，至于还有0.90%的韩国人血统，似乎和家族记忆中祖上曾往返东北做木材生意有一丝微妙的关联。

基因不仅暴露了我的现状，似乎还“剧透”了我的未来。比如，我患“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98倍——我外公目前正在受此病困扰，而患“特发性肺纤

维化”的概率又是普通人的2.17倍——我爷爷因此病逝。

在惴惴不安中，我翻到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文化心理学教授斯蒂芬·J·海涅的《基因与命运》一书。DNA双螺旋是否编织好了我们无可逃脱的宿命？

必须要承认，人类有一些性状确实受到基因的影响，比如身高、体重、眼睛的颜色、新陈代谢率；很多心理性状也可以遗传，研究表明，基因对智力、性格、自尊，乃至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都有很大影响。接下来说的你可能不信，但基因的确还能影响更多：是否喜欢爵士乐、看多长时间电视、是否愿意买很多巧克力……比起看手相、测星盘，基因占卜学简直太科学了！基因似乎是不可抑制的核

心力量，最终决定了我们是谁。

2014年英国播出过一档电视节目《已故名人的DNA》，主持人马克·埃文斯就是基因宿命论者的典型代表。爱因斯坦为什么那么聪明？玛丽莲·梦露为什么那么迷人？希特勒为什么那么邪恶？他相信只要读取这些名人的基因信息，就能得到问题的答案。

有一期节目，埃文斯试图解释猫王的死因。他得到了一份猫王的头发样本，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了可能导致偏头痛、青光眼、肥胖症等疾病的因素，而猫王生前恰恰受到这几种疾病的困扰。埃文斯由此总结，猫王的早逝是基因决定的宿命。

真的是这样吗？海涅教授表示，事实上，人的大部分症状都不是基因直接导致的。比如，大约有97种常见的基因变异会增加患肥胖症的可能，而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带有。其实，猫王死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生前吸食多种毒品），但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他死于基因。

而事实上，就算是身高，可遗传性高达80%—90%，但与人类身高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竟然多达294831个，而且所有基因变异组合在一起，也影响不了人类身高差异的一半。这意味着，想通过基因工程定制后代的身高，就必须调





处理金钱有几个经验法则。

其一，“去你的钱”。这个概念是一些富有语言冒险精神的人创造的，该短语包含了你在冲出老板的办公室前，朝他喊出的最后一句话。具体来说，“去你的钱”指的是那笔可以让你随时辞职而不会陷入财务困境的储蓄，比如一年的工资。这笔钱意味着自由，它使你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思考问题，这一点比物质方面的独立更加重要。所以如果你还没存够这笔钱，那么请将自己的固定支出保持在低水平。你的支出越低，你就能越快达到目标。无论如何，有钱而不需要花钱，这种感觉才是最美妙的。

其二，请不要对自己的收入或资产的微小波动做出反

应。你的股票总值在今天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了1%，都不应该影响你的情绪。总之，不要在钱上面花费太多的心思。不是你想钱想得越勤，你的资产就会增长得越快。

其三，不要拿自己和富人

去你的钱

◎ [德] 罗尔夫·多贝里

◎ 杨耘硕 译



整胚胎里的近30万个基因，成功的概率还只有一半。与其费这个功夫，不如多喝点牛奶。

“就像醉汉在路灯下面寻找钥匙——因为那里光线好，我们也常常容易用‘开关思维’来理解基因：有这个基因会怎样，没有又会怎样——因为这是思考复杂问题的简单方式。”海涅说。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让斯坦福大学的白人和黑人学生做一份很难的语文试卷。第一组直接考，白人和黑人的成绩没有差别；第二组在考试之前要求他们说明自己的种族，结果，白人答对的题目

数量是黑人的两倍。还有类似的测试，在数学考试中提醒女生注意自己的性别，那她们就会考得更差。

所以，如果你相信基因，你就可能真的被基因影响，即便那不是基因的问题。还记得吗，除了基因，我们也曾相信过血型，这方面日本人是专家。他们认为，O型血的人乐观向上、意志顽强、善于交际，但又有点以自我为中心，同时是个工作狂。

小时候，我曾在爸妈的书架上看到过一本讲“血型与性格”的书，根据书中分析，我应该是妥妥的B型血（正好我爸也是B型），直到多年后体

做比较，这只会让你不开心。如果一定要比，那就和那些收入比你低的人比，但最好不要拿自己和任何人比较。

其四，财富会遭人嫉妒。即便你特别有钱，也要过有节制的生活。我们可以拿巴菲特举例，时至今日，这位富豪依旧住在自己于1950年买的那套朴素的房子中。任何有足够现金的人都可以购置豪华游艇，这并不算什么本事，但如果你是一位亿万富翁，那么不买游艇，且过着节制的生活，反而会更令人印象深刻。

从本质上讲，一旦你摆脱了贫困线，并拥有一定的资金保障，那么决定你能否拥有美好生活的便不再是金钱，而是其他一些因素。因此，我们更应该专注于这类因素。

（张愚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清醒思考的策略》一书）

检，我才知道自己是O型血。更有趣的是，我对照O型血特征，居然也觉得很符合——这大概就是算命的原理。

基因的“力量”令我们折服，有时候我们也愿意相信“罪魁祸首”是基因，因为这听上去比自己的不作为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我的基因报告说，我是一个“主观幸福感弱、情绪稳定性弱、抗职业倦怠能力弱、抗焦虑能力弱”的人。这样一来，工作以来的种种不快都找到了不可抗的原因，心中一下子舒坦不少。

（张朝元摘自《中国青年报》2019年12月3日，小男孩图）



喜悦之瓷

●明前茶

在景德镇的一座小山上，我见到小许的工作室，是三间荒僻的平房，没法装空调，夏有酷暑，冬有严寒，而相比于冬日的严寒，小许宁可忍受夏天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原因只有一个，夏天，水更软，和出的瓷泥更为温润轻透。严冬和出的瓷泥是寒而涩的。小许在景德镇的生活极有规律，早上6点起床，7点开始做事，拉坯、晾干、画釉，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晚上10点。

我去的那天，她在为花瓶和水杯、碟子画图案。做好的素坯已经晾干，她正一笔笔往上画牡丹、野菊、金鱼，从河流的深处往上生长的水草。这些充满自然生趣的事物，一一攀附在花瓶的瓶口，茶壶的壶盖与壶身的衔接处；攀附在小

小的猪口杯上，攀附在盛小菜的荷叶碟上。碟子都有卷起来的边，仿佛能撩动一片新叶生长起来的鲜嫩、伶俐、快适的精神。荷叶碟上绘有家常品种的金鱼，鼓眼泡、鹤顶红，鱼身是变幻莫测的橙红与橙白，头背与尾鳍之上，撒有少许鲜红与亮黑的斑点，是我们这代人平房水缸里常养的土金鱼。画在一片荷叶上，竟也有“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韵味，而古老家常的金鱼品种，此刻竟勾起我对童年的无限追怀来。

小许是台湾人，15岁时拜90岁的老师学艺做瓷，光是揉泥就足揉了3个月，“手糙如35岁，手臂足有现在的两倍粗”。成年后留洋学版画和油画，之后，她来到景德

镇，只一眼，就被这里的青瓷和釉下彩迷住了。她开始留下来画瓷、烧窑，就像一尾丧失记忆的咸水鱼重新游进了海洋，那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和风暴，在找寻到归宿的喜悦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

在做瓷画瓷的十几个小时里，只有拉坯机发出过沙沙的声响。小许曾说过，拉坯要的是一口中气，越是拉大坯，中气越要充沛，开口闲聊，中气就不足了；把釉彩画到素坯上，也要有全然的信念和执着。状态一般时，做二三十件瓷，可能只有一两件如意，其他不满意的，小许都会用榔头砸掉。

因此在画瓷之前，小许会敛神静气，用毛笔写两首小诗。她倒很少抄现成的唐诗宋词，那些大白话一样的小诗，像露珠一样透明天真的闲情，完全是她当日心情的写照，比如：“鼻头微微出汗/才知已是早夏/七彩花叶浓了/南风便引我入园。”格律并不工整，书写在碗碟上，却是那些闲游的金鱼和诱人的瓜果们最好的陪衬。

小许画瓷烧瓷时，她在上海开的瓷器店就暂由她弟弟看管，那是文艺青年们到上海的里弄必去追慕造访的景点。见不到女主人，喝不上她亲沏的茶，拜访的兴味好像也淡了不少。小许的弟弟就淡淡地笑：“姊姊再有5天就回来了，你可等得？最近她画了很多南瓜花。”

还真有人到苏杭一带转个三四天，临去时再回上海，就



你去一家快餐店用餐，没想到拿到的薯条是软绵绵的、凉的，明显已经放了很久。这时候，普通人最常见的反应有两种。第一种是指责产品有问题，比如说：“这些薯条都凉了，太难吃了。”这种反应叫“我觉得”。

第二种就是指责店员失职，比如说：“你们店有问题，这种薯条也敢卖。”这种反应叫“你怎么”。

这两种反应虽然可以宣泄不满情绪，但不一定能顺利解决问题。

如果你采用“我觉得”的说法，争论的焦点就会集中在你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个人感觉上，你就有义务跟人论证，为什么你的感觉是正确的。甚至对方可能一口咬定，薯条没有不对劲，反而说：“大家都觉得没问题，为什么只有你这么难缠？”只要是你“个人”的感觉，就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情况。

如果你采用“你怎么”的说法，争论的焦点就会放在店员身上。他会因此采取防卫的姿态。不管他能不能保持专业性的礼貌，至少你跟他实质上就变成了对立的立场。这样一来，想要请他帮助你挽回损失，就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更好的投诉方式是避开“我觉得”和“你怎么”，直接问对方：“你们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拿对方的标准进行申诉。



如何向商家投诉

●马薇薇等

比如在餐厅里，你可以先问：“按照你们的规定，菜品退换的标准是什么？”在银行大厅里，你可以先问：“按照你们的规定，顾客有疑问的时候，怎么避免被各个柜台踢皮球呢？”

以换薯条为例，店员可能会告诉你，只要顾客不满意就可以退换。这时，你就可以接着说：“那我必须告诉你，这份薯条我并不满意，请帮我换一份。”事实上，

针对顾客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几乎所有大企业都有相应的规定来解决。有些餐饮业是“只要不满意就可无条件退换”，有些服务窗口出台明确的“首问负责制”，也就是第一个被你问到的人有义务带你走全部流程，不能把你推给别人。

当然，每家店的标准可能不一样，商家的说法、争论的焦点也会不一样。维权技巧的关键，就是把争论的焦点锁定在商家的标准上。这是他们的标准，不是你的感觉，所以，他们不会来跟你争论你的感觉准不准；也正因为这是他们公司的标准，不是这个店员定的，所以，店员不会认为你是在针对他，他更愿意就事论事，跟你协商解决办法。

（李金锋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好说话2》一书，邝 颺图）

为从小许手上买一对碗，或一对猪口杯，看她只以一小截棕麻绳、印有她书法的一小片牛皮纸，以及青花图案剪成的迷你斗方，把那碗杯捆扎成艺术品。那正是江南已近失传的捆扎手艺，也是当年老上海精细生活的灵魂，现在，它在一名

台湾小女子手中复活了。

也是奇怪，小许一回来，满架满屋的瓷器仿佛都活了，你买一个花瓶、一个碟子，小许都记得酝酿这种器形、这种图案的种种心绪，她就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许有一天，她会把这些故事写成书，

配上她满手都是泥巴和釉彩的照片。

瓷上的旖旎风情，都诞生于不计成本和充满汗水的劳作中。

（大浪淘沙摘自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封存时间》一书，李小光图）



加工食品差在哪里

●袁越

美国心脏病协会于2019年11月16日在费城召开年会，来自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CDC)的科学家在大会上宣读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多摄入深加工食品对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有害。

这份报告来自CDC主持的一项长期跟踪调查。研究人员招募了13446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从2011年开始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重点记录了血压、血脂、血糖等和心血管系统有关的生理指标，同时要求他们汇报自己的饮食情况。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2016年，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如果一个人饮食中的卡路里有70%以上来自深加工食品，那么他的心血管系统健康指标要比只有40%卡路里来自深加工食品的人糟糕一倍以上。

这里所说的深加工食品指的是精米精面、糖果饼干、方便面、香肠和碳酸饮料等“方便”食品。这类食品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其主要成分为淀粉和脂肪等食材提取物，基本上看不出原食材的模样；第二，其中往往含有大量食品添加剂，包括着色剂、乳化剂、保鲜剂和调味剂等等。

那么，深加工食品究竟差在哪里呢？大部分媒体和消费者习惯于把矛头指向食品添加剂，认为那些印在食品外包装上叫不上名字的“化学物质”

就是罪魁祸首。据统计，目前被允许用作食品添加剂的化学物质超过了1万种，普通消费者不可能全都了解，于是很自然地对它们产生怀疑。

举例来说，一种名为偶氮二甲酰胺的常用食品添加剂就曾经扮演过加工食品“背锅侠”的角色。这种添加剂常被用于面食当中，以增加面食的柔韧性。不久前，一位美食界网红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爆料，称这种物质也被用于生产瑜伽垫。此事立刻在国外引起轩然大波，民众纷纷指责食品生产

商昧良心，居然让大家吃橡胶。不少食品厂家迫于舆论压力，纷纷宣布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

但是，此前已有很多实验证明偶氮二甲酰胺如果仅作为添加剂使用的话是安全的，那点儿剂量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事实上，红酒当中就含有很高浓度的偶氮二甲酰胺，一杯红酒中的含量就和一条面包中的含量差不多了，但那些拼命抵制偶氮二甲酰胺的人却照喝不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当中的矛盾之处。

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些案例虽然不足以说明所有食品添加剂都无害，但也充分说明添加剂并不是加工食品之所以有害健康的主要原因。

目前在CDC任职的流行病学专家张泽丰(音译)认为，深加工食品往往含有大量的糖、盐和饱和脂肪，过量食用这些物质肯定是有损健康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成分取代了营养更加丰富的健康食品，比如水果、蔬菜、全谷物和瘦肉等，后者早就被证明能够促进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换句话说，深加工食品最大的害处不是其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而是其中不含的那些宝贵的营养成分，这才是加工食品最差的地方。说到底，加工食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们





我成功的秘诀

● [美] 埃隆·马斯克

如果你进入任何一个现有的市场，面对那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你的产品或服务必须要比他们的好得多，它不能只是有一点点的优势，因为当你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时，你总是会购买值得你信赖的品牌，除非这个产品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你不能稍微好一点，而是要好得多。

想想 iPod 是如何取代随身听的，或者 iPhone 是如何取代黑莓的。

细节决定成败，任何产品的细节都一定要做对，这很重要。有一些东西有人说是好的，不错，但和一些棒极了的产品相比，还是有差别的。所

以，你要再多投入一点，使得两者之间的差别得到弥补。你希望人们买你生产的车，承诺你的车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但是如果它有一小毛病，那就会把你的整个神话打破。所以，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做得更好的细节。

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第一，非常努力地工作。想创业的人，尤其得如此。我跟我弟弟成立第一家公司 Zip2 的时候，我们租了一间办公室，直接就睡在沙发上，而且两人只有一台电脑。我们的网站只能在白天上线，因为晚上我要写程序。

往往都带有商标，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食品公司生产出来的商品。商品最大的属性就是必须盈利，为了盈利，食品制造商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消费者多

吃，这就意味着人们会摄入超出人体所需的糖、盐和饱和脂肪等成分。长期的进化使得人类对这些成分毫无抵抗力，于是现代人就没有足够的胃口去

第二，吸引顶尖人才与你共事。企业是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创造产品或服务。不论你要创业还是进入企业工作，关键都在于与顶尖人才共事。你应该设法加入一个优秀团队，跟那些让你佩服的人一起工作。创业的话，更要想尽办法，找到最厉害的人才。

第三，聚焦于信号，而非杂音。很多企业混淆了焦点，花很多钱去做一些不会让产品变得更好的事情。在特斯拉，我们从不做广告，而是把钱投入研发和生产设计，不断改进产品。

第四，不要盲目跟随潮流。物理学研究的第一条原则是，不要以类比的方式来推理，应该从最根本的真理开始思考。物理学家就是运用这种原则，搞明白了一些反直觉的东西，例如量子力学。所以，多利用这个原则来判断，你做的事情是真的合理而有意义，还是其实你只是在跟随别人？

第五，年轻人，现在正是你们冒险追梦的时候。年纪愈大，要承担的责任愈多。有了家庭后，你在面对可能会失败的风险时，往往还要考虑到身边的其他人，变得比较犹豫。所以，我会鼓励你们，现在是冒险的最佳时机。

（燕 泥摘自埃隆·马斯克的公开演讲和访谈）

摄取维生素和纤维素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了。

（东 课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8期，喻 梁图）



动物园

●〔美〕爱德华·霍克

◎钱云华 译

孩子们在8月总是很开心，特别是快要到23号的时候，因为就在那一天，搭载着雨果教授及其星际动物园的银色宇宙飞船将降落在芝加哥。教授每年只来一次，星际动物园在芝加哥停留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

天还没有亮，人群就开始聚集了。大人和孩子排成了长队，每个人手里都抓着一张一美元的纸币。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急切地要看看雨果教授今年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奇怪的生物。

教授以前给他们看过金星上的三条腿生物、火星上的瘦高人，甚至还有来自更加遥远星球的蛇形怪物。今年，随着

巨大的圆形飞船在芝加哥郊外三座城市共用的硕大停车场缓缓降落，飞船周边的门徐徐开启的时候，人们惊愕地看到了那些熟悉的铁笼子，笼子里装着一些人们在噩梦中才会看到的野蛮物种。这些动物的个子不大，看上去像马，移动的速度非常快，不时地用一种高频的声音交谈。地球人簇拥着往前走，雨果教授手下的工作人员迅速地收取人们握在手里的钱。很快，雨果教授本人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穿着彩虹色的斗篷，头戴一顶高帽。

“地球上的人们——”他对着话筒说。

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教授接着说：“地球上的人们，

今年，你们只要付一美元，就将看到罕见的马蛛人。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来自数百万英里之外的卡安星球（作者虚构的星球——译者注）。请大家围过来，看看他们，研究他们，听听他们说的话，把你的所见所闻告诉你的朋友们。动作一定要快！我的飞船在这里只能停留6个小时！”

人们排成一队，慢慢绕着飞船走。这些奇形怪状的生物令他们既惊恐又着迷。马蛛人看上去像马，但在笼壁里跑起来的时候却又像蜘蛛。“这一美元花得太值了，”一个男人说着步履匆匆地走了，“我赶紧回家叫我妻子也来看看。”

整整一天都是这么繁忙，排队参观笼子里那些奇怪生物的地球人一共有1万人。后来，6小时的期限到了，雨果教授再次拿起麦克风说：“我们现在必须走了，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回来的。如果你们觉得今年的动物园不错，请告诉你们在其他城市的朋友吧。我们明天将降落在纽约，下个星期在伦敦、巴黎、罗马、香港和东京，然后我们将继续旅行，飞往其他世界！”

教授和人们挥手道别。宇宙飞船从地面上升起，地球上的人们纷纷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动物园……

大约两个月、去过三颗星球之后，雨果教授的银色宇宙飞船终于在卡安星球那熟悉而崎岖的岩石地表上降落。形状怪异的马蛛人从笼子里鱼贯而出。雨果教授站在一旁，和他



发动机的唱腔

●彭广林

汽车的引擎构造，包含许多管路与零件，它们都有一定的长度、宽度、厚度与大小等规格。这些管路与零件组合好之后，如果尺寸、规格、比例符合工程师设定的标准，用小锤子轻轻一敲的声音，一定也符合工学上的比例之美。

听音乐会时，音乐家在舞台上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调音。调音的用意与制作乐器和汽车引擎一样：大家的标准必须一致，一起演奏时才能产生“和谐”的声音。

你仔细听汽车引擎发出来的声音，它具有比例和谐之美。当引擎转速达到每分钟7000转以上时，很像男高音高亢的唱腔，你仿佛听到已故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在飙高音；而低沉的引擎声，就像瓦格纳歌剧里男中音的唱腔，浑厚而迷人。

下次有机会听到这些汽车引擎的声音时，不要忘了，这样的声音可是由具有艺术家品位的工程技师调校出来的。科技始终来自人性——来自人性中追求完美的DNA。

（张秋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认识古典音乐的40堂课》一书）

这就是意大利

●[匈]瑟尔伯·昂托 ◎王勤伯 译

米哈伊走出门，心绪烦乱。他沿着台伯河岸向南走，从马莫拉塔街方向出城。古城边缘有座奇特的小山丘叫泰斯塔西奥，米哈伊走上山去。泰斯塔西奥的含义是“碎陶片山”，因为整座山丘由碎陶片堆砌而成，在古罗马时代，这里曾是酒市。用双耳陶罐封装的西班牙酒被运到这里。酒分装入皮囊里，双耳陶罐被砸碎后堆砌于此，最后形成了这座山丘。

米哈伊恍惚中抓起几块泛红的陶片，放进裤兜。

这都是文物。米哈伊想，货真价实的罗马帝国时代的陶片，真实性毋庸置疑，可不是随便一件古物都能如此令人确信。

山顶上，一群罗马小孩正在玩战争游戏。他们都是远古奎里特斯人的后代。小孩们随意抓起陶片互掷，毫不顾忌手中的两千年时光。

这就是意大利，他想，意大利人用历史打闹嬉戏，对他们来说，两千年就跟在乡村里闻到大粪味一样见怪不怪。

（夕梦若林摘自作家出版社《月光下的旅人》一书）



们说了几句告别的话，马蛛人就向着四面八方疾走而去，寻找他们在大小石头之间的家。

在一个马蛛人的家里，女马蛛人看见男马蛛人带着孩子回来了，非常开心。她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和男马蛛人打了招呼，接着飞奔过去，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

“你们离开家很久了。这次怎么样？”女马蛛人问。

男马蛛人点点头说：“孩子们特别开心。我们去了8个地方，看见了许多新奇的事物。”

小马蛛人奔上了墙。“有一个叫‘地球’的地方最好玩了。那里的生物在表皮外面还穿衣服，他们用两条腿走路。”

“那不危险吗？”女马蛛人问。

“不危险，”男马蛛人说，

“我们有笼子保护呢，他们伤害不了我们。我们没有离开飞船半步。下次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去。这19个考默克（作者虚构的马蛛人货币——译者注）花得太值了。”

小马蛛人点点头说：“那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的动物园……”

（从容摘自《译林》2019年第5期，辛刚图）



什么是文学？

它是矫饰，是花言巧语或舌灿莲花？以虚假来获取安慰，是人心的需要吗？

诗要做什么，文章要做什么？它们如鸟之美羽，如水之波纹吗？

文学最终不是一门技艺。它是记忆之学、时间之学、想象之学，它永远面向往昔，然而通往未来。它是人心能够抵达的深度和广度。它不仅记录，而且参与创造。它积淀文明，更创造文明。

文明并不总随时间进步。它经常崩溃，混乱，污浊，倒退。

若干年后，会不会有人觉得好笑，不过是一场简单的行走，却写出这么多无聊的文字？

窗外，一个小孩，约莫两三岁。他用吃奶的气力摇饭店的旗子，全身趴到细细的旗杆上。旗子动了，他抬头看一下，咧嘴笑了。

阳光里，他那么小，那么嫩，那么可爱。

这一刹那，我是如此贪恋人间的。我与他非亲非故，但多么希望他长成一个有用的人、有意义的人，而非似许多生命，只是在人间活过一遍。

吃了大盆的羊肉酸菜、大碗面，尽最大可能多吃。下一顿不知何时、何地。

感谢食物。

遇到的人，凡步行者，无论城乡、男女、老少，都拿着手机，时不时低头看一下，有的一直在看。

人们有一种虚拟的恍惚的神

态，像不在场。不在此地，不在此刻，不在这个年代。

到处如此——在城市生活场景中，在乡村生活场景中，在家庭生活场景中。想一下，真是令人悚然之事。

这是另一种虚假。人被科技化、物化。人的肉体放纵，人的魂魄游离，连附着于物都不能，多游荡于虚拟世界。

网络客观促进了人的联络，但许多联络属于无效。

我做一个文学类公众号，付出精力已有六年。我决定面向真实，回到现场。

我恢复了手写，甚至，决定恢复写书信。

我的记录出现共时性。一些念头并置，我分辨不清哪一个先出现。

坐下来休息时，一些虫子到了我身上。飞的，迟钝；爬的，缓慢。

下意识伸出去拍打的手停住了。已入冬，它们想依赖我身上的热量，争取一点残余的生命。

让它们待一会儿吧。

走时振衣，不敢拂。虫子轻薄细小，拂一下就碎了。

高处有鸟飞过，微如黑点，无法辨别其类。我看鸟如芥，鸟看我亦如芥。我行走的时间，在人类长河中不值一晒。我的行走，不是自我救赎，不是自我惩罚，不是自证，不是逞能炫耀。它同样没有意义。我是在人生的无意义中找寻意义。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
2019年12月6日，王青图）

一念又一念

◎玄武





客人暗夜来访，主人已就寝，弦月挂窗。客在外，轻呼主人的名字，或以手指轻叩木门。主人在暗室中应答，“噗”，一盏油灯如花，火苗跳跃，将斗室照亮。主人穿衣下床，点灯会客。主人可能是被客人从睡梦中唤醒的，却不生气，而是急人所急。我很喜欢这种场景，有一种朴素的温情。

点灯会客，是过去常见的生活场景。不是要紧的事，一般人不会去扰人清梦。夜半造访的人，大多数是有急事要事，远道而来的、辞行的、讨教的、借钱的……或者是离乡多年的人返回故里，刚放下包袱，就急匆匆赶来看望分别多时的亲友，而主人亦喜出望外，一分钟也不想耽搁，这是何等情义。

点灯之后，会做些什么呢？泡一壶茶，搬两张椅，聊天说事，端菜盛饭……文人饮茶酒，谈论文学江湖，感慨光阴易逝；普通人絮絮叨叨，说的是柴米油盐。

苏轼在《二月三日点灯会客》一诗中说：“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老苏身在宋朝一个早春的夜晚，窗外柳枝刚刚发芽，朋友来访。此时老苏已睡下，于是点灯会客，回忆从前的繁华集市，说着云聚云散的故人往事。

我对点灯会客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和体会，来自外祖母。

许多年前，我的外祖母还在世，就常于幽静的夜晚点灯会客。那时候，外祖母住在医院

旁边的街巷，冬夜早早入睡，常有熟人夜半敲门。来人是因家人生病住院，需要灌一暖瓶开水，或借炉

子热一热鸡汤。那时医院里没有微波炉，病号需要自己解决饭食，那些住院的人，家离得远，于是便敲门相求。外祖母是个热心人，一概开门，笑脸相迎。

也有人这时上门是为了借钱，不遇难事不开口。来的人不好意思说，外祖母早已猜出对方的心思，掏出钱塞给对方。

我家有一亲戚，半夜夫妻吵架，女的愤而出走，夜晚没地方去，就半夜敲门，外祖母在室内应答，点灯会客，好言相劝。

那时候，老屋点的灯，早已不是油灯，而是白炽灯。灯的开关用一根长长的线拴在床架上，窗外如果有谁相呼，外祖母就会伸手拉线，将灯点亮。

点灯会客，灯变了，人情没变。

灯是两个人的载体，灯亮了，朋友之间更好说话，彼此看清对方的眉宇、神态和表情。这个小小空间里，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点灯会客，反映出主人的友善，也反映出两个人之间的亲疏距离。点灯是表示亲近与热情，不因熄灯睡下而佯装不知来访。

在暗夜里为需要帮助的人点亮一盏灯，有古意和暖意。

（榆下摘自《广州日报》2019年11月30日，赵希岗图）

点灯会客

●王太生



意大利中部有个地方叫作乌比诺，一个名叫乔万尼·桑蒂的平凡画家在那里出生。他清楚自己的艺术修养远远超过自己的艺术技能。他并不气馁。1483年相当于明宪宗前后，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拉斐尔。乌比诺跟佛罗伦萨、佩鲁贾3个地方恰好形成个等边三角形。佩鲁贾有位大画家佩鲁吉诺很教乔万尼·桑蒂佩服，于是他在佩鲁贾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在教堂里谋了个壁画打杂的工作，乘势跟佩鲁吉诺套近乎，成为好朋友。好长好长一段日子过后，他才向佩鲁吉诺开口，想让14岁的儿子拉斐尔拜他为师。

佩鲁吉诺一见到这么有教养、有仪态、善良的拉斐尔，马上就答应了：“天哪！他长得多美！”这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哎呀呀！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和我来往，原来是为了让儿子跟我做徒弟。其实你当天带他来，我也会马上答应。”

拉斐尔跟佩鲁吉诺做了4年徒弟，18岁离开佩鲁贾到佛罗伦萨去。那是1501年的事。

这时候谁在佛罗伦萨呢？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

25岁的拉斐尔去罗马，帮教皇朱利欧二世一直干到1520年37岁逝世。

乔万尼·桑蒂为了帮儿子找师父，像间谍特务般忍着性子跟人去搭交情，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枉爸爸这个称号。

拉斐尔的遗体埋在罗马万神殿第一号神庙里，第二号才是皇帝爷和其他大

人物。

几十年前，北京城有位姓王的读书人家，生了一群孩子，没有任何靠山、从容简朴地过着日子。他本人爱好点书法图画，也注意孩子们的人格培养，孩子们都濡染了正正当当的文化教养。我这话听起来普普通通，在北京城中找户这样的人家还真不易。我说的这个王家，

主人名叫王念堂。我跟王家不熟，也没有过往来，只记得几十年前这王家的孩子之中有一个得了世界儿童画比赛的奖项。那

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刚正式进驻帅府园新盖的大厦不久，那天的颁奖仪式由美术家协会展览部负责人郁风大姐主持，那个得奖的儿童名叫王明明，穿着一套齐整的衣服接受了来自国外的精美纪念奖品（我当时好像是美协的常务理事，分得了一些这类有趣的照片）。王念堂先生一辈子专注两件大事：培养、维护孩子们宝贵的文化兴趣；保持全家十几口老老小小免受冻饿，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艰难环境中让明明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画家。

这就像一个高树上的大鸟窝。十几只老老小小蹲挤在窝里嗷嗷待哺，王先生夫妇来回喂食，居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艺术修养和前途。听起来好像是讲笑话，实际上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居然做到了。

王明明这个画家没有进过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美院，不是不想进，很可能是不够格。他成熟在另一种非正统的艺术教育方式中。这状况真鼓舞人。

最后讲一讲上海。

我脑子里存有不少上海爸爸们可歌可

爸爸们的沧桑

●黄永玉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我所看到的十分有限，正如渚岸望江，有时看到波涛汹涌，有时看到平川缓流，终究只是一时一地的片断。假如用河流作比喻，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如黄河、长江。黄河、长江，源头相距不远，一向北流，一向南流。这两条大河的水系，笼罩了中国的大部分疆域，然后殊途同归，倾泻于黄海（黄河今注入渤海，但历史上也曾注入黄海——编者注）与东海。两条河的水域分别在中国的北部和



中南部，界定了两种地理环境，呈现了自己的文化特色。黄河九曲，天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邐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

力。

只是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姿多彩，也许更近似文化长河的变化景象。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西藏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

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更有雍容广大的气象：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南京，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一时还不能与海水融合，俨然是蓝色大海中的一条绿色潮流。有大江带来的水流，挟来的数千里泥

沙，海洋始能成其大。百川朝宗，天下众流都在五洋七海中混合，无所区别。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始，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小 双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万古江河》一书）

万古江河

◎许倬云

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一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江水又东，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

泣的逸事。有的是亲眼看到的，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从电视或报上看来的。这里写下的故事我未必比上海本地人清楚，我连姓名都记不清了。上海是个音乐密度很高的地方。一位训练儿子拉小提琴的爸爸严格得要命，放一粒捆着小绳子的水果糖在儿子嘴里，另一端绳头紧紧捏在手上。两只耳朵和一双眼睛盯住儿子的手指头和提琴，只要出现一丝纰漏，马上抽

出水果糖来训斥。

我的天！多少年前的事了！尊敬的小提琴家和尊敬的小提琴家的家人，我向你们两位请安致敬。

想起你们两位，我就觉得人生多么灿烂温暖。

（木卫二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0月29日，本刊节选）



山地马

●阿来

口隆是四姑娘山下的一个小镇。

在小饭馆里喝酥油茶的时候，我从窗口就看见了山的顶峰，在一道站满了金黄色桦树的山脊背后，庄重地升起一个银白色的塔尖，那样洁净的光芒，那样不可思议地明亮着。我知道，那就是山的主峰了。相信此时此地，只有我一个人注视着它。而那座雪峰也已渡过蓝空，到我胸中来了。

顷刻后，我们站在山前，看到将要驮我们上山的马，慢慢下山，铃铛声一下涨满了山谷，使这个早晨比别的早晨更加舒缓，而且明亮，我的心跳一下就加快了。

马，对于藏族人来说，可是有着酒一样效力的动物。

马，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跨上过马背了。现在，一看到它们的影子出没在金色桦树掩映的路上，潜伏在身上的全部关于这种善于驰骋的动物的感觉一下子就复活了。那种强健动物才有的腥膻味，蹄声在寂静中震荡，波浪一般起伏，和大地一起扑面而来的风，这一切就是马。

马一匹匹从山上下来。

就在这里，山谷像一只喇叭一样骤然敞开。流水声和叮咚声在山谷里回荡。一队马井然有序地行进在溪流两边的金黄草地和收割不久的麦地中间，溪水上的小桥把它们牵到石岸，到一株刺梨树下，又一

座小桥把它们渡回左岸。一群野鸽子从马头前惊飞起来，就在很低的空中让习习的山风托着，在空中停留一阵，一收翅膀，就落向马队刚刚走过的草丛里去了。

可那是一群什么样的马呀！

在我的经验里，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牛羊产仔产奶，形象问题可以在所不计。但对马，我们是计较的：骨架、步态、毛色，甚至头脸是否方正都不会有一点马虎。如果不中意，那就宁愿没有。中了意的，那一身行头就要占去主人财富的好大一部分。而眼前是些什么样的马呀：矮小，毛色驳杂，了无生气，叫人担心它们的骨头随时会刺破皮子。

马队主人没有马骑，那一头乱发的脑袋在我膝盖那个高度起起落落。我问他刚才把马叫作什么？他说，牲口。这个回答使我高兴。在我胯下的不是马，而是牲口。马和牲口，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马”，低沉，庄重，有尊敬的意味；“牲口”，天哪！你念念看，是多么轻描淡写，从一种可以忽略的存在上一掠而过。不过带着一点失望的心情在路上实在是件好事。这种感觉使眼前的景色看上去更有况味。如果胯下是一匹好马，会叫我只享受马，从而忽略了眼前的风景。而现在，我可以好好看风景，因为是在一头牲口的背上。

看够了一片风景，思绪又到了马的身上。马之所以是马，就是在食物方面也有自己

特别的讲究。在这一点上，马和鹿一样，总是要寻找最鲜嫩的草和最洁净的水，所以它们总是在黎明时出现在牧场上。故乡一个高僧在诗中把这两者并称为“星空下洁净的动物”。我们在一块草地上下了马，吃下粮。这些牲口松了缰绳也不走开去寻找自由和水草，而是一下就把那长长的脸伸到你面前，鼻翼翕动着，呼呼地往你身上喷着热气，那样的驯顺，就是为了吃一点机器制造出来的东西：饼干、巧克力，甚至还有猪肉罐头。我的那一匹，伸出舌头来，就从我手上把一包方便面、一个夹肉面包卷到口里去了。问马队主人它们叫什么名字，他说不过是几匹牲口，要什么名字。

二

吃过下粮再上路，我没有再骑牲口。走在一片柏树林里，隐约的小路上是厚厚的苔藓。阳光星星点点透过树梢落在脚前，大地要在上冻前最后一次散发沃土醉人的气息，小动物们在树上来回跳跃，寻找最后的一些果实，带回窝里做过冬的食物。这时，雪峰从眼界里消失了，目前的位置正在山脚下。夕阳西下，整个山谷，整个人就落在这些青色石头的阴影里了。寒气从溪边，从石缝里，从树木的空隙间泛起，步行三四个小时，人也很累了。听到那些牲口脖子上的铜铃在前面的林中回荡，这时，不管是牲口还是马，都想坐在它的背上了。紧赶慢赶半个小时，我才坐在了牲口背





上。

晚饭的时候，我的那头牲口得到了比别的牲口多一倍的赏赐。我甚至想给它喝一口酒。在云杉的衣冠下拉上睡袋拉链时，牲口们已经不在了。什么也来不及想，就酣然入睡。半夜里醒来，先是看见星星，然后是流到高崖上突然断裂的一道冰川，那齐齐的断口在那里闪着幽幽的寒光。月光照在地上，那些马一匹匹站在月光下。因为我是躺着的，所以，它们的身躯在我眼里显得很高大。月光不论多么明亮，都是一种夜晚的光芒。它恰好掩去了眼前物体上容易叫人挑剔的细节，只剩下一个粗略的轮廓。牲口重新成了法国人布封在书中赞誉过的，符合我们的经验与期望的马了。布封说：“它们只是豪迈而狂野。”

在这样一个寒夜里，它们的行走是那么轻捷，轻轻一跃，就上了春天的融雪水冲刷出的那些堤岸，而林子里任何一点细小的响动，都会立即叫它们的耳朵和尾巴陡然一下竖立起来。它们蹿过溪水，水下的沙子就泛起来，沙沙响着，流出好长一段，才又重新沉入水底。我的那匹马向着我走了过来。它的鼻子喷着热气，咻咻地在睡袋外面寻找。我把手从被子里拿出来，说，可是我没有盐巴。它没有吃到盐也并没有走开。它仍然咻咻地把温暖的鼻息喷在我的手上。它内在的禀性仍然是一匹马：渴望和自己的驭手建立情感。它舔我的左手，又去舔右手。我空着的那只手并没有缩回被子

里，抚摸着它那张长脸上的额头中央。这样的抚摸会使一匹好马懂得，它的骑手不是冷漠的家伙。我们的谚语说，人是伙伴而不是君王。

看来，这次登山将要扩展我关于马的概念。过去我所知的马是黄河上游草原上的河曲名马。那些马总是引起我歌唱的欲望。今天，一匹山地马和它的一群同伴也引起了我的这种欲望。

第二天骑涉过一个海子，同行的朋友把这个过程完整地拍了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从监视器里看那个长长的镜头。一到电视画面里，那马在外形上就成为一匹真正的马了。我看见它驮着我涉入湖水，越来越深，最后在水中浮起来，慢慢地到了对岸。然后扬起前蹄，身子一纵，上了半人高的湖岸。录像带上没有伴音，但我还是禁不住身子颤动一下，听到了蹄子叩在岩石上的声音。我看见自己用缰绳抽了它一下，于是，它就驮着我在弯曲的湖岸上飞跑起来。它从一段枯木上跃过时，是那么轻捷；而当其急速转弯避开前面一块突兀的岩石时，又是那么灵敏。于是，我在它的背上所有的感觉都复活了。这匹马这样懂得来自骑手的暗示：轻轻一提缰绳，它就从一丛小叶杜鹃或一团伏地柏上飞跃而过；两腿在肋上轻轻一压，它就甩开四蹄，跑到这个下午的深处去了。

三

一场大雪下来，不要说再

继续上山，就是下山的路也完全看不见了。

顶着刺眼的阳光，我们给马备上鞍子，再在鞍子上捆好我们带来的东西。这一来，它们又不像是马，而像是牲口了。它们短小的四肢都深深地没入雪里，它们窄窄的胸膛推开积雪，开出了一条道路。就是这样，我们的双脚还是深深地没入积雪。不到半天工夫，我那专门为了这次上山而买的运动鞋就报废了，所以不得不爬到马背上。倒是马队的主人说，没什么，牲口就是叫人骑的。我说，这么深的雪，它怕是不行吧。主人说，它们又不是金贵的马，那些马在这样的大雪里，不是跌残就是摔死了；而这些牲口，命贱，像是使不坏的东西。我说，其实就是另一种马嘛。他说，是，山地马。

这些马，在这样的路上走得多么快啊，雪越来越薄，最后雪没有了，道路又变成了深深的泥泞。这时已经到了我们上山第一天过夜的地方。上山两天的路程，下山只半天就到了。马队的主人要在这里跟我们分手。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多么想要这些马再送一程，直到山下。主人说，马跟我们下山，到了山下只要卸下鞍具寄放在镇子上，牲口们会自己回家的。到这个时候，他才露出一丝感情说，牲口们累了大半年，该过一个安闲的冬天了。问他的名字，他指指一座小寺庙旁边一群低矮的石头房里的一座，说：“你们多半不会再来了，米的话，到我房子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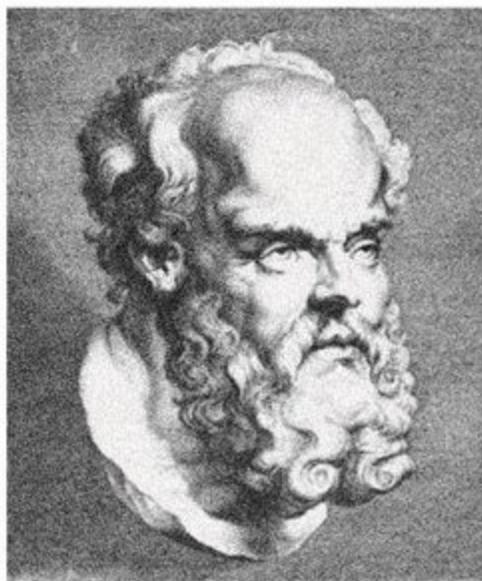
最后一次谈话

● [美] 依迪丝·汉密尔顿 ◎葛海滨 译

苏格拉底死前和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极准确地说明了希腊人是怎样用理智来控制情感，并取得了精神与理智之间的平衡。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和来送行的朋友们谈起了灵魂的不朽。在那样的时刻，寻求安慰或者鼓励，丧失冷静的思考和判断其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苏格拉底身上的希腊品质没有使他失去冷静。他是这样说的：

此刻我很清楚，我没有一个追求知识的人应有的品性；像平常人一样，我只不过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争论的时候并不在意问题的正确与否，而只是急于

说服他的听众。此刻我和这种人唯一的不同仅仅是——他想使他的听众相信他所说的都是正确的，而我想说服的是我自己；说服我的听众对于我来说是次要的事。你们一定要看看



苏格拉底像

我这样做能有什么收获。因为如果我说的是正确的，我必须相信我所说的；如果人死后万事皆休，那么我仍旧应该在我活着的这片刻使我的朋友摆脱痛苦，我的无知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害处。这就是我讨论这个问题时的精神状态。我请你们思考的是真理，而不是苏格拉底。如果你们相信我说的真的是真的，那么请赞同我；如果不是，请尽力反驳我，免得我在有意欺骗我自己的同时也欺骗了你们，使我像蜜蜂一样在临死之前把毒刺刺进你们的身体。现在，我们开始吧。✿

（群山摘自华夏出版社《希腊精神》一书）

2020年第3期智趣答案

1. 营地中有4个人。因为名单上有4个名字，野餐布上有4副餐具。

2. 他们几天前就到了，因为帐篷边上都结了蜘蛛网。

3. 他们是乘船来的，注意树边的桨。

4. 附近有村庄，可以看到地上有鸡在乱跑。

5. 是南风。帐篷上有个小旗子暗示了风的方向。可

以通过树木枝叶的疏密判断南北。如果身处北半球，那么朝南方向的枝叶生长更旺盛。

6. 是早上。利用已辨别出的南北方向来确定对应的东西方向，并利用地上的阴影推断时间是早上。

7. 亚历克斯在抓蝴蝶，可以看到帐篷后边有一个高高竖起的捕虫网。

8. 昨天是科林值班。正在拿包整理物品的是科林，他的袋子上有一个字母C。

站在画面左边摄像的是詹姆斯，因为帐篷附近有一个包里装了个摄像用的三脚架，而那个包上写了个字母J。站在火前值班做饭的是彼得。根据值班表，彼得值班的前一天是科林在值班。所以昨天是科林值班。

9. 根据值班表，彼得值班的日期是8日，而野餐布上有一个大西瓜。西瓜一般在8月成熟，所以当天的日期是8月8日。✿

坐，喝茶。”然后，他扬起手，对着他的牲口叫一声“走”。这些矮小、坚忍的山地马，又摇响了脖子上的铃铛，

驮着我们上路了。

风吹着它们的脖子，铜铃声在黄昏中回荡。寒气四起，我抬起头，看到晚霞又一次燃

红了雪山之巅。✿

（李金锋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地的语言》一书，李晨图）



诗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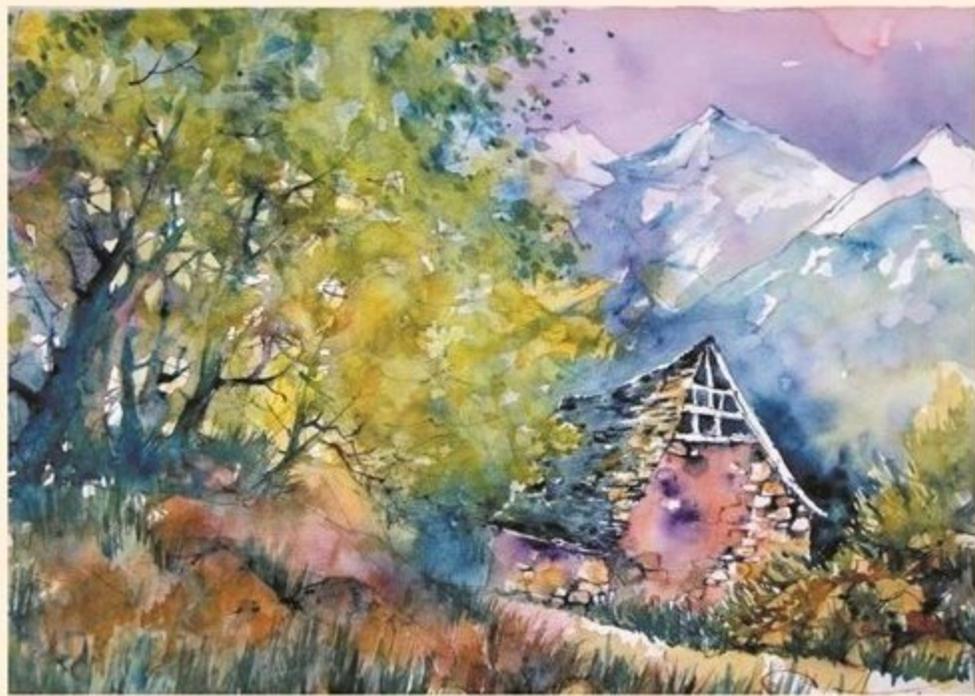
我爱生命中的晦冥时刻，
 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
 像批阅旧日的信札，
 我发现我那平庸的生活已然逝去，
 已如传说一样久远，无形。

我从中得到省悟，
 有了新的空间，
 去实践第二次永恒的生命。

有时，我像坟头上的一棵树，
 枝繁叶茂，在风中沙沙作响，
 用温暖的根须拥抱那逝去的少年；
 他曾在悲哀和歌声中将梦失落，
 而今我正完成着他的梦。



（海底飞花摘自微信公众号“策兰”）



〔法〕克里斯蒂安·库托 水彩

●〔奥地利〕里尔克
 ◎杨武能译

我爱生命中的晦冥时刻